



廣東通志卷之二十七

藝文上



世之言文者必宗唐宋大家韓柳歐蘇諸君子蓋  
彬彬稱盛哉然志之有文實以備稽考示勸誠昭  
政治之得失鏡風俗之淳漓也不則漉瀦曼衍充  
棟奚益粵文頗富兵燹後類多殘缺得諸舊乘採  
其足傳述者列而成帙以資諷覽焉作藝文志

制詞

皇清世祖章皇帝諭祭南海神文

維

順治八年歲次辛卯四月丁未朔越七日癸丑  
皇帝遣翰林院提督四彝譯館太常寺少卿孫珪致  
祭于

南海之神曰惟

神周環滄碧控納沅湘德配離明澤敷厚載朕膺  
天命奄有多方謹遣耑官代陳殷薦伏惟  
鑒饗

### 世祖章皇帝頒示賦役全書序

順治十四年九月初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惟帝王臨御天下必以國計民生為首  
務故禹貢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法至備也當  
明之初取民有制休養生息至萬曆年間海內殷  
富家給人足及乎天啓崇禎之世因兵增餉如派  
繁興貪吏緣以為奸民不堪命國祚隨之良足深  
鑒朕荷

上天付託之重為生民主一夫不獲亦疚朕懷凡服  
御饒羞深自約損然而

祖宗百神軍旅燕饗犒錫之繁以及百官庶役餼廩  
之給罔不取之民間誠恐有司額外加派豪蠹侵

漁中飽民生先困國計何資茲特命戶部右侍郎  
王弘祚將各直省每年額定徵收起存總數實數

編撰成帙詳稽往牘參酌時宜凡在參差遺漏悉  
行駁正錢糧則例俱照萬曆年間其天啓崇禎時

加增盡行蠲免地丁則開原額若干除荒若干原  
額以萬曆刊書為準除荒以覆奉御旨為憑地丁

清核次開實徵又次開起存起運者部寺倉口種  
種分晰存留者款項細數事事條明至若九釐銀

舊書未載者今已增入宗祿銀昔為存留者今為  
起運漕白二糧確衣舊額運丁行月必令均平胥  
襖盔甲昔解本色今俱改折南糧本折昔留南用  
今抵軍需官員經費定有新規會議裁冗改歸正  
項本色絹布顏料銀朱銅錫茶蠟等項已改折者  
照督撫題價值開列解本色者照刊書價值造入

每年督撫確察時值題明填入易知單內照數辦解更有昔未解而今宜增者有昔太冗而今宜裁者俱細加清核條貫井然後有續增地畝錢糧督撫按彙題造冊報部以憑稽核綱舉目張勒成一編名曰賦役全書頒布天下庶使小民遵茲令式便於輸將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斂為一代之良法垂萬世之成規雖然此其大略也若夫催科之中寓以撫字廣招徠之法杜欺隱之奸則守令之責也正已率屬承流宣化覈出納之數慎那移之防則布政司之責也舉廉懲貪興利除害課殿最於荒墾昭激揚於完欠恪遵成法以無負朕足國裕民之意則督撫之責有特重焉其敬承之毋忽

今上皇帝諭祭南海神文

維康熙六年歲次丁未八月朔越十七日  
 皇帝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董篤行致祭于南海之神曰惟

神周環滄碧控納百川德配離明澤敷厚載朕躬親政務祗荷神休特遣耑官用申殷薦惟神鑒焉

歷代制詞

漢文帝賜趙佗書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

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恃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皇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有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之父母得一亡十朕

不忍為也朕欲定地大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財不足以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自號為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 隋文帝贈光德大夫宿國公詔

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勳庸陪麾問罪

先登陷陣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興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飭德可贈光德大夫宿國公賜諡曰武烈

### 唐元宗封始興縣伯制

制曰門下稽古丕訓封建諸侯所以褒崇有德為國之屏

金紫光祿大夫都督長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張九齡宏才達識資忠履信或當樞近蚤有令聞或踐崇班每成政績自中及外既文且武克懋厥猷不懈於在屬禮備徽覃恩庶僚宜加并邑之封

永固山河之業率由典則貽爾子孫稅糧丁役一皆除免可依前件王者施行

### 德宗復贈司徒張九齡制

制曰正大慶者柱石之

生則保其雄名沒則稱其盛德飭終未殞於人望加贈實存乎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乎著龜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存八命之秩更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

### 封英德冥助廟顯祐夫人制

勅英德府冥助廟神生能抗巢賊之鋒沒

能制峒寇之暴有嘉一婦之節迨過百夫之強况雨暘之致祈復利澤之隨者可無美號以答陰功用正小君之名大彰顯祐之實茲特封顯祐夫人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 宋神宗封陳侯文王威德王誥

熙寧九年○朕詔天下凡天下川谷之神

能出雲雨殖財用有功烈於民而爵號未稱者皆以名聞將徧加禮命以褒顯之惟神聰明正直庇于一方供民之求如應影響守臣列狀朕甚嘉焉諭德報功疏錫王爵俾民奉事不懈益恭宜特封威德王

### 孝宗題張九齡畫像

隆興二年○鹿入深宮花解

聽履霜語豈到峨眉山盡頭噫雖因奏薦而問公風度實蒙大難而遣使祭饁不識噬臍禮意何似州荆

### 御制學碑文

朕親御路朝首興教化士風所繫尤務作新比年以來習尚澆漓士氣卑

爾純厚典實視昔歉焉豈涵養之未充抑薰陶之或闕咨爾訓迪之職毋拘內外之殊各究乃心俾知所嚮矯偏適正崇雅黜浮使人皆君子之歸如古者賢才之盛則予至意惟爾之休

### 增封威德昭顯王誥

乾道三年 寅上接三神下

幽明一視同仁顧可殊於遠邇雷顯震廟食際天所覆共昭奮豫之功服嶺以南獨覺盛陽之施糾陰兵而剪寇沛時雨以利農考觀民言灼見洪佑茲躋登於顯號以發詔於靈威尚迪休光永承燕享可特封威德昭顯王

### 寧宗增封威德昭顯廣佑王勅

慶元三年○惟王

融駕彼雙龍咸浹沛天之澤播厥石穀茂臻樂歲之功再加褒字之華爰寵王封之舊祇承榮渥益衍嘉祥可特封威德昭顯廣佑王

### 理宗增封威德昭顯普濟王勅

淳祐十一年○惟王

赫開祥方五季之先海康粵絕已能濯濯厥靈淑開明祀歷我朝三百載不替厥享且雨暘應於人

情之急額寇賊弭於事勢之傾危年穀順成民以  
寧一其有妙於冥漠間以濟屯者矣計狀驛聞增  
禪懿號爾之靈固以德不以爵亦以壯風靈  
流行之運也可特封英靈威德昭顯普濟王

### 恭宗改封威德英靈昭順廣佑普濟王勅

德祐元年有

功於民載在典禮奠居之誼通乎神人宜易嘉名  
以彰景貺惟王於昭其德克震厥聲捍患禦災允  
矣聰明正直動人作物偉哉氣欲靈膺一品之極  
功為千里之明祀爰以克敬之意寓在徽號載更  
昭順之封式彰靈異尚其監止其可度  
思改封英靈威德昭順廣佑普濟王

### 元成宗重修南海神廟諭祭碑

維大德九年歲次乙巳四月丙子朔越

有九日甲子皇帝敬遣近侍臣莢可度中順大夫  
中侍少監臣晏理帖睦翰學士通議大夫知制誥  
同修國史臣盧挈齋持錦幡二銷金幡一金盃一  
幣幣二十五萬錢牲宰醴齊香燭菓饌之奠敢

告于南海廣利靈孚王望秩兮番禺款大祇兮  
祝融抗霓旌兮取雲駕來貝闕兮珠宮駟赤蚪兮  
蚺螺朱爵羽歲歲兮左軫軼斗牛兮舍止挾蜚廉  
兮導豐隆羲和方弭節咸池兮望舒騰輝兮為之  
司南綯文帑兮旅儀物酒誓牲饌兮既潔既豐茲  
芬兮晬穆尚降監兮淵衷祛札瘥兮黎畔遂嘉生  
兮三農固基圖兮衛宗  
社簠簋王靈兮無終窮

### 泰定帝封神威剛應光化昭德王誥

泰定二年○海康遠在南

服雷聲化於寰宇之間惟爾有神實當司之比來  
守吏削章上言其在至順導行潦以達戰艘迨於  
元祐沛甘霖而稔豐畝考茲靈蹟宜易徽稱於戲  
啓蟄收聲有赫上天之號今不言善應永孚下土  
之禱祈可易封神威  
剛應光化昭德王

### 明高祖封城隍廟誥

洪武二年○明高皇帝春正月  
封潮州府城隍為鑒司民威靈

公是年六月朔江西省宣使謝思魯齋誥命至潮  
 其文曰帝王受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  
 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  
 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  
 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  
 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思應天命此神  
 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  
 之承事惟謹潮州府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  
 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則然神受  
 於天者蓋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  
 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睠此郡城明祇所司宜封  
 日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威則照有赫靈則感通  
 無方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  
 郡眾享茲典祀悠久無疆王者施行文刻石於城  
 隍廟

### 諭祭南海神碑文

維洪武三年歲次庚戌七月丁亥朔越十一日丁酉典儀臣王

樾蒙中書省點差欽齋祝文致祭于南海之神  
 皇帝制曰生同天地浩瀚之勢既雄淺深之處莫  
 測古昔人君名之曰海神而祀之於敬則誠於禮  
 則宜在唐及近代皆勅以封號予因元君失馭四  
 方鼎沸起自布衣上天后土之祐百神之助削平  
 暴亂以主中國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式古  
 法以治民今寰宇既清特脩祀儀因神有歷代之  
 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觀神之所  
 以生與窮壤同立於世其來不知歲月幾何凡施  
 為造化莫可知其職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為人君  
 者何敢煩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南  
 海名其名依時祭祀神其鑒之尚饗

### 賜東粵何真奉表歸附詔

洪武十四年○皇帝詔曰自元綱解紐羣雄並

爭天下瓜分未見定于一者朕舉兵濠梁創基金  
 陵除殘去暴十有四年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  
 撫有七閩肅清齊魯廣西之師相繼奏捷大將軍  
 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

安民以待有德若實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於羣  
雄之間非直主不屈此漢唐名臣於今未見正此  
與嘆爾真連數郡之衆乃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  
視實李奚讓焉今特驛召來廷錫爾名爵以旌有  
德於戲天厭紛紜人思平治爾之所  
舉實惟知時堅乃初誠以懋乃績

### 賜東莞伯何真鐵券制

○洪武二十年八月十一日  
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

時務者謂之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彝鼎沸擅聲  
教以役生民朝與暮泯若此者相繼疊疊終不知  
時務而識天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  
人哉當是時爾何真率嶺南諸州壯士保境安民  
地非其人安敢輕入爾守疆如斯已有年矣其嶺  
南諸州之民莫不仰賴安全於亂時洪武初朕命  
將四征所在雖有降者非見旌旗則未肯附爾真  
聞八閩負固桂林之徒驅民海上進全亦不量力  
獨爾真心悅誠服罄嶺南諸州其在表文入朝全  
境安民豈不識時務者哉曩者事務繁冗有失撫

順之道致真職微有負初歸之誠今特命爾東莞  
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世世朕本疏愚皆  
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  
死罪免爾二死子免一死以報推誠之心其尚加  
恭慎以保祿位延于永  
久豈不偉歟爾敬之哉

### 諭祭東莞伯何真文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  
皇帝遣官致祭於故東莞

伯何真之靈爾俯伏諦聽帝有諭焉當元季海內  
兵爭羣雄割據不可勝數其識時務而知天命者  
幾人哉爾真昔能輯衆保境嶺南當朕平定天下  
之秋不勞師旅卽全土地以來歸使一方之民得  
安全可謂識時務者矣朕嘉爾誠心錫爾官爵今  
以年高善終于家朕甚悼焉雖然身居高位祿及  
子孫丈夫至此何憾焉  
爾其有知服茲諭祭

### 賜何榮襲封東莞伯誥

○洪武二十二年  
皇帝勅

割據不可勝數其識時務而知去就之幾者幾人哉爾榮父東莞伯何真昔能輯衆保有嶺南當朕平定天下之秋不勞師旅卽全土地以來歸使一方之民遂得安全可謂識時務者矣朕嘉爾誠心錫爾封爵近以高年善終于家然善積於前慶延於後今特命爾何榮襲封東莞伯爾其忠誠自勵毋墜先業永保祿位以傳後人敬哉勿怠

### 詔徵士袁友仁詔

洪武年○皇帝詔曰聖帝親賢四海仰成熙之烈明王顙

俊萬年頌至治之休朕荷○天地及祖宗之靈中天建極撫治萬方患得賢才以弘化理蒐羅天下擢用不遺處士袁友仁遠養裕於身心風聲裕於家國躬逢明盛宜顯勳猷茲特下詔徵求赴京任有司勉為勸駕服茲詔命馳驛趨朝

### 成祖諭黎首王章勅

永樂四年○皇帝勅諭石朴黎首王章等恁每都是好百

姓彼先只為軍衛有司官吏若害恁頭恁每害怕了不肯出來如今聽得朝廷差人來招諭便一心向化出來朝見都賞賜了回去今後恁村峒人民不要供應差從便安心樂業享太平的福但是軍衛有司官吏軍民人等非法生事擾害恁的使將勅諭直到京城來我大法加他故諭

### 奠告冲虛觀御簡文

永樂七年七月十一日○欽該朝天宮道錄司選官一員

道士十人前往廣東布政司詣玄妙觀脩建普度齋醮三旦夕十九日差道士黃道常等同布政司市舶司提舉盧善敬等特齋御簡文到冲虛觀翌日昧爽奠告其詞曰伏願海不揚波國有禎慶弘敷道力昭著神功使命經行茂益加于護衛爽靈飛越卽自此以逍遙

### 詔舊徵士袁友信詔

永樂年○皇帝詔曰海內重熙每賴羣工夾輔乾坤再

關尚資多士匡扶朕荷天地寵靈臣民推戴克平內難嗣服丕基政既維新人思求舊徵士袁友

信既荷先朝恩命未究弘猷宜摠夙昔忠忱大張  
偉績茲特詔爾所在布按三司敦禮再徵回京在  
用於戲求賢若渴朕每援立無  
方藏器待時爾宜效忠不怠

### 宣宗進白鳥諭

宣德四年秋七月○海陽進白鳥

曰比者廣東進二白鳥卿等上表稱賀以為朕之  
孝誠感茲瑞應夫祇敬祖宗恭養聖母皆職分當  
然何足為德感瑞之云良增懷愧朕涼薄上念祖  
宗付託之大下念生民屬望之衆夙夜兢兢弗勝  
負荷賴爾文武羣臣用心同力贊輔不逮庶幾治  
平之世今靈物之臻實荷天地鑒格祖宗垂慶  
之所致也然古人之君臣因祥致傲卿等尚益殫  
乃心相與輯寧庶永安家邦答天與祖宗之眷祐  
同享太平無窮  
之福欽哉故諭

### 宗諭祭侍郎陳璉文

景泰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皇帝遣官諭祭致仕

南京禮部左侍郎陳璉日惟爾累職親民嘗蒙褒  
異繼超遷於通政遂兼掌手成均進位春卿茂揚  
清譽方歸休於田里宜安享於耄期遽此訃聞良  
深嗟悼特命有司為營葬祭以示恩榮惟爾有知  
尚其  
歆服

### 英宗諭祭副都御史羅亨信文

天順三年五月二十日○皇帝遣廣

府知府李恕諭祭致仕左副都御史羅亨信日惟  
卿擢自賢科給事廷歷年既久清譽茂彰特遷  
佐於都臺乃副託以邊寄綜理區畫克效勤勞既  
而請老歸鄉以樂暮景云胡一疾遽爾仙遊訃音  
來聞良切傷悼用推恩典  
祭爾靈卿其有知尚克歆服

### 孝宗設整飭嶺東道兵備兼分巡僉事于長樂勅

弘治十年○勅曰廣東按察司嶺東道惠潮二府  
地方盜賊縱橫居民受害雖有分守分巡官員彼

此交代責任不專未免誤事今特選按察司佐貳官一員專一在彼整飭二府兵備就兼分巡常在長樂居住不時親歷所管地方修理城池操練官軍整櫛器械備積軍餉防禁奸宄撫安居居民剿撫賊寇遇有賊情生發即便調度官兵相機行事仍聽總鎮總督總兵等官節制軍衛有司誤事官員應該拏問參奏者照依處治三年滿日必待更替官員到彼交割勅命方許回司應是任者務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必使盜息民安地方寧靖庶副委任如違責有所歸故勅

諭祭副都御史彭誼文

弘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左參議張謨諭祭致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彭誼文曰惟卿蚤以明經發身科目擢司曹務卓有賢聲暨遷繡衣再佐棘寺為方伯有旬宣之譽陟都憲有撫綏之能致政有年宜享壽祉胡為構疾竟致長終用推恤恩特賜祭葬靈其不昧尚克承之

憲宗諭祭僉都御史盧祥文

成化十年。皇帝遣廣東布政司左參政

張瓚諭祭於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盧祥文曰惟爾發身賢科給事廷陞建遷太僕尋轉府丞凡所履歷懋著賢譽擢僉都憲為國翰屏折衝有道邊境以寧方歸休於田里宜安享乎遐齡遽此訃聞良甚嗟悼特遣有司賜以祭葬爾其有知尚克歆服

諭祭工部侍郎李顥文

成化十年。日爾發身賢

著才猷迨遷方伯式懋旬宣進亞冬官勤勞益著方引年之未艾胡捐館之遽聞慨念往勞特賜祭葬爾靈不昧其歆承之

英宗獎諭樂會縣民馬閏通輸穀助賑勅

正統八年

廣東瓊州府樂會縣民馬閏通國家施仁養民為首爾能出穀一千二百石用助賑濟有司以聞朕

用嘉之今特賜勅獎諭勞以羊酒旌為義民仍免本戶雜派差役三年尚允蹈忠厚表勵鄉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欽哉故諭

### 世宗諭祭戶部尚書王縝文

嘉靖年○皇帝遣廣東布政司參議王

績諭祭故南京戶部尚書王縝曰惟卿明達之識端謹之資甲第蜚英詞垣積學擢居司諫塞諤聲聞出佐名藩旬宣化洽超陞都憲刻意撫綏再貳刑曹留掌民部勤勞茂著留務有裨倚注方隆溘然傾逝訃音來報良切悼傷爰勅所司為營兆域遣官諭祭庸慰幽靈冥漠有知尚其歆服

### 神宗諭祭工部尚書葉夢熊文

萬曆二十六年○皇帝遣廣東按察

司副使朱東光諭祭南京工部尚書葉夢熊曰惟卿磊落之才慷慨之志持紀蘭臺不憚逆鱗之謫宣猷薇省特蒙賜宴之榮屢成障塞之勳後先薦剡十數克奏轅門之凱始終倅斬千餘西夏請纓

義膽懸於日月北庭獻縛膚功勒於旂常秩進三孤名聞九有方邦土之簡在忽中道之告殂訃上哀傷恩加卹祭英靈如在冥漠其歆

### 諭祭大學士楊起元文

萬曆二十二年○皇帝遣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朱東

光諭祭翰林院大學士楊起元曰惟爾操履清純學術闕詣儲英祕館振藻禁林屢典文衡得人惟盛載司胄教造士良多方借望於佐銓遽銜憂而下世經綸未展嘆悼實深祭葬特頒尚歆茂渥

### 僖宗諭祭總兵贈少保陳策文

天啓年○皇帝遣廣東左布政吳

中偉諭祭援遼總兵贈少保陳策曰惟爾韜鈴夙望忠義名儔特簡師中俾膺東轂雖我師之偶軻亦天罰之暫稽爾乃發憤捐軀介馳殉難雖鷹揚不再而激烈之氣尚且如生馬革長甘而桓越之竟應欲湔耻是用軫惻特諭卹愍盼饗如存靈承無斃

首七祭文

諭祭口惟爾熊羆不再義勇如生日月不居倏臨首七載加諭祭用示軫傷靈

爽有知尚其歆服

下葬祭文

諭曰惟爾績著旂常忠垂汗簡星殞漸遠窳窳奄臨瞻乃虎臣載頒愍祀爾靈

未泯庶克祇承

懷宗諭封叅將吳士彥勅

崇禎十四年○勅曰今命爾以副總兵管分守

廣東等處地方叅將事駐劄海豐縣所轄長樂興寧和平龍川永安歸善博羅河源長寧海豐十縣仍兼督碣石水寨海防整飭武備操練兵馬防禦賊盜保障地方境內衛所守備掌印指揮等官悉聽管轄如遇鄰近賊寇生發即便相機攻剿一應軍務事宜須與分守嶺東道贛州兵備計議停當而行不許偏執違拗輕率寡謀致悞事機仍聽總督總兵及南贛巡撫節制爾受茲委任須持廉奉

法正已率下殫心戮力以靖地方如或貪殘債事以致貽患法不輕貸爾其慎之故諭

序

唐張九齡登逍遙臺序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構而遺制巍然邑老相傳斯

薛公道衡之所憇也薛公不容隨季出守海隅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孤憤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州司馬王公履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於明主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不樂常以為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已坦懷而樂地屬府廷閒暇江浦清明南土陽和覺寒氛之向盡東郊候暖愛春色之先來於是命輕舸以乘流趨高臺而降望越荒堞披古道躋隱嶙而三休俯芊緜而四極其遠則煙連墟井指甌貉以南馳雲合山川挹荆吳而北走其近則深溪見底鱗介之所出沒喬林夾岸羽毛之

所翽翽悠哉薛公無不寄也意神明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剪為茂草司馬公又以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湘水遺風懷屈原而可作况登高臨賦得無述焉九齡小人受教君子雖義之樂會稽之士自賓許詢而仲舉禮豫章之人復攜徐孺是日也羣英在焉猥以陋才忝陪下列祗命為序請各言詩

白鴻儒譔莫孝肅詩集序

唐宣宗大中五年龍集

士對策于大廷臚傳以莫公宣卿為第一公字仲節廣南封川人也所產之鄉曰文德所居之里曰長樂厥考諱曰讓仁雖不仕亦有隱德蚤年不祿公母梁氏恐公孤立無倚改適繼父亦莫氏諱及之乃開建籍也公隨母往而為昆仲者三長曰莫儔次曰莫群公歸最少乃其季也繼族亦樂善好施歲歉則出粟以周鄰里嘗遣二兄習讀公幼在側天性迥異聞言即悟甫七歲資識豁然手不釋

卷過目輒成誦時人目為神童入郡庠從遊於梁明甫先生梁母猶嚴於內訓試於有司薦於大廷對揚清問首魁天下初典翰林未服官政後以母老具表陳情乞官外補以便就養上可其奏賜官台州別駕歸省迎母未至官所尋卒故里葬之於文德鄉鑼鼓岡咸通九年封州刺史李邦昌上其事於朝欽奉上勅為唐正奏狀元莫孝肅公祀以廟食表其里居曰文德綱其賦稅以充蒸嘗之需永為常典公自幼以至登第所撰詞賦詩歌皆操筆立成誦而咏之如精金美玉不落形迹如化工生物不事粧點而生氣宛然如在也及今公族子姓言動氣象猶有公之遺風雖鄉五尺童子與夫田野愚夫愚婦皆重公名莫不喜談樂道之凡遊於庠序者罔不賢其賢守其宗祀者莫不親其親得非狀元公神化之所感也耶是請也公之嫡孫莫立之郡之庠生也述公行實以告且請予為記以垂悠久余無似叨治公郡恨弗獲覩公而徒慕公也因以為記云時有唐乾符五年歲在甲午秋

仲望

# 趙德文錄序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

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曰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于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焦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饑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辭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為卷私日文錄實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云

# 元傑遊南山序

陰陽精氣結為山嶽者則為勝為

辨其方羣嶽効靈而瀛壺拔其類是知仙居靈宅其必有靈乎鳴絃之北址果業之東阜高不百仞廣纔千畝層巖石室幽谷靈洞殊景異觀秀絕奇偉雖瀑流之下廬峰懸蹬之躋丹嶠路遠莫覲餘

不知其倫擬焉按寺記云昔有方士於是山鍊金

變形羽服登僊故石室丹竈至今存焉觀其東嶺

削成石瑩如玉岡巒峭竦巖壁重複捫蘿而升如

造雲根縹緲嬋娟似霞衣可攀真氣勝而塵累捐

五蘊破而清機閑蕩然放懷如兩翼之已生赤城

之可接噫境變志先若符契之協從也下臨長川

澄波吐瀾煙霞久收飛鳥不喧杳渺逶迤流注無

間西通巨壑連嶂如屏林靄朝翠巖光晝清篠蕩

藏輝松杉下冥虛豁寂寥涵風有聲綠嶺未極劃

開洞門黛容崢嶸詭狀輪茵疑伏龍怪鎮合烟雲

又有古木倒傍絕壁盤根網絡掛落空碧崩崖傍

傾援逕下亥羽人幽會此焉瑤帝搏翠壁而直上

軋崎嶇於紫氣雙巖吃以中斷奔屏蹙而咸室涵

孕精爽澄凝氣源信列僊之攸居豈塵俗之所止

哉嗚呼鶴駕一去鳳簫響絕荆榛蔽路危蹙敗滅

跡留人境而舉世莫知地聯精刹而羣遊莫至吁

又何怪乎其勝藏也元和丙申歲秋八月余以膠

鬲之困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時假茲邑政便於

藝文上

人務簡多暇與當寺僧智捷日探道源捷亦好古  
饗奇之士也因語故實細想羽客之元風以為靈  
跡神蹤精誠必復乃操刃持畚履險通幽梯絕棧  
而歷巉崖排蒙籠而登杳藹時更千稔而神居祕  
躡粲然皆睹嗟乎芝田玄圃豈遠乎哉或應之日天之與人  
氣通則合客有顧吝而諭予者哉或應之日天之與人  
運否泰相濟故垂利稱德下民昏墊人之道行載  
有數故棘津蓬累時惟鷹揚靈物必通道在斯著  
不然何荒阻千祀勃焉而興乃為銘日鑿石通道  
今援木枝仰攀洞口今踐歛危奔龍伏虎今勢狀  
奇林攢峯倚今蟠雲螭下臨陰谷今神以慄巖巖  
巖今洞無極老松蕭瑟今生遠風興雲沛沛今烟  
霧黑懸巖排空今色噴黛堅根網絡今層霄外披  
霓解帶今羽翼生下眺望江今入青靄世道紛綸  
今何足謂朝為榮華今夕顛顛不如幽谷今閻仙  
經黃浮丘今整煙轡我窺丹竈今坐山腹眾峯參  
差今隱雲族鑿仙嶺今望瑤臺朝霞照海今錦綺  
開信亦松之所升降王喬之所往來道或用晦今

### 宋劉仲湛南山十詠序

嶺陽郡山水於五嶺為勝築

靈物斯潛殷道未昌今說築傅巖紛予感  
此今勒銘雲根山既不朽今與名長存  
秀絕秀之中鳴絃峰稱最觀其盤青峭壁掛虛而  
起下壓巨流上摩層霄周視崢嶸森如導衛世傳  
大舜南狩援琴於茲因而名焉故於其南建亭日  
薰風亭下則有涵暉谷凌煙嶂並載圖牒近歲又  
遷立先師之廟居於其址像殿齋廬之外復立二  
亭一閣一堂一院以為學者講習宴息之所其爽  
塏幽致則控帶巖壑韜映雲霞縱妙極毫素未能  
圖寫其彷彿矧蕪詞蔓語一聯一詠而欲模狀哉  
是以文於石題於板前後鱗次中的者益寡惟今  
古渤海舍人篆勒廟垣有江聲瀉洙泗山色似龜  
象之句比與切至得風雅深旨其餘眾作則若九  
牛在日不遇庖刃也至主上應元符之歲仲湛以佐  
著作局來守是郡郡僻事簡間得與僚友遊賞其  
下既而嘆日物之奮奇蓄異雖在朝市不遇知音

者則必與夫碌碌同棄况其遐遠者乎暇日因用古體賦成十章刻之石壁庶以洩茲山之久憤且使觀而詠之者識桑林之音耳宋元符四年吉旦朝奉郎祕書丞知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武威尉劉仲湛述

### 余靖撰陳宮師留題羅浮山詩序

道家品天下名山稱洞天者三

十六號福地者七十一又有十大洞天而羅浮籍在大洞天七其峭穴所通遠則峨眉近則金壇蓋蓬萊之一島神仙之聚窟豈獨榮公佚之祀擅登壇之美而已哉彼嵩少終南中條大華枕乎名利之場故吟咏者日爭咀嚼含嗽以買聲譽而茲山磅礴海上寥寂千載自非安恬愉樂幽靜者孰肯於名外摘詞為不世之觀乎今宮師致政陳公嘗於咸平初以太常丞領郡來此師其屬而遊焉稚川煉藥之區景泰冥心之地咸有留詠觀夫大人君子之存誠也卷道而遠迹不差於窘遭時而

調元不謂之泰所以託言寄意安於適而已矣其解相印如脫屣豈不素樂於閒曠哉博羅令黃君以曳裾之舊而希其高惜其粉字塵蠹恐湮沒而不紀遂琢翠珉而刻之以永其傳靖躡屐來遊會其整刻因書歲月于石中閣地居上方幽境絕勝長老德堅復為宗門之秀故立石于中閣云

### 譚粹羅浮集序

嘗觀劉禹錫初見太華以為此外無奇及見荆山以為此外無秀絕

遊池州九華山然後悼前言之容易噫使禹錫及見羅浮奚特九華山之比哉昔嘗一閱羅浮山記乃郡掾郭之美採摭圖傳纂次編集其說謂是山通勾曲之洞接茅山之勝浮雲濤于會稽分靈島于蓬萊始疑其誕謾而未之信及元豐初承乏郡事遂獲親至而目擊觀夫星壇天成石鑑圓潔湖韞冰玉竹產籠蔥奏清音於樂池耀寒光于丹竈文禽異卉交錯如繡瑤臺霞谷愈覽愈新誠可謂此外無奇羣峯壁立闔數百里石樓倚漢鐵橋橫空勢憑天倪影浸溟渤蒼翠鬱出雲為霖誠可

謂此外無秀今年春被命東來尋訪山記已無較刻因命博蒐裒為全集命工刊鏤責付寶積禪刹係歷管載庶幾傳於綿永而覽之者揆文悟景神驚心得寧不遑與元符三年八月望日

### 真德秀贈李茂先教授南恩州序

溫陵李茂先遊天子學七年取

上第而歸不以南恩為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日吾先子之所蒞也始思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廩有教官而不職其職以舉恩之士思其德者至今不衰吾之往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予聞之嘆曰中庸以善繼志為孝茂先此行於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以教授俾為士者窮理反身為有用之學乎毋亦脂澤其言繁其技以求合於有司也者眉山翁為珠崖之士賦詩有滄海何嘗斷地脈之語蓋謂苟有人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自力於科第也雖然士於科第特以為行道之資耳要可貴則不在是茂先往矣州之士有可與其學者進而教之日恩誠遠且陋彼曲江日南視恩庸

何愈而張文獻姜相國出焉二氣五行鍾為人物顧豈有嶺海之間耶特患未知所以學爾繼自今從吾遊者必以大學為戶庭中庸為閭奧宅非仁勿居路非義勿踐孝弟其纓弁忠信其履綦安知異時無躡二公之躅者茂先於是教其人庶乎不負所職而於先君子有光焉然必得知已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於學其可矣乎茂先金玉其人予固以是懋之因其行筆之以贈紹定六年二月

### 徐學孟撰黃器先儒願集序

世宗肅皇帝世人文宣朗制作明備海內

大夫士發為文章多學古唐漢成周雖盛宋弗尚也云彬彬矣而或或哀出猶有見於後作翁源之龍山黃先生先生為詩文擬古多於大者若符命則擬封禪典引若賦則擬兩都二京甘泉靈光騷不亞於楚詞若兩傳則擬馬班其五言古詩多擬魏晉長篇不愧唐杜子詩史七言古詩則與李杜

頤頤而遊南華寺詩亦無異杜子之遊嶽麓道林  
其餘長排短律雜調序書皆浸淫於齊陳出人夫  
盛唐不涉宋體矣良由先生謝官高尚訖於二紀  
疑神洪業操觚潤國凡世利不擾於衷故能敦鑿  
百家陶冶列氏而成此盛明之文也今天下名流  
皆知何慕於先生焉雖亮采宣猷不果於李中丞  
之汲引然不朽令名比之金馬玉堂者何歉也學  
孟來宰稔知其集豐貴匱復為出金梓全集俾之  
大行當道繼此復可聞而不可見不俟余贅其為  
嶺表高人也視彼託隱田為仕徑通贊繳名於朝  
野者又何啻  
相隔之天淵

### 明謝德溥撰合邑庠士頌劉侯德政序

毘陵人物甲天下鉅公名

卿可指而掬也其山川嵯巽風氣淵秀蘊為理學  
挺為節義煥耀為文章緣飾為吏治用不標鴻策  
駿嗽景噓光如綺繡絃經周鼎被也余嘗讀毛繪  
諫顧光祿及吳侍御所記向在久之蓋前賢之鼎

行備矣近與聞省士紳遊每談及景范劉公治泉  
狀泉人思之不置余年誼李孟為以廣文任興寧  
因得交其令公劬思令公則景范裔也其為令一  
本其所所以治泉者治寧寧人猶愛之不置寧為惠  
屬惠雖海邦沃區越在嶺表唐宋時僅以處遷謫  
耳入明而道化南翔始寢稱善地矣然而壤鄰汀  
贛奸民實蕃邇復征賦頻加催科日急蚩蚩者幾  
同蜚鳥潢池之弄且視海上為逋逃藪么麼小寇  
至敢誘執道臣雖幸膏斧鑕而鯨波中尚多伏戎  
寧俗又輕生而善構稍有隙輒自斃於藥藥發輒  
操戈反攻立罄所有桁楊纍纍強半是物也青青  
子衿亦兢奮向學而無賢有司師帥之落將安殖  
至庠中膳產亦沒於豪家不可問寧又非易治者  
矣令公日噫治寧曷難導水者澄其源牧馬者鞭  
其害誨決拾者張侯而樹之的焉耳治寧曷難於  
是進諸士民矢之日吾清白吏子孫也有染指耗  
緩以羞祖父者如此盟於是進諸掾役勅之日毋  
留牘毋滯獄毋上下其手輕重其律以殘吾民於

是戒諸悍民曰厥後復自壽壽人法無赦於是諭諸子矜曰吾鄉言游子以文學宰武城遂合邑皆絃歌爾或謂鄒魯曠事耳昌黎韓氏爾鄰郡潮人所尸祝也蘇眉山爾惠之有車轍馬跡者眉山稱昌黎之教潮者至援學道兩言為信不居然言游子舊聞耶最哉吾與爾教學相長矣蓋及今入其庭問其政案清圉空吏凜凜並行冰上而令公之明決可知也入其境問其俗忿解爭恬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而寧人之畏懷可知也入其邑庠周覽其令之教士之習捐俸而廟飾矣清占而業復矣改水道而形勝增矣其子弟朝暮焉拔其尤其師長猶不靳推赤以置腹也而總由令公清德始在昔楊伯起四知自砥奕葉蟬聯千百載膾人齒吻令公祖父伯叔以迄昆季宦績赫然代彰清德於關西更何愧乎天以令公造寧寧人亦得邀天以讐公壽者讐也仲春之月桃始華元鳥至正令公懸弧辰孟為率諸生謀所以為壽者徵言於余夫箕疇華祝諸生類能道之詎須余贅余辱史館與

聞紀錄世德如令公行將筆之列傳俾千百載不朽區區頌禱語未足佐一觴也

### 陶奭齡撰陸郡伯入朝觀序

今上御寓之四年人計天下吏海隅日出

其守若令咸輯瑞恐後余郡伯當湖陸公率屬以行時十一屬士民奔奏期會喘汗相屬伏制府交戟下上奏記言吾郡幸處鎮下通東西粵咽喉其兵若民洎商旅之藉塗于茲疾痛癢疴誰通其隱代上抑搔而寇賊奸宄憑海嘯菁以鸞醢吾民者誰為建威代上銷弭惟太守是恃今年春旱夏澇洪水決溢隳突廬舍冒沒城邑厥田中高率無遺粒昨枵臥濕處而催征彌急皆蠢爾思動援溺舖饑酌緩急以蘇民困惟太守是希今吾太守之來吾端不鄙彝吾民無變色之怒無疾聲之呼胥隸植庭中如土木偶而單戶畸丁走膝下如穉兒嬌女至矯革弊陋抗除姦強不知其為割然已解且時臨汎以採風謠託篇什以通風諭借籌于讌集而廣益于話言就坐嘯畫諾之際而微見其愀然

劬悴之色與辭蓋其焦勞吾民者卽寓觴詠之間而所為勤勩夫厥績者百倍戴星之理吾儕小民蓋稔窺之使無以他役累吾太守假歲月于吾端安其士風而劇揉其徭俗比及三年治其有成且吾端處于荒陬側境山區海聚之鄉毒霧之所侵薄洪濤之所衝撞中州之人多不樂居沿檄官此者始至輒怫鬱愁惕率三月而形始舒又三月而神始愉形神舒愉而後得專意精思以與吾民相擾習自吾太守之至以及于茲正其始舒舒愉愉之日而又令馳萬里之道變易寒暑以還將恐舒者之復拘而愉者之復鬱所以布上德宣下情心固無不罄也或者其迫于日月而有未盡吾民其將不獲所乎今太守不忘敬共嚴裝且發矣願明公之為吾民計之也制府曰諾具疏將請留屬功令方嚴遂不果留公色滋蔓喜民乃大感抑蒙有懼焉今上神聖將修西京故事選三千石治行高等入為九卿計天下為郡誰踰我公吾懼其入而不出也夫徒行萬里道變寒暑而還民猶惻惻焉

不任其思使入而不出民且望窮于我公矣又將若之何雖然荒陬側境山區海聚之鄉固不可以久辱我公顧公業置吾民于懷周知其疾苦今民窮斂急且將挺而走險矣免今年田租之半則不敢幾或者用一緩二循歲序而漸征之意民猶得免孳離之患願公之太息為陛下陳之也若天子加惠遠民賜公還端猶願公式過其行以對民望郡僚一時皆賢者于公能相與有成屬其行徵鄙語為贈老夫耄矣不能從士民後挽公行于四君子之請卽書士民之所稱者以復嘉命

賀一泓邑侯張公潮山榮膺祿秩序

潮山張侯以宏才令德治

埔凡五載政通人和聲績懋著邇者大家宰楊公薦守令之賢為天下最者一二人而侯與焉聖天子虛懷嘉納命特加五品服俸用昭旌異之寵乃留視縣以需不次擢用於是邑之士大夫屬予言為表章予嘗讀漢史見所紀循良治行有賜詔褒嘗增秩而久任既乃徵入為公卿一時勸率趨

向政俗淳美故漢治稱爲近古而諸公之選軌遺烈至今儼然猶足以起人懷想者則以秉心愷悌政體淳雅不靡也我侯潮山公治狀何減漢吏且爲治于今之埔陽其難有什伯于漢代夫埔爲新造巖邑往者羣盜蠡起與饒程之賊嚮應至勤王師而後平然其餘孽負險阻觀望尚隱然伺間竊發兵革之後民疲於奔命老弱轉徙田野荒蕪村市之間蕭然埔其殆乎侯單車蒞任廣諏巡覽慨然嘆曰足無異於病癰而初潰者不消其毒而補泄之難以濟矣乃蠲煩擾剔弊蠹與民更始爲安息休養之政新撫之衆爲之立保約布恩信以調伏其驚悍流移於四方者招集而勞來之悉俾復業且埔故衝而疲民力告竭矣侯身率儉約定經制節財用而困紕以紓版圖襲僞而承亂戶口凋耗侯清理裒益核實而去虛由是賦有常經役有定則民力普存矣乃加惠于課士作人之業蓋園橋皆德教不啻父老之絃歌也他如城三河鎮而萬世永賴裁白埃巡司而邑人稱便與嚴祭祀練兵壯弛力役理訟獄興利除患修廢舉墜孰非綏靖之遠猷而化強暴以安善類者哉蓋公爲人廉而寬恭儉而恕其政本惇大而崇雅實諸所建明初不任苛務察而矯飭以應辨目前是惠化流通頑梗者效順諄僞者輸誠其視漢循良安標野之遺以息事寧人者真難易不侔也故嘗謂侯治民類黃霸而禮教不讓乎茂息盜同龔遂而德化無愧於恭前直指陳公署曰古之循良民之怙恃信哉埔之人意侯不可久稽幸借寇以終惠遠黎則遼渚之鴻信宿皆歌孔邇不爲吾邑慶耶侯受知明主行拔而晉之台衡廣埔澤以濟天下抑以風勵有位百僚師師而績凝載熙又不爲當宁慶耶二三大夫皆諫予言之無夸毗也遂書以付之

劉毅志募修三河南安寺亭

蓋塲名損佛元須布地之金喜結良緣竊

比種田之玉况青山依舊疎雲不掩于重扃而緝字維新慧日仰賡夫復旦茲有教宗西竺剎號南

安紹自明興多歷年所十笏地據三河之輻湊一粟中納八景之奇觀風送客船聽鐘聲於夜半烟霏人市聆梵響於朝曦因堵臘白變鶯林漸淪灌莽恐地灰黑劫鹿苑竟廢滄桑蓮社頽然孰招攬肩之陶令桃花非昔空遲踵跡之劉郎幸在錫古鏗焚修今果香臺再拓喚蘭行者擊竹持盃德水先開藉石道人吹梅吮筆念予周妻何肉本愧如來之後身咄彼董金鄧錢寧免豐于之饒舌用抽短引敢勸宏施寸粒恒滿河沙心惟善信一枝莫非春色福豈唐捐倘鞭石掄材頓煥鳥輦壯采庶粧金獻蓋彌增龍象莊嚴試問當年縱無鎮山之玉帶需以異日請看題壁之紗籠抑且簾捲秋風長誦昌黎之句門敲明月還吟賈島之詩

### 陳天資慶東谷羅侯獎異序

國家以賞命鼓天下

何如耳饒去京師萬里而遙僻處於層巒疊嶂中行部者弗微焉在茲土者多逃以啓媮僻以就

侈故政成於賄而績用墮周令開之馨而亦罔厥來者羅侯東谷凜奉天子明命出宰吾饒矢心化理秉德不回陋前規而蕩滌之乃侍御洪公覺山聞而嘉焉至則事無巨細咸胥以劇侯亦矢植厥心惟道法之迪罔揣合之違侍御亦驗侯不詭於前荐且獎之檄至邑之士民欣欣焉眉慶以賀俞君玉峯鈍山王君少泉鄭君咸諸子請紀之予席侯慶多矣敢以不文辭昔人云士惟才與誠合而後可以有為侯以剛健篤實之資而將之以冰霜同潔之操施植規畫俊偉動人下車謨文廟慨學宮之頽毀捐貲葺之且表章名宦鄉賢以勗多士鄉設約會迪以彝教詔以四禮時親面命之用以執民憤貪橫之櫻金亟反其人而嚴其禁政暇則蒞學誨諸青衿以忠信孝弟天理民彝之懿凡皆侯政績之表見者也夫不以地逃而移厥操者臣之良也釐煩劇而起民疾瘳者政之仁也厚下以心王室忠之著也易曰鶴鳴于陰其子和之蓋言感之也侯以忠良感孚而侍御獎之蓋好爵爾

糜不容已者勢之遠弗禦也不亦足慶已乎雖然  
政學之推也忠孝之移也昔吳興弟子出而以光  
治道侁侁可觀子賤三善之治夫子以為君子之  
取也楚固多君子確錯之益已不可誣且遊咏于  
甘泉體認天理之學講之有素則經綸亨屯之政  
固宜章章如是也晉郭延魯以父饒刺沁州有異  
政民思之不忘乃曰其敢忘先君之志由是益以  
廉平自勵民甚賴之侯之先大夫敬歷中外所至  
道德文章膾炙人口侯得家庭之訓而思克紹先  
德則體君體國皆自體親之念啓之也究侯之所  
至固將恢張皇猷康濟兆民以永錫馬之繁祉璽  
書之寵云慶豈有涯哉言未既集岐林若靜齋金  
君春堂姜君僉曰  
然相與歌小雅

### 王孫蕙鶴峯升士錄序

坡公之於鶴豈其緣之深  
而意之近者歟疇昔之夜  
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此坡公之賦蓋以况鶴  
也蕙為童子時同家孟仲讀之便問山高月小水

落石出俄焉山鳴谷應風起水湧孤鶴橫空羽衣  
蹁躑此種意境何等坡公蓋以况文耶相視而笑  
久之已讀文忠全集輒遇此意耶讀蘇門諸子集  
如文潛少游履常無咎魯直方叔世稱六君子各  
以雄駿出羣之才聯鑣奮筆於異學方張之日所  
謂黃茅白葦斥鹵彌望者而大槩得坡公之指為  
多則未嘗不與此意遇也蓋天地之氣清者上浮  
濁者下墜人得之則聳斗瞻喬物得之則唾玉咳珠坡公  
鶴境得之則高山流水文得之則唾玉咳珠坡公  
又有云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物與我皆無盡也豈  
不信哉蕙小草循州朝夕坡公白鶴之下竊謂有  
緣雖不敢謬附會然履其地如見其人景行行止  
先生教我不少淺下車來進諸士而月課之較讎良  
苦毋亦蕙之于文視坡公之鶴倘有彷彿一二者  
耶但多不勝梓僅簡壬午之錄試季試者拔其尤  
以行庶幾知音者已可得其意之所在耶且吾觀  
坡公為文雅好汪洋排宕而生平著論則惟以賈  
誼陸贄之學不傳為嘆至其流寓茲土氣節凜然

遺愛弗泯惠人士之文其洵有所本哉蕙不敏將以質之當世宗工并械家孟仲或者謂此未愧坡公鶴非葉公龍也夫

### 龍起泓賀史明府入覲序

代○歲在柔兆予有按節西粵之命簡書赫奕

將促裝就道有鄰邑父老輩儼然謁予請曰敝邑生齒繁殷賦入單子前令多以墨敗昨庶惟囂朴是聞也自徂歲仲春辱我金壇史侯下莅茲土我有農桑蒙節力役而顛耒耜我有戶口蒙嚴稽覆而貽安堵我有錢穀蒙謹權量而靡從中窟穴我有子弟蒙興學校而激昂青雲他如禁扳指懲唆訟因罔無冤革賭博嚴兵防荏苒無警伐我枳棘邁我蠹賊作保障而繭絲寧後調玉燭而泮黷不災且律已之嚴冰壺比潔出納之際秋毫不私種種美政罄竹莫闡故治不逾朞月而赤子賡袴襦之歌青衿藹菁莪之化蔀屋皆春田疇有歲皆我侯賜之也今侯鳧舄將翔臥轅莫留欲圖所以章

侯廉能而名言莫既用是邀靈如椽且屬邑博君暨士大夫意也予聞而應之曰自古國家設六事以治天下天官又聽六計以殿最羣吏要以廉能先焉今之號能吏者深文凝脂藉口拔薤一辦魚殃卽神鼠礫有得情勿喜者誰乎今之號廉吏者揭榜通衢誓心懸魚苟遇通神貪泉可飲有清恐人知者誰乎若侯不矜能而六事備不張廉而六計全凡世所自負以雄長人者侯皆鄙棄不為要亦天植其性非故慕三異而後鳴中堂之琴畏四知而後却暮夜之金者也卽頌之曰淑人君子宜民宜人又何忝耶但與夫人未申款識而盛有贊述非誣則謏予固未挹侯之芝眉然予與侯令弟企愚同官鷓行已知侯為南國冠冕私心蓋有慕焉今復稔有所聞則予之知侯奚必升階促席然後申其款識哉途次其言歸父老以荅博君暨士大夫之請并為予拜諸史侯曰昔長葛令甚有惠化民號慈父治為天下第一擢司馬今際聖明在御側席廉能侯茲行也非挾玉皇香案亦冠柱後

惠文雞肋蝦封何足久羈高賢哉敬書之以爲異日左券

### 羅胤凱官師表序

奇凡今之立德立功而聞於後

者蓋亦罕焉何哉所尚弗審也夫教養治之尚也  
公生明廉生威教養乃成否則俗偷而民不育矣  
惡乎治再觀開邑之時事煩而集民勞而悅若罔  
成憲而不擾者楊公昱也清白以興文學剛方而  
擊豪強者張公濬也修省具於災禎祥兆於芝者  
丘公天祐也斯時也政既得人而教又有劉謝二  
君之賢躋瘡痍於衽席易刀劍爲犁鋤衣冠園於  
橋門詩書徹於郊野宜其五麟六桂接迹於時而  
以饒爲稱首矣惜乎楊不能弭納金之謗張有以  
中羣小之傷青蠅生玉於二公何損哉陽宏鑿河  
之碑未見其爲民也吳李歷年不久未見其有爲  
也毛人不職而身玷科名鍾子有志於民而遂沮  
風木之變揚惟甫似知大體而無振作之功改授  
石城非欲稱其才歟鄒縱羣下之奸師之不正也

曾任季子之賄教之無素也許良玉律身有道優  
恤細民翁大經獲上治人才猷深遠官之罷擢不  
同而人物表表則未始不同雖然今邑之表也表  
影相同而治亦隨之所謂上有好焉而下必甚焉  
者矣丞尉以下影也責在表焉董子曰正心  
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推此思過半矣

### 蕭與成贈劉印山序

潮之爲郡舊矣其有聞於天

潮也不能一歲而潮人之思之也越數百載至今  
猶不忘惠化之在心者何若是其深也耶今去韓  
也久當行事之迹不可一二知據史傳及蘇文忠  
碑其大且著則曰驅鱷魚遠徙置鄉校延進士趙  
德爲師使潮人知學而已夫驅其爲民患者與迪  
民和厥衷皆大裨益於民民思之愈久而不忘也  
固宜後之吏茲土者弗惟民之承則已苟志於民  
矣則必以韓爲師然而師之有淺深也今貳守劉  
君其得韓之深者乎君以秋官郎出佐外臺察畿  
輔近地忤內璫被斥旣移貳吾郡至則事事無少

懈略不以遷謫介意是蓋充養有素者潮遠郡政  
弛民玩若政尚嚴爬剔蠹弊豪右斂迹不敢肆民  
畏而愛之日造韓公祠瞻衣仰止坐原道堂與書  
生陳說奧妙自選舉之賢膠序之英下及編氓罔  
不峩其衣冠蕭然默坐以聽每行部至屬邑亦惟  
以諄諄訓迪為急他皆在所緩也今天子德漸寰  
海鳥獸魚鱉咸若潮固無所謂鱷者也但除其為  
民害者而已脫有鱷如昔時焉者亦當為君遠徙  
乎否也唐時潮人未知學韓公之教之也終雖翁  
然以信篤於文行其始也未免有驅遣督責之勞  
固未有如今日一倡羣和而皆有志乎窮其祕焉  
者也以今視後則千數百年之餘潮民之思劉者  
亦當如今日之思韓者乎君遷臨安守潮之士民  
不能挽留君也屬吾言以寓其思君行矣以所以  
治潮者治臨安則臨安  
之民之思之也亦然

王慎中送陳員溪之任永定序

潮之學自二揚先生首開王陽明公

之說於虔臺薛中離先生繼之開端倡始發新論  
於久蔽之際伸特見於羣駭之中風傳響應講者  
日多當時東南楚越之交盛為王學者莫如紹興  
吉安獨潮之風不下於二郡可謂盛矣林龍湖博  
士顧數數為予言海涯陳先生之學不在揚薛下  
第久失於有司以章縫自老言論風旨不能傳遠  
海內士大夫鮮有知者龍湖真得海涯之傳者也  
龍湖由泉州學訓導去為河池州學正予方以諸  
生失明師為恨龍湖日代者揭陽陳員溪吾友也  
向學敦行吾夙所敬也二子何患乎無師員溪  
至果如龍湖所稱而員溪亦言海涯之學如龍湖  
乃知潮學之盛非獨由賢科通仕籍如楊薛以後  
風承響接諸君之彬彬而老於庠序終不一遇如  
陳海涯由庠序積累僅升於禮部為貢士如龍湖  
員溪者皆聞道知學君子也可不謂盛哉員溪嚮  
意斯學孜孜一念匪朝伊夕精存神注未嘗斯須  
舍是而他有所為顧處駭蔽之時隕然居上下之  
間不欲以學自名如莊生所稱古之真人不雄成

不慕士惟其狀義而不明而已故其與諸生言惟  
吾信者則與之諄諄講切其不信者不強以聒之  
也方龍湖教泉時毅然以學自任諸生之不信者  
猶爲之諄諄竭盡不以其藐於聽而倦也員溪之  
所處自必有道抑其時遇之不同耶然諸生之不  
信其言者亦未嘗不慕悅其師之行誼篤而恩禮  
洽退而無敢有間也居久而譽隆永定之命固吏  
部嘉其賢而用之也均之爲教而所得之職所往  
之地視今異矣其職之專可以無謙與遜而復然  
當之員溪又將何所諉也其地之陋人方爲員溪  
憂其乏材吾不謂然士之富於浩博之耳目而侈  
乎繁郁之文華者往往外驚他分而難與言至於  
聞見狹而材藻不足以自飾則本實不斲誘知淺  
而習染輕與之言也常易予將見員溪之學之明  
於永定也諸生宜無不信者其有不信員溪亦諄  
諄然強以語之務使皆喻於吾之言而後已庶不  
孤斯往也哉

### 翁萬達贈陳郡守八觀序

太守之於民近而責重  
至易知也其在治朝人

至不易視此官輒嘗問姓名察所治狀賜車蓋黃  
金降璽書褒譽或召入爲公卿爲御史中丞至顯  
榮矣顧豈非賢者任耶太守誠果賢樂有其民而  
因以爲政誠又如古者得專制事事攷鏡屬邑吏  
亦咸知太守意相與以子民爲功是興理之道而  
太平之基也乃今視昔何如哉藩臬長貳若臺臣  
監者雜然以簿領相煩文法相稽牽泥日甚關自  
少疎則大訾而小譏什九齟齬蓋其勢易撓而其  
過易求也設復有恣睢可駭如近所聽聞雖屏不  
敢信然何嘗有毫髮利愛斯人之心賢者不敢資  
漁獵狗風指彼能不潛念瑣摘昧其腹心矧於屬  
邑吏何恤哉時事驚人非特太守之事輕也然人  
亦有言變觀時定觀理賢者顧獨可以理定而或  
幸所治之郡僻遠在一隅監者行部不數至以擾  
我之隙猶可得與若屬修百姓之急宣上恩德我  
我舉其職豈其難哉潮回粵之截壤陳君又博大

仁人也懷千里之印而不以潮人為陋和保而煥  
休之厭棄機術屏絕游談無事於操切摘抉探迎  
跋附之為定於性則然其勉覈諸屬吏用情附實  
抑揚皆德風也以故屬吏亦樂擾成相戒言無忍  
負長者長者今且以述職行矣天子異日儻親問  
太守治民事勤勞何以為對將陳說間閭疾苦時  
事得失太守得為不得為之故冀有所感動即不  
車蓋黃金璽書之賜而名重當時致位卿丞可日  
月待也太守可他官視者哉余辱陳君知最深不  
宜無一言以贈會揭陽鄭君暨其僚友以文見屬  
遂發其所  
欲云如此

### 鄒守愚譔東崖集序

余友宮保東涯翁公以文學  
助名卓異樹聲以炳煥於世

蓋異才間出比諸麟鳳然余私服慕之顧余不能  
及也幸以操筆聯案從公從者垂三十年邇炙輝  
光春容談議披心腹墮肝膽對鬼神而貫金石豈  
獨昔人所稱異姓兄弟者居常時時要約謂丁盛

齡際熙平之運砥節勵行斬樹勛名以報明主  
世之遇二人同心篤踐斯言願以異日俟伏馬力  
不足用則辭榮逃賞蟬蛻簪纓鏡蹟悶景相與究  
齊物之遠旨攷盛世之奇事躡蹤古哲下垂永世  
行且單騎隻僕徧游宇內之名嶽靈源肝衡撫掌  
馭風凌雲冀庶幾與異人者遊以是可終始相保  
寄永矢於寤寐也乃又結婚姻以盟于羿萬母相  
忘棄不謂天屯耆哲乃遽奪公以去也至心緒言  
斯豈余之所能幾者猶且耿耿屬耳淫淫垂睫顧  
謂握手指心竟成長訣豈不傷哉於是按公之遺  
文疏草彙次成帙其言率抒英華之懿曜道德之  
光先國家之急蘊藉古邃典重而辨博視之希寥  
如商彝周鼎經國垂世以適於用如菽粟布帛乃  
奉以告西亭先生曰是所謂存十一於千百也東  
涯公之不朽者庶其在茲乎西亭先生大加鑒賞  
驪然以為今時罕儷也乃校刻之沐藩中余於是  
序之用告同志嗟乎若東涯公其古之大臣非耶  
公出入中外奮不顧身初終一節名重寰區勛留

社稷斯世之所拭目而傾心者獨執經守禮不敢以盛世墨纒而廢予寧之典喪不訾之德勇於求天寧忤聖心而不恤此非有古大臣之風度不能焉公方與客遊武彝歸道病會有詔以大司馬召入使至而公已不可起矣嗟乎論世尚友其尚樂取於茲以彷彿其平生矣公諱萬達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襄敏居潮之揭陽其先莆田人與余同里云

### 鄧光祚贈乳源吳侯榮薦序

在功令天子歲勅諸御史巡行郡邑以六

專察郡吏事竣拔其尤者薦之天子天子下吏部加詳騰焉以備徵召往余厠銓曹見先輩衡吏大抵以忠誠好善為上廉以惠次之能而守法又次之私心竊嘆吏如忠誠好善是宓子樂克之流夫子之所亟稱孟氏之所為喜而不寐也及讀史遷記循吏傳首列孫叔敖鄭子產公儀休僅輕幣拔世如驥魚諸瑣瑣事無關大體然百世而下聞者猶翫慕則豈非所謂廉以惠固庶幾君子者歟

赤舍吳公以乙榜進士司教松陽躬先化導有蘇湖風辛丑擢乳源令余自燕邸接之見其氣韻空洞覆育萬彙無纖毫俗累私對人言以為他日福我乳源者必吳公也公至則披衷襟明法令攻苦茹澹推誠下士惟孜孜民瘼是詢士大夫及諸弟子員被容接者咸謂吳公好我樂以情輸不淡日而地方利病如燭照然先是縣中公私諸費悉倚辦糧戶其最無名者日米派之民間夫馬出入郡城必假里胥以故豪滑輩倚官為重出役時儼然與上官交際上官亦從而禮貌之於是詭寄包攬科斂之弊日益叢生鄉曲小民視其所轄里胥若官府然有司者竟莫敢問則以一二事微墮其局中雖欲有所振拔焉而亦難以令也公權故實不勝驚訝遂進諸父老而謂之日夫邑令奉天子命為海徼惠養元元安百姓自薪俸外分毫溢取即為苟得吾今與父老約官所需悉予市價米無派椅桌器皿之屬毋借辨一夫一馬咸有定直敢復以私覲翫吾法者罪無赦諸父老頓首階下謂耳

目所視記無有廉若公乃爲之瞻視鰥寡招集流  
移清詭寄禁包攬所編賦役視前數年省十之三  
里胥以督賦餘力得歸農諸豪猾輩曩所藉口上  
官以自潤者悉屏息四境晏如民務稼穡公乃爲  
之飾宮牆崇祀典日進諸儒生爲陳說經義指引  
周行又修復義勇特祠標示先清耿及胡時賢鄭  
本明諸鄉達以爲民的務使孝子弟弟貞婦順孫  
日以衆多不暮月而萑苻無警犴狴空虛吏民鄉  
俗教化興于行誼直指李方麓公廉其治狀薦于  
朝有剔刷不留一竇規條可守百年之語於是廣  
文李君惟寶陳君九成及鄉父老陳鳳饒仁等暑  
行二百里走余言爲賀余謂吳公愛民若饑食渴  
飲悉出于自然所興除鏟磳不遺餘力而一不可  
干以私卽上官間有所色授必臚列可否據理行  
之未嘗以機智應使在聖門固當與鳴琴好善驅  
拔綸而投錯餌者相頡頏一薦書何足爲公重哉  
雖然一薦書誠不足爲公重第以德澤及人之深  
致樂其薦者暑行二百里必欲其光顯有聞于世

則所稱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故足重也余敬  
次其語以俟夫探民風者首列之循吏傳焉

### 劉熙祚重修

### 關帝神祠序

自古忠臣義士崇血  
食而走蒸嘗者槩不

乏人然或其所挺生之鄉焉已耳不則或其所濯  
靈赫聲之地及其所殉節赴義之區焉已耳若夫  
几筵棖桷徧震國邑而載在祀典人人過而思敬  
廟貌恒新引之勿替幾與宣聖分席者惟神獨也  
神豐功偉烈福國佑民自漢迄今上下數千年如  
一日蓋天道輔正神則而行之海內瀾淪無非浩  
氣域中香火總是良心若水之發源崑崙泛衍沙  
界大而江河小而川瀆水無不在而卒不可指一  
處以爲在也史稱神識春秋大義夫春秋先聖之  
刑書也萬世君臣父子扶人綱植風紀何一時無  
君臣父子何一處無君臣父子則神之英爽盼嚮  
亦復如是其闓漢而暨昭代褒崇顯號光燭天壤  
自侯而王而帝於我昭代尤丕著神威在在福佑  
有以也興寧神祠絛而圯圯而更葺者不啻一再

熙祚承乏茲邑朞年以還年穀順成庶務咸理民無災沴欒槍偃而歲德明皆神力所庇也載瞻衡宇以歲久摧頽祚與邑之父老慨然議修亦掘地得泉不忘水德靈長之意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有同心慮無不樂為蠲助者謹蠲俸為之倡爰弁其首于右云

**復通興寧舊城河序**

粵稽天地自然之美利莫水若矣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

失其信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於資焉乃為形家言者占風候氣觀其流泉相其陰陽某者為龍某者為水蜿蜒磅礴起伏不失圭黍往往巧發奇中與天時人事相參則地以人重人亦以地重互為貞勝非偶而已也不佞視事齊昌之八閩月一切興除慮無不與地方耆碩紳衿相商確而於城守河隍尤兢兢注念至若扶進人文培護土著以幾古人保又作新盛事久向往之元枵月望紳衿合辭以改水回復古蹟乞靈地脉為請不佞思為流水之襟帶邑國猶血脉之迴環人身也血脉一息

不貫則肢節輒病痿痺流水一息不貫則湫鬱底滯天一之生機或幾乎息故挹彼而注茲者行潦也赴壑而歸墟者原泉也而昇之而壅之爭陂池之末利失汪洋之巨觀小惑易方浸致士惑珍席於匱而弗售仕或雉升於鼎而弗食其為計也不亦左乎今茲之舉都人士有三大利焉濬溝衛城潢然天塹令鈴析可以無警用固封守一大利也且也費不派里甲工不役丁夫諸紳衿家自為蠲助自為課督一勞而永享其逸暫費而永獲其償今而後白駒無聞於空谷振鷺蔚起於王廷歲稔俗醇途有歌巷有舞俾不佞亦藉手以觀厥成焉猗歟都哉攷水脉從巽來自東而南自南而西遶至北方金帶橋歸於大河夫巽東南也萬物齊乎巽而艮西北也萬物之成終成始也國氣數起于東南成于西北是役也竣吾知必有潔齊其心叶黃離之元吉鼓震旦之休明為神光吐積鬱之氣隱隱隆隆有如此水矣是為序

廖耀潘侯保城序

聞之安則注意相危則注意將

銅章屬于城於甲冑未嘗不欲中澤嬉而烽烟熄也乃植桃李者未必召杜任疆場者未必孫吳及一旦變生巨測耕石田以為餉驅市人以為兵手不與器習民不與我親然後起而咎持籌之不蚤亦奚補後事之悔哉此無他由當事者以厝火為安以徙薪為妄不知良牧乏游刃也非特民間一絲一粒有足嘉賴即所以捍外衛內申畫其郊圻者無不殫厥心焉蓋劫慮至則緩急周禍亂除而人民始輯耳此意惟我邑侯潘夫子知之侯才名貴洛陽而歷元白政事見伊呂而失蕭曹三年來更新振舊士頌民歌上臺俱首列薦剡達於宸聰矣季春之月耀鼓篋八波羅聞侯治琴鶴報政適楚寇告警人心洶洶計不知所出無何而侯倍道馳旋赤子倚若長城恃以無恐先是四方無事侯繕城補哨營論忠義儲軍需文事無忘武備人或以托憂日之至是封疆勢壯金湯壁壘屹然其時

賊犯北門尤急侯膺菜公之任自朝至日中晷自昏至且不遑暇食與暇寐凡六晝宵籌畫悉應斬獲甚多賊知有備解圍夜遯城賴以存夫昔子夏問何如斯可為民父母夫子告以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夫知之先則救之蚤不至於極重難反臨變倉皇我侯以父母而兼師帥之任隨以師帥而全父母之仁茲役也知不足為民患天特假之顯侯苦心彰侯先見耳行且丹陛承恩安危胥藉自列宿轉中台由一方暨四海晉公出將入相仲父內安外攘俱肩于侯之一身回視侈言撫字虛負干城者豈但九天之上九地之下哉獨愧耀沐愛最深未及執鞭以備戎行今馬首還韶父老咸稱道禦寇事娓娓不去口於是亦輦羞述制勝之事僭為歌章雖知面垢塵而詞瓦礫不足表揚微猷乃感極而言溢焉聊以當鳳詔之先聲云爾

馮彬譔郡守葵山公績餘序

三代考績者制也古今崇制以馭賢試功

以計政顯錫以昭勸世莫之有改焉者政是用休  
 維歲甲午春二月日我郡大夫蔡山公介期報政  
 恪成事也郡之士若民類勿忍其去咸永言以繫  
 思又相率彙而成帙馮生彬受而閱之有稽德之  
 章焉有述政之紀焉有昭庸之什焉若弘裕若淵  
 粹若嚴毅若明允彰微闡懿備公德以為言也若  
 持政紀若慎刑施若崇儉約若厚滋植若慎防範  
 錄大及小懋公政以為言也若修黷舍若飾雉堞  
 若固隄防若墾荒萊若通南川以便濟若拜露次  
 以祈禱有美者揚有惠者彰蓋奢公之功以為言  
 也彬作而言曰休茲君子之政以觀民也羣言之  
 萃不朽之徵乎載昔文公秉心塞淵衛人頌之定  
 之方中之章是矣而南國甘棠東郊保釐其述召  
 伯君陳者迄今為益烈夫豈侈美而已哉淵衷之  
 發民心同也今公治雷憂慎勤恤和保有民越三  
 載而樂利利毋冤議毋詛疑毋怨叢而悖植風  
 行之化頌海陶如茲行也感殷而頌興豈曰諛哉  
 是故政者民之紀也頌者美之集也德者順之樹

也樂只君子有德斯有政有政斯有民有民斯有  
 頌頌而思思而傳風雅之作德政之備也是錄也  
 其繼三百篇之遺響歟

**陳時雍賀郡守楊鑑湖轉秩序**

士君子之達也莫不欲行其道於天

下然必職業修舉名彰位晉而後道可行也載觀  
 今之作郡者蓋有素無聞望未考滿而輒遷祕政  
 外飾竟獲躋乎華要而世每以為賢為能間有夙  
 夜匪懈盡其分之所當為不銜焉以求知于世賢  
 勞數載而陟明未及豈時左數奇耶抑蘧篲戚施  
 上官為之先容而端廉恬靜毋乃以為拙耶何名  
 實綜核之未盡公也龍溪楊鑑湖公以名進士守  
 吾雷持已秋毫不苟待物穆如清風其施於政據  
 法循理視所利病而興革之難強弭暴而不縱惡  
 煦嫗小民而不惠奸未嘗嘒嘒于勸學而士咸以  
 文行相淬勵徭役均獄訟平盜賊息而裨海彫疲  
 之民蘇矣議者謂公有清白奉公之志有寬厚愷

悌之風有不工進取之潔有不畏強禦之勇誠確論也蓋其所猷為皆可告諸天而對人言期無愧於心無負于國而已耳積久德懋芳聲四達不求人知而人知之是歲長至之月君子道長之時也兩淮治鹽之命自天而下郡之士民莫不喜公道之大明焉余謂煮海之利國計匪輕非公任之而誰可游刃盤錯尤士之達材者吾知公冰蘖之操愈厲必推其所福雷民者而施之夫理財在於安人人安矣而財寧憂不足乎治最著而命德旌能之典將焉往運使之位能久縻公乎哉今日之行非公他日受大任之地歟彼巧宦固無足道無基而驟進亦豈君子之所安哉公真賢能者也雖然忠與孝兩難全閩與浙為便道而榮膺勅封尊公大宜人壽且康寧公之斯行聯弟兄偕子姓舞彩稱觴其前以承高堂垂白之歡享天下第一之樂古今人所深願而罕遂者以遂矣由是益得大展厥蘊一心經濟而澤潤生民又將後天下之樂而樂公之樂容有涯涘夫遂溪尹張君惠以公嘗矜

某愚役某言為公賀余義有言也不容以不文辭遂書以復

張一拱撰郡守黃公奏績攀轅序

大郡伯葵山黃公守吾雷三年

矣甲午閏二月實當奏績之時闔郡士民感公維深不忍其去而謀為攀轅計又恐不能必遂也乃形諸聲詩以昭贈若頌彙成帙桐岡馮子既詳其績而序其事矣拱攀留贈頌中人也敢從而申其說粵惟魯政報於伯禽而周制循乎虞典郡國之有奏績厥惟舊矣然以孝宣之綜覈而不能不失之王成乃若一年之借百錢之送與夫襦袴興歌桑麥遺詠者實惟循良之尤則績之臧否不必稽諸簡牘之虛文夫亦卜諸人心而已矣葵山公之莅雷幾二年拱尚旅食方在兩都縉紳諸公輒為拱得賢郡守慶日彼其在部嚴辭遷之介也奉命來欽賞之褒也昭代之賢良固可占其為嶺海之循良也比拱屬治化朞月餘而公之政實詳得于濡染之既本之以廉潔之操濟之以理劑之才發

之以仁慈之惠要之一一皆誠心中孚純王之政  
 與伯者之驩虞迥別則以心感心而人心之得不  
 待攀轅時見之矣但真機必隨觸而後與至情必  
 分攜而始露雖疇昔親狎且然而况勢位懸隔之  
 長我者哉是故惟德故感惟感故愛惟愛故留惟  
 留故頌感以昭惠愛以發情留以永恩頌以彰實  
 使不有孚於平時則將欣快於速去而何其懇切  
 眷戀如是耶拱則謂是錄也公之績可稽也民之  
 風可觀也信今而勸後大道為公也吾人分也故  
 曰人情賢於夢卜也或乃謂公三年之政有風謠  
 采錄在百世之功有疏河碑勒在茲非庸贅也獨  
 不思人心不可拂而戀德之泣固恆清所必至者  
 乎我有子弟我有田疇雷之入之感無異乎鄭之  
 人之於子產也抑嘗深思而重慮矣我聖天子籲  
 俊丕釐類禹湯克知灼見類文武陋區區綜覈之  
 孝宣於不居而俯詢廉聽方側席夫名實具備之  
 士以旦夕承弼以永康兆民而公固其人也矧二  
 千石有治理者得賜金增秩封侯拜相漢制也以  
 公茲行一最有歸九遷焉往簡在之下殆廟堂之  
 幸而嶺海之不幸也其能留公於一隅哉然則如  
 之何不形諸聲詩哉如  
 之何而不形諸聲詩哉

**林鳳鳴送海康唐邑令序**

欲知令之賢觀之於民  
 而已苟賢歟則政無不

舉恩無不洽在則民仰之去則民留之久則愈思  
 之而不忘也夫令古諸侯職也於民為最親饑者  
 賴以食寒者賴以衣疾痛呻吟者賴撫摩而扶濟  
 苟非其人在一日則為一日之害推之惟恐其不  
 去也肯留之乎海康僻在海隅正統天順年間毒  
 遭兵兇彫敝為甚且去京師為最遠來官者多肆  
 暴虐愚民敢怨而不敢言蓋非一日矣侯來施政  
 甫及三年遽起歸興邑之老幼爭欲留之於府又  
 言之於監司情詞懇至侯何以得此於民哉夫父  
 母之於子也鞠育保護無所不至故為子者一日  
 不忍其去今民視侯也猶視其父母則侯之視民  
 猶子也不言而可知已觀今日之留則後日之思

石焉以紀祠焉以報亦不言而可知矣侯家世業  
 儒尊甫伯叔俱由賢科為縣令為提學兄由黃甲  
 為郡守羣從俱出自科貢為典膳為邑令接武聯  
 芳聲稱赫然侯之賢其所自乎茲入朝而歸鄉之  
 士夫父老稱道其美如出一口且  
 欲言以贈予敬而喜之為序其事

**知縣林齊壑撰二蘇雷儋集序**

宋室諸君子以謫

者多矣獨蘇家兄弟同時而至當其相逢瘴霧中  
 蕭然酒別各攜一幼子間關百罹狼狽萬狀顧乃  
 以娛憂紓悲之言發洩於風晨月夕之下伯唱仲  
 酬嘯歌自得若視向者登大科步天衢兄弟優游  
 於金馬玉堂間未必有此喜者異哉假非生平學  
 道之深何以遇困窮不戚戚乃爾即嘗讀子瞻詩  
 云海南萬里真吾鄉而子由亦云故國田園少何  
 須恨海淮子瞻詩云莫嫌兄弟隔雲海聖恩猶許  
 遙相望而子由亦云幸賴吾君仁議止海濱黜則  
 又嘆二君忠厚愛君之至擯九死以無恩匪直其

詩之精深華妙相為伯仲已也至于海上之文片  
 楮尺幅俱足膾炙人間予小子祕而珍之又矣一  
 行作吏渡海而南既經子瞻舊遊今徙而北復得  
 子由故居跨海清光二公當日所分受之者余小  
 子得而合領之則茲遊實不負余余安可負茲遊  
 哉每山窮水絕處往往有二公題咏余因而漫題  
 其後以託尚友之意  
 於千載或庶幾焉

**林長存重修大雲寺序**

道書云世界有三十六洞

羅浮居其一而餘不與焉余于庚戌春叱馭之官  
 過大庾嶺流覽全粵諸名勝如安期生之於白雲  
 浮丘丈之於浮丘以及觀音巖飛來寺諸峯曲曲  
 幽奇不減諸洞而靈之六峯山尤其最勝者邑居  
 山之麓兵燹之後滿日蒿萊昔日之瓊閣瑤宮今  
 日而遊雲荒草矣昔日之寶洲金界今日而斷梗  
 荒榛矣花宮仙梵盡委于石窟飛灰者不知凡幾  
 其有巋然僅有如魯靈光者則有大雲寺寺建於

邑之西枕六峯而峙其勝雖在城而隱若山林焉  
 特以雨剝霜摧風號露吸簷牙聳而毀落廊腰折  
 而傾頽鳥啄牙思空堂寂若苔侵負蠹斷碣荒涼  
 遙遙數千祀之功德竟付之衰草寒烟其不惻然  
 而心悸者無有也余嘗從朔望拜先師之廟而  
 過其門仰視椽楹危然欲絕不勝喟然嘆曰是豈  
 無布給孤之金而為興復之舉者乎沈吟者久之  
 茲有居僧惺悟大發願力竭蹶圖功遂慨然曰願  
 復作清涼臺弗惜布廣長舌望門持鉢不能無藉  
 於優婆塞優婆塞者援挾短疏乞余弁數言以  
 徧告諸檀那長者以為梵釋天龍余思佛氏之說  
 在昔傳奕韓退之歐陽脩諸公相與詆之以其說  
 近誣而失於正余亦經生何敢媿媿狗香火情而  
 佞佛也雖然陳眉公有云西方之教可翊經而行  
 宗門易之旨也譯受書之法也偈讚詩之叶也戒  
 律禮之衛也果報春秋之賞罰也其矣佛氏之教  
 可翊經而行也其翊經者以翊世也余亦有翊世  
 婆心故慇懃而為是舉亦悟惺邈中醉夢哉若  
 謂媿媿狗香火情而佞佛余蓋非然也

送雲卿馬都閩旋廉序

余嘗聞燭之武之言曰臣

矣未嘗不竊嘆天下之才之難其遇也至好老而  
 臣尚少至好少而臣已老未有以英妙之年而遇  
 英妙之主即能成大名顯當世如雲卿馬公有足  
 重焉公自齠齡治詩書便已習六加七攻於縱橫  
 揣摩之術甫弱冠擢巍科授專閩而粵東半壁咸  
 賴其奠安焉迨其分汎靈邑也立掃攬槍之妖芒  
 而萑苻之警已息隨舉二十二里之山川形勝設  
 斥堠而碁布之力必歸障障必歸險食必歸士士  
 必歸伍帥策嚮外毋令嚮內卒勇在公毋令在私  
 如是者數年漠然而山高水清也公之有功于靈  
 豈繫自今哉辛亥夏忽有洙江之行邑之被命而  
 女無不駭且愕曰噫我公之行何速也為被命而  
 晉其秩乎抑亦中山之篋乎為枳棘非可棲鸞而  
 別有所冲舉乎抑處鈍讓盈寧退處于不爭之地

乎夫以公之才與公之年奮其果銳之氣取金印如斗大纍纍繫公肘正未有艾也吾儕小人鳥足以知之於是荷鍾者遮道而前曰何也綠林聚而田猶石矣自公之來也而籌車滿焉我之得耕而食皆公之食也安得常有公而長食我執筐者遮道而前曰狐嗥滿而樹無桑矣自公之來也而榛毋生焉我之得蠶而衣皆公之衣之也安得常有公而衣我行旅負販遮道而前曰向也東南尉而西北侯道路盡梗塞矣自公之來也松柏兌而柞械拔焉我之得廢著而贏皆公之贏之也安得常有公而長贏我而庠之司訓王公亦奮袂而起曰若與邑之薦紳士亦沐浴于公之教也匪朝伊夕矣今日之行也其容已乎遂共圖所以薦公而以餞詞諏于余余曰唯唯余之與公周旋僅二年蒙公之知最深其知公亦最悉詩不云乎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余雖不敢如清風誦聊以當古人餞送之意云爾至於驪駒在門僕夫在途回顧同舟之誼黯然色沮此又余之所不敢道也

### 西靈夔語序

昔盧生遇呂巖於邯鄲之市授以囊中之枕於夢中取高第歷美官出入

將相者五十年及覺而黃梁猶未熟矣余之睡夢已深不知憑誰而授其枕者抑亦有冠華陽之巾

蕭子雲之巔庾嶺梅花之際乎自閩至粵萬里雲遙徧野藜蒿風煙滿目信有如阮籍之途窮而可哭者余方吟臺熟軒而弗之覺噫嘻真夢矣六峯翠律三海谿舒夢中之山川也麗樵聳漢睥睨凌霄夢中之城郭也皤然者叟蒸然者黎鵠其面而鳩其形夢中之父老人民也間嘗從公餘之暇退食茹葉堂中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栩栩然又將見莊周之蝴蝶矣適有白面鳥欄號幘先生者叩門求謁曰余昔好時候也從剡溪來請以備諸記室延之而入相與道平生歡須臾有古弼公戴竹冠騎東郭腕執綠沉鎗排闥直入裂帛怒曰唉豎子成名乎何遽忘我尖頭奴耶余曰昔時者不章功高者不賞方今弓勁馬強與諸侯治兵中原執鞭弭以

相周旋又安用爾毛錐子為哉時弘農太守陶泓  
在坐笑曰老平章感憤之言也鼠鬚郎胡快快乃  
爾遂呼出黑松使者入管城作說客曰合從為楚  
非為趙也於是從約成合為四友與余更相熟熟  
也余謝譴曰吾之少也尚不如人今已老矣又何  
煩諸君之眷戀也答曰西靈巖疆長江天塹吾儕  
慮子之孤軍深入也願効一臂以助子雖從政不  
廢軍旅有時攻五言之長城乎有時擲七言之堅  
壘乎有時登雄篇巨句之壇拔趙幟而立赤幟乎  
子為主盟欄先生為參謀都尉用藤角為城黑漆  
烏玉為旗號背紫石潭而陳命毛穎中郎將先鋒  
奮臂一呼三軍皆驚長驅而出我軍屢戰而屢捷  
也戰處皆入木三分倚馬草數萬言而露布成矣  
噫嘻真夢矣夢矣然則余從前之酬應若詩若文  
若序若記若夢中血戰時語也彙成一編顏之曰  
西靈巖語付之剞劂亦聊以博獨醒者盧胡云爾  
麥舟嗣響序 故典史楊珂泰之單父人也以單父  
掾考滿詣闕遂除授今職捧有靈山

縣捕之檄靈山僻且遠家四壁立裹糧三月不充  
囊橐無以供輿馬資攜其弟瑾與僕占機蹒跚而  
歷王程嘗戒其弟與僕曰吾三人猶鼎之有足也  
缺一焉不立汝其勗哉逆旅晨夕必加茲焉迨壬  
子之五月主僕三人踉蹌至矣面有菜色骨若柴  
立未及視事而造化小兒搗其虛而中之余初以  
遠涉風霜勞瘁于山嵐海瘴之中懨懨以至是耳  
孰知其癘已入膏肓也不離牀褥者兩浹旬餘恒  
化之夕與弟瑾訣曰叩與若來與若返也叩今  
已矣叩有子某某若歸撫叩子猶若子也返叩丹  
旄毋使叩長為若敖之鬼而餒于靈叩目瞑矣弟  
瑾泣涔涔淫下我與而棄桑梓投荒檄相依為命若  
狼狽焉而死我胆欲斷矣言訖鬼伯催鞠珂若脫  
焉而逝余聞之以惻者數次爰為之檢贖醵之餘  
資含殮之具練帛衾槨事事必經目飭治之擇于  
東郭之咫尺地以頓焉無何其弟瑾日痛其兄之  
亡也幽憂鬱結拂鬱成疾囊無片銀醫無折肱不  
踰月而相繼以殞所遺者祇有孱僕占機呼天創

地號泣不能出聲傷心慘目有如是耶余復為之  
 治檢具以殯俾與兄共窀穸焉嗚呼天耶人耶捕  
 之死焉為功耶為利耶計捕之職輕如蟬翼計捕  
 之祿不足代耕胡為乎而來胡為乎而死也捕之  
 竟其不返耶捕之弟之竟其不返耶歌楚些而未  
 能招巫咸而不得耶嗚呼荒郊寂滅鴉泣而鳶飛  
 漆燈不夜霜淒而月苦可悲也蓬蒿沒垣螻蝻肆  
 吻樵童牧豎所過而歔歔可悲也鬼呼異域燐走  
 他鄉河邊已枯之骨猶作閨中夢裏之人可悲也  
 嗚呼天耶人耶呼其僕占機切責之日嗟汝來何  
 遲也主僕義也棄主忘義汝為之乎使汝主無歸  
 其不為良宵之厲不止且得不義名汝知之乎占  
 機感泣日小人故知之也力不克勝母亦求助於  
 人耳故主珂瑾過蒙厚德小人不致重有請也亦  
 既聞之督憲矣督憲憐故主之無依而念之也今  
 小人有短疏在乞弁數言以告諸鄉紳士庶之有  
 菩提心者隨心捐助俾占機得扶二故主之櫬以  
 歸死當不朽生者何如耶余日嗟汝來何遲也

謝天顏賦役全書序

吾儒於名山誦讀致君澤民  
 之念矢之夢寐必欲效之當

汝言予亦蚤有是心也遂吮筆疾書  
 以付且重勉以義之所不容已焉

官故一命之士心切民生莫不欲於人有濟素所  
 期許者然也及身膺民社遠貨利是圖以傳舍恥  
 其職守株求無藝以秦越待其民人豈朝廷倚任  
 之意兆姓待命之心哉安所稱不負所學不負斯  
 民以不負乎天子不佞司鐸澄庠間嘗觀風問俗  
 每見奔競相高瘡痍未起為之扼腕久之乃諸俊  
 秀屢向余言日澄非殘邑也縣制之規畫素定奈  
 當事者遐外視之督索多端士民苦於賦役斯彫  
 敝日甚爾余日不然宰治者制在必行即萬難措  
 手中尤當婉曲通變以宜民苟僅能遵守已不免  
 膠柱之譏矧蔑法自私因以病民乎邵康節謂法  
 雖嚴正賢者盡心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賜平素之自命謂何豈不一聞而行之舛也及蒙  
 委攝篆即其所見揆之所聞乃知膏脂有盡雜費

無窮諸俊秀之言信不誣也因取全書參閱為之  
 綜其大綱稽其曲節以一歲之所入供四季之所  
 需上而各官俸薪下而諸役工食若者應起運若  
 者宜存留若者為歲辦若者給額辦若者為雜辦  
 臚列詳備昭如指掌乃進諸生而告之曰嘻全書  
 所載周悉如此儻遵行勿失民有不寧一者乎我  
 輩愛鼎冰菓可茹自不徇差放之私滋灑派之弊  
 特恐靡胥之流舞文階厲身漁厚糈及以浚削讒  
 令民疲竭澤并以煩苛謗法與其事後釐剔孰若  
 先為防範之愈也某雖不敢自謂於誦讀克究厥  
 施大有造於澄民然聊盡區區以無負一日之責  
 諒亦合邑士民與後之主政者宜有同心也寧忍  
 弁髦乎

余言

### 賀泚玉陽會紀後序

予束髮問學蓋未嘗一日離  
 師友之側初仕荆庠亦未嘗

無友乎其側茲民社自謂師門遠而友道曠矣  
 比至輒辱博士弟子不棄月延予為竟日之聚比

莽又辱鄉士大夫不棄創玉陽書院耆英集者戶  
 外屢常滿予獲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昔言  
 游得子羽而絃歌化成宓子信陽晝而鳴琴治奏  
 絃歌鳴琴之化遐哉邈矣乃所取於師友之益則  
 願竊比焉蓋居恆靡不敬矣而佚豫潛滋於燕閒  
 臨民罔不肅矣而驕吝忽恣於頤氣及與賢士大  
 夫居不覺心曠神竦若芳蘭之襲人也夫惟超於  
 事者為能制事超於物者為能御物而困於其中  
 者未有不能濟者也故駢伍俗吏孰與聯珮清班  
 俛首簿書孰與翱翔寥廓何者其趣超也超不絕  
 俗而卽俗靜觀而內無心動處而外無物虛以受  
 天下而天下常不足以礙其虛此豈獨學所能成  
 哉蓋自學與政二而藉師友以從政者寥寥乎其  
 未有不也治不古若奚怪哉予生多幸所在蒙益  
 茲復得向南許公為之發蒙而林君全愚曾君月  
 樓復孜孜勉勉成茲盛美許公歲再至會必累日  
 予從事於學之不暇教云乎哉故知有弗學學則  
 何地無師友而猥以小善自多絕倫離羣以為高

藝文上

者均未開大道者也是為序

### 許烱平蠻詩序

廣東古南粵地多山林險阻民間惡少年困於衣食往往聚嘯其間

為民大懟今皇帝即位嘗命大師削平之既而餘孽復蠢於是咸寧侯仇公以王命帥師來討至則搗厥巢穴殲厥渠魁諸無辜者獲安事竣將告成功於天子民間父老願頌功德者以百數有言者曰自我之生茲土也盜賊起伏一一見之方其泥濘殘傷望王師若饑渴及聞有命又慄慄非辜是懼有所慰而無所懼者其惟茲役乎二三子又焉可忘也皆應曰然又曰功成矣有司上其計史策紀其功吾民被其澤二三子何以報公乎哉錦衣繡裳公之所有子女金玉公之所鄙無已則言乎古之所貴也皆應曰然遂歌以頌公辭曰皇帝十載西賊復倡如虎出柙如魚跳梁戕我黎民汗我井疆玩我甲兵干我憲章皇赫斯怒爰授牙璋命我仇公天威肅將有旅如林鋤厥暴強公來自東

旌旗珊珊西賊聞之膽落心寒公謂黎民曰汝無恐我取其殘復汝畝隴奠汝室家保汝畜種黎民聞命歡呼踴躍官吏同心士卒樂用西賊皇皇無所掩藏豕債于牛鹿奔于江干戈用張底定一方嗟我黎民樂此安康男子于畝婦人于桑致此者誰沒世不忘是用作頌以比甘棠

### 趙弘雙槐集序

文者道之用也人者文之體也地者又人之所攸鍾也扶輿清淑之

氣蓄久而後發則必有名世者出乎其間焉達則輔翊昌期澤及天下窮則以其文鳴於萬世之久傳誦之而不衰此其關係豈偶然之故哉嘗觀手昌黎眉山當蘇韓未生之前其地非無人也然人不傑則地不靈故天將有所待也廣之香山僻在遠壤按分野星紀之分當應南斗十一度女七度子辰為丑占地理者知必有文人將興而其窮達則存乎天數而非人之所與者矣黃君廷美以鄉進士入大學實香山人觀其抗疏于朝拳拳焉憂治世而危明主視蘇韓直節亦奚異哉一時名宰

如王忠肅公輩皆稱其直諫可屬大事士子慕其  
手裁者以大用奇之惜其嘗與御史選沮不得拜  
竟拜縣令又沮于勢輒解冠而去此其窮厄視韓  
之貶陽山蘇之謫昌化豈相遠哉予與君締交在  
京師十餘年矣今予獲司憲節于君鄉君且遷居  
省城日相近也間出其集以相示予得閱而味之  
詩則追步唐人清婉紆徐卓然大雅文則取法韓  
蘇而闔關張弛無不中乎規矩焉所謂窮而後工  
於君見之矣且其出入經史足以明理練達治體  
足以裨政吟咏情性足以諷諫信乎非無用之言  
也世固有以詩文名家者然學不足以輔志志不  
足以御氣氣不盈而驕則必歎而吝驕言肆而失  
于狂吝則言苟而失于諂君素持直聲人將謂其  
凌厲不可犯也而涵養既深本之志氣形之詩文  
溫雅和平絕無狂諂之失文之體立而道之修行  
固相因者哉集凡十卷以雙槐名者君志也君志  
欲比王晉公而期待其後嘗得之夢焉然則其窮  
特止諸躬而已是集之傳將使香山之名與昌黎

眉山並稱於世  
不亦有徵矣乎

### 葉春及平世急民詩序

西江之水遠自益部經流  
三千餘里百川所注無慮

五十餘州鬱林桂繡臨賀其大者也江河萬里而  
起尾閭豈不但遠洪波滂濊別以灘沱至於亮楊  
皆廡爲九其流殺矣西江迢迢而來其廣可葦無  
支流以疏播之及至端州而峽山綿轂其口大壑  
尚遙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江流之大不能遽洩載  
於高地不亦宜乎漢儒載洪範配五事於五行恒  
雨大水罪歸於貌四德威有何貌而獨召乎水于  
時有位不  
一身能于天地之和貌何獨召乎水于時有位不  
能作肅一國之人盡狂抑又何也大都布氣者天  
建利者地定傾者人夏而資裘冬而資絺旱而資  
舟水而資車物之理也旣雨乃求簣笠是謂後時  
故君子不恃無蓄恃吾有以待之非明天人之故  
裁成輔相之宜惡足語此余觀前代之載自唐而  
上記事簡略宋元迄於今日水不絕書固非端州

病水地勢之宜未可歸罪人事也萬曆丙戌歲自  
春徂夏淫雨不絕及秋西潦大至江水濫溢督府  
須桴而入堤決九十餘區宮室漂漂若泛梗夫不  
寧婦父不有子垂溺而望濟者聲聞四境城中水  
從地瀆起隍幾覆矣當是時督撫則連江吳公監  
司則山陰王公太守則山陰鄭公覲還厯二旬吳  
公曰嗟不穀奉上帝命撫兩粵適見於天民將為魚  
不穀之罪也二三大夫何以免我王公避席日否  
洪範有之王省惟歲卿士則月師尹則日位有尊  
卑故省有大小王不省卿士卿士不省師尹督府  
豈省泮所省乎泮待罪嶺西厯厯二郡端為首又  
嘗守端泮之餘烈也督府何罪之有焉鄭公攝齊  
進曰信如洪範師尹奚道夫病指不如股股不如  
身兩粵視端猶指也嶺西視端猶股也一身舉病  
吾尚欲誰嫁之監司以故守引慝今守奈何一麟  
之罪也監司何罪之有焉於是鄭公降服減膳出  
則望泮而拜入則席橐而坐靡神不舉祝幣史辭  
遣縣人治墉遣鄉人築堤遣候人戒舟援溺遣館

人居溺者水退行縣察疾苦匡困乏貸逋負弔死  
問孤發倉廩以賑饑人泛舟之役日相望於道遣  
遂正籍塾沒貲其租蔭而不害父老曰天施而不  
生為而不宰萬物出乎機入乎機見為象而形為  
器地則然矣吳公王公天道也鄭公地道也又曰  
拊長畜育父母皆同孚翼而腹之惟母吳公王公  
父道也鄭公母道也則相率聲詩頌鄭公摘為十  
章等其功於禹稷云昔孟子推禹稷之急民也謂  
思天下有溺有饑由已溺已饑之涪水為儆黎民  
阻饑禹稷適當其做救民為務已足稱賢我實未  
嘗溺而饑之誰敢厚誣賢者禹稷不然居其位思  
任其責平水土由我播穀由我有溺其饑而由人  
乎况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非意之也後世胡越其  
民不關欣戚卽勉強在事常思稅駕於人曠貴而  
負清時賢不肖相去遠矣鄭公守郡惟安民為汲  
汲不幸被水直指以為已辜其賢可知抑有本也  
王父遂溪公吳父柳州公皆以民功顯弓冶箕裘  
殆非虛語孔子遜過禹稷而子孫昌阜不啻過之

以古準今鄭氏其有與乎  
父老謂余序之葉子曰諾

### 王泮石室志序

夫遊觀之樂自古記之矣三島十

泰華衡廬諸名山形勝稱甲遊人絡繹然各踞一方迢遞脩阻非生長同域及宦轍所經則不得挹其勝徒令聞者歎慕宜乎卷石勺水之奇隨在能駭目而賞心也彼嘲風弄月餐霞吸露放浪於山水固騷客幽人車之方休歲時伏臘社酒相追亦無能縱觀焉獨司民社者民瘼槩於中簿書繫於外爲未暇及然或脩禋勸糴節宣勞逸洗滌塵凡則又不能無藉是者范文正不云乎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是故會蘭亭宴桃園遊瑯邪前哲往往而是又何惡於後人哉七星巖在端州東北境唐宋時已著名代有遊者輒留題於石余自萬曆庚辰來守茲郡政務叢劇奔謁趨陪勞勞一俗吏諱暇他及一日乘隙睇觀見石勢壁立蒼翠窅藹超然有振衣千仞之思歸而求其志欲時展旣以

擬神遊而巖故無志僅得學博梁若手錄草木思更加修葺以付諸梓于時適入覲行迫未遑於是

### 岑萬懷憲祠集序

邑之有頌言何也以宣民情而

故太古之治使人忘之其次使人懷之其次使人歌之康衢擊壤之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有何於我哉忘之至也周公居東將歸國人留之曰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汝信宿從征之士曰旣破我斧又缺我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其所以懷而歌

之者不既深乎故民有心也抑之而不能止民而怨也不能強之使悅予觀於懷德之篇而知大羅之功可頌也夫四會為邑東連韶連西接梧賀把通榔桂蓋三廣之交中多大山林麓綿亘五百餘里而大羅山又特深峻峭嶮盤據其間恒曠聚為患屬者暴戾恣睢執人之父兄子弟求贖金稍不稱意即縛殺投之溪潭中故沿山深谷間無人敢畫行先是提督十山談公謀之藩真諸司僉曰宜剿疏聞上可其奏乃聚兵食相機宜刻日致師大叅王龍阜公會諸道兵竝進肇慶郡貳呂湘泉公實矢心協謀以共武事丁巳春兵抵賊巢賊披靡無敢拒我師蓋俘獲斬首凡三十有奇厥功懋焉邑之士民繼自今始有寧宇乃侈其聲歌為頌哀之盈帙且建祠懷惠肖十山公之象禮焉配以龍阜湘泉榮功也邑令尹張君三吳白郡守盧公連城刻石為記舉人蔡子希尹走數百里來請予文弁詩歌之首將鉞梓焉余惟聖天子撫有萬邦仁育義正雖我海濱亦罔不率俾而蠢諸蠻獠敢或

鳴張姦宄奪攘矯虔以于法典一時率作興事之臣乃能戮力同心請命討賊凡厥士民孚于肝膈播之話言可謂知本然茲役也固廟堂之成算聖天子之威靈而邑之士民若罔聞知蓋忘之也予所謂康衢擊壤而歌者非與談公之去也遠近胥感焉其西歸而懷袞衣者與茲之頌也其破斧缺戕而皇四國者與或頌曰言繁興何居予曰民之情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是故盛世之民樂其詞昌以達衰世之民偷其詞淫以諛亂世之民憂其詞危而激怨而怒故君子以觀民風焉孔子刪詩明王教雖孺子婦人之歌不廢並載列國意可推也

**陸鏊重修忠孝祠錄序**

人生大節惟忠與孝自王

始不相為用世途難之不幾以矛攻盾乎乃若父死忠子死孝則晉卞壺父子其人焉此其孤貞義激慷慨引裁良由天地網緼詎惟英雄一腔熱血已也皇明聖祖龍飛混一海內惟是潮民弗靖罔

受戎索時我湖性常王公有文武材為劉文成知  
已遂薦於朝使參議嶺東往督兵餉年已七十矣  
毅然攜幼子漁隱公以行單舸往諭民乃解散歸  
至增城遇海寇曹真欲得公為帥始則設壇羅拜  
不聽則露白刃公諭以禍福旋厲聲叱罵遂罹害  
漁隱甫十六從旁請死賊謂殺孝子不祥縱之使  
裹父屍歸葬後臺使者上其事賜立廟死所錄用  
其子而漁隱則躬耕奉母終矣今增城忠孝祠蓋  
祀公父子云後公六世孫陽明先生總督兩粵暨  
今少司馬大中丞十世孫峩雲公復為是官先後  
葺公牆庖俎豆此豈天有私愛於公哉抑公父子  
忠孝二字有以貽之也且性常供奉母避兵五洩  
山遇道士勸之出遊可免禍公以母在不許夫惟  
有性常之不遺生母斯有漁隱之不背死父况天  
下殘忍莫如寇盜乃能縱漁隱不殺使昌厥嗣故  
五六傳而海口陽明九十傳而越來峩雲兩父子  
繼作文武兼資科第鵠起夫惟有漁隱之不死於  
孝子斯有海日陽明越來峩雲之得世為名臣然

則性常孰非孝子漁隱孰非忠臣乎更可異者性  
常公生平鑒識為劉文成其受薦也亦惟文成乃  
三百年來惟兩文成而陽明先生踵功駢爵諡亦  
如之公忠武昭著功在潮陽所缺陷者死於盜賊  
而陽明先生及峩雲公殲渠帥定武功又在惠潮  
諸郡間若為性常父子報九世之讎者遂得駿奔  
忠孝祠若詩若文且盈籤帙也以視卞忠貞墓表  
荒湮僅煩宣勅迨我明定鼎金陵而忠貞娶婦猶  
現芳蕙草莽始得無毀于聖明之樵牧也不既烈  
乎愚謂性常漁隱不減卞壺珍肝陽明峩雲二公  
賢於卞彬遠矣人故不可無賢  
子孫哉爰輯祠錄授之剗劂氏

### 羅倫送陳公甫南還序

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

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  
漠然無動其中者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願人之文  
繡周子曰見其人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  
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其斯之謂與夫天之生物

也人為貴其予人也心為大以仁居之以禮位之  
以義道之以知出之以信成之以配天地以明日  
月以行鬼神以流河海以奠山嶽以綏萬物以蕃  
草木育鳥獸大行為伊呂窮居為孔孟不其大與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  
惡也先生不欲富貴而樂貧賤獨何心哉見其大  
而已矣堯舜禹天下大聖也為天子天下大貴也  
有四海天下大富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苟  
子曰途之人可以為堯為舜為禹豈其為富貴哉  
為其大而巳矣走而為大者麟飛而為大者鳳介  
而為大者龜鱗而為大者龍人而為大者聖賢飛  
走麟介有為大者以人而不為焉亦禽獸之恥乎  
趙孟之所貴彼能大之亦能小之也自我而大者  
彼惡得而小哉大自人者小人大之一時大之君  
子不大也小人大之君子大之天下大之後世大  
之大有我也然後可以為大也先立乎其大者然  
後小者不能奪也然後可以為大也可大者獨先  
生哉先生南歸道金陵諸君各為四韻詩以別謂

余言余願謂諸君有  
立其大者予何言

### 黃錦譔闔邑鄉宦頌劉侯德政序

凡物留餘者多  
則其濬發也必

巨故百圍之幹可以性明堂而根清廟亦惟根宗  
焉是植家世者人之根宗也周重世祿孟稱世臣  
則知名碩之輩出必由于世類而清流不出於濁  
涇也明矣武進推劉為冠簪華胄膺仕蟬聯甲第  
鵲起與侯同登賢書者皆已駸駸日月之際侯笥  
有遺書牀留故笏家鎮清白之寶厥惟世矣語有  
之賢人大夫去則畏壘於祠鄉先正歿而俎豆於  
學侯之祖與父之為也侯以之乙亥春下車寧邑  
寧之明珠徙者復還寧人樂不可支其鄉紳陳一  
經等相率而徵言於余丹青治行焉余以為之治  
行管城何能罄述大約淡素性成晶籠比潔數行  
南山之判粲五花而塵萬象何物贖緩得貂續牘  
末也老隸宿胥玩桂後進賢於掌股侯以次彈治  
各懲噎廢衿也兩造多囂訟而鮮輸情侯悉而前

如屬垣而得情狀各厭伏罷去不復問酒家傭也  
租庸之督日鞭朴而益逋負侯寓撫字於催科而  
擔載如歸也惡少樗蒲得計侯偵其無商販作務  
而鮮衣遊食者悉藉記之犯則重加懲創無怙終  
也地產毒草間在亡賴或因睚眦或訟鬻業稍不  
得志且茹毒而甘心焉且告殺斃株連無算立約  
悉坐其家無輕生也權量任意低昂祇長凌囂牛  
犬恣情屠宰適階舍藏侯諭禁而風行草偃無梗  
化也客歲較士於邑物色殆無留良而憐才一念  
尤出緇衣至性凡於隸博士籍者皆蒸蒸丕變非  
復吳下蒙也彭周虞芮之訟非崔苻之聚冬烘巡  
司幾致軍興紛然侯每期知枉每期申文止之奚  
啻竹橋渡蠚之數也侯之潔操若是而濬發於世  
臣世祿之家以之司百里而業禔萬靈之福以之  
彌五位必屹八柱之擎特舉而措之耳而又何况  
乎紹弓冶者重賢疊肖亦清白傳家之德世食其  
報也敬因諸鄉紳之請  
而揚挖侯之萬一如此

### 饒相天印山集序

天印山者埔邑之賓山也邑山

環其東漳溪遶其西汀杭之水經其北是山當三  
水交會之處而迄然獨立端如浮印秀如拱壁儼  
然與邑治相對蓋雖賓山而實鎮山云山之南麓  
環以居民樵採如蝟牛羊上牧故爾濯濯邑之建  
逮今三十餘年矣境內名勝無可以來遷客騷人  
之跡茲山復荒陋如故誰與走筆磨崖斯亦浦陽  
一缺陷事也嘉靖乙卯春吳侯來宰是邑將及期  
而政通人和百廢俱舉簿書餘暇登眺諸山周覽  
四顧乃慨然曰茲山為一邑之鎮民社攸關而榛  
莽為荒非所以增形勝而壯邑治也爰出令以禁  
畜牧復徇父母之請建亭於山北扁曰毓春別樹  
一小亭於山之西南標曰六甲行庖費儉而成速  
亭既畢工侯邀與郡博吳少竹學諭陳由江司訓  
鄒春山三先生落成之相與憇其谷陟其巔輪奐  
井井卉木衍蕃磴道紆迴江流澄碧南盼而烟廬  
相接絃歌聲沸北顧而桅檣如簇漁唱遙聞西疇

春及之時徧野桑麻在目長至占赤白氣以書雲亦望氛祲察災祥之一地也遂各賦詩歌以紀其事既而士人賡唱和答積而成帙名章高藻遂以寵靈茲山昔蘇長公築室雪堂黃岡遂增勝槩朱元晦卜居五曲武彝益擅奇蹤茲山得賢侯為之創建題品遂等於雪堂五曲之勝是不可以弗識也余不佞庸述其事以弁簡編

陳獻章送李卿還嘉魚序

弘治元年戊申夏四月湖廣嘉魚李承箕世卿

裹糧南望大庾嶺沿道歌吟入南海訪予於白沙一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之子承恩於北京卿從弟也示余以世卿之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筆端滾滾不竭動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為勢利所拘者予時未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於人既不忘於心亦時於詩焉發之意世卿少年凌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志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忘天下世

卿未必能與我合孰知世卿有意於求耶自至白沙至今凡七月越月中間受長官聘修於大雲山下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與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有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俟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有愛於言也時時呼酒與世卿投壺共飲必期醉醉則賦詩或世卿唱予和之或予唱而世卿和之積凡百餘篇其言皆出于性情之真非有意于世俗之贊毀至是世卿以太夫人在堂辭去欲習不可為古詩十三首以別之諸友相繼有言以世卿歸以所聞于予者質諸伯氏茂卿登大崖山吟弄亦望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世卿之或出或處顯晦用舍則繫于所遇非予所能知也予老且病行將採藥于羅浮四百三十二峯以畢吾願世卿復能索我于飛雲之上否耶序以送之

道學傳序

自炎漢迄今文字記錄著述之繁積數

也許文止語人日也須焚書一遭此暴秦之迹正不諱言之果何謂哉廣東左方伯陳公取元修宋史列傳中道學一編縷板與同志者共之宋史之行于天下有全書矣公復於此留意焉噫我知之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知丘之好學也後世由聖門以學者眾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日亂而知不明宜若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夫子沒微言絕更千五百年濂洛諸儒繼起得不傳之學于遺經更相講習而傳之載于此者備矣雖與天壤其做可也抑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不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

其論著之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之吾心察于動靜無有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同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野人所欲獻于公與四方同志者之芹曝也承公命為序故及之公名選字士賢浙之臨海人先公勿齋先生宰新城遺愛在民公稱其家學云

黎貞送黃古筠回京序

永樂紀元之明年萬方嚮風輿情悅懌皇

海之廣田野未闢民乃艱食乃集廷臣播告之曰朕有天下誕作民主惟上下勤恤用罔於顛越民一夫不獲其所憫於朕心爾羣臣擇使之良者偕有可巡行草萊未闢者闢之俾吾民悉歸南畝無遊惰者則惟爾嘉羣臣咸稽首頓首颺言曰敢不奉揚休命於是妙擇才幹明敏練達治道者使四方若古筠黃公亦其一焉公出莅嶺海夙夜寅畏采吾邑菜等言躬履丘壠豁出荒田若干邑耆老

暨稚孺咸舉手加額而相告曰聖天子明見萬里外而使臣宣布仁澤德至渥也暨公回朝成卒擁馬首擊節而歌曰山不瘁兮海無波如虎如貔今將若何賣刀買犢今罷凱歌樂趨南畝今投干戈使君之德今千古不磨歌已民復歌曰分之常兮朝作夕息無立錐今周施厥力與我土兮草萊是關粒我饑兮莫匪爾極樂此生兮順帝之則嗟夫觀里巷歌謠則知政教得失今公能敷達聖明盛心使遐陬之人擊壤鼓腹感嘆興起形於歌謠若然信其無愧於皇華矣余日盛事遂紀其實以為焉序

### 贈戴履常考績序

管子理魚鹽齊國富強吳王煮

吳為揚州地廣揚之南域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上上錯田最下而賦不薄者人工脩也尉陀劉隱資之以霸國是則廣亦富強地非獨齊與吳也然利而以義則害不作利而非義則害必生

若此者何天理人欲間不容髮以義而利乃王政之先舍義言利如桑羊孔僅之徒取民盡錙銖其為害亦大矣古之俗吏稱之不誣也惟劉晏陳恕天性明敏負經濟之才故能足國裕民馳譽後世又豈俗吏之所能為哉廬陵履常世以儒為業義利之判謹之非一日矣暨來蒞政於雒峒已二歷天官考最履常蓋能正身率下會計有方勸懲有道是故國課賴以聚民用賴以足非苛虐取民以致之也余古岡去雒峒僅百里與履常會再四士多器其材民多頌其德余竊自喜曰古今理財者鮮有得令譽而斯人任一命官居爾地聲名藉藉若此使總天下財必能足國裕民如劉晏陳恕可知矣余又聞事有得失民有利病國家計言之士皆可言新會虛徵糧千有奇深山窮谷有罟網之課此皆弊政之大者履常思與其民解倒懸嘗欲言之今聖明嗣大寶愛民之仁厚民之生屢形詔勅履常入覲正其時也宜悉敷陳皇上聽之信之舉而行之是子以大義利國家不以小利傷大體

異日所就其可量乎無俾新  
會民稱曰俗吏余日望之

### 丘濬出谷迎賓圖序

澄邑之西北有谷焉山幽而地腴泉甘而木茂蕭然有塵

外氣象隱君子吳均偉器居其間吳均好賓客賓客亦樂訪之故有攜琴相訪有載酒相訪者遠至數十里多至數十人殆無虛日吳均每出谷迎之略無難色客有慕之者繪為圖一日瓊城殷彥中持以示余且曰此出谷迎賓圖為泉鑿吳均偉器設也斯人昔嘗遊黌宮今退而隱居於是谷之中其道亦近似於子敢祈一言以敘之辭不獲乃謂之曰古之隱於谷者吾得二人焉鄭子真隱谷口見稱於楊子李愿歸盤谷獲敘於昌黎然不知是二人者當是時果有賓客訪之否也設或有之不知曾出而迎之否也有與無迎與否不可知也所恨者予非韓楊之流不能發揮之俾與二子並傳於世耳雖然聖朝文治方興深山窮谷豈無子雲昌黎出焉吳均誠能遇是人而迎之又何患不得

與二三並流芳於天下後世哉予雖未獲荆湘然觀其圖思其人亦欲一拜梧竹之表不知吳均亦能迎吾否也姑書此以為後會之張本

### 張文獻集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八之人物豈但

超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三代以至於唐人才之生盛於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誥內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元宗公薨後四十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蓋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度先知見重於元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播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

公聲名赫奕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屬文張說謂其為後世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比興兼著述予生公六百餘年之後慕公之為人童穉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偽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邇來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年歲已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羣書中手自抄錄僅成帖聞先妣太宜人喪因攜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君暉梓郡偶語及之太守毘陵蘇君韓同知莆田方君河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留刻郡齊嗟乎公之松葉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由而見苟非為卿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

### 區大倫撰劉氏家藏集序

陽江端郡巨麗邑也其士大夫庶幾彬彬君子

之風聲烈文藻烜赫表著則以劉氏重哉劉氏之興永錫始基永錫之子伯度經學名家蟬聯科第文行政蹟盛美輝映聲光爛焉厥有孫曾劉公濟劉孟循並發藻芹宮澌芳蕤苑心懷五嶽業綜四始文采蔚焉諸生劉約者於孟循父公濟其祖雅從予遊思振父祖之業問以其家藏詩草謁予序之予以為詩者性情之所流露也性情不調詩則何稱是故其情平者其詩恬澹而多正其情達者其詩溜亮而多鬯其情深者其詩境勝而多遠其情超者其詩韻勝而多致昔之作者蓋未有離性情而稱詩者也詩至於唐綦盛矣其間傑然名家莫不出其中之所自有而情見乎詞故足術也後世操觚之士不本其性情而貌唐人以為榮名吾未見其詩之唐也是故曲江之風度競躁者貌其冲澹高岑之秀特闊沕者貌其爽塏王孟之靜雅猥雜者貌其清虛杜陵之憂國浮誕者貌其中憤夫心聲不同如顏面各異故燕許不襲調於王盧而錢劉不擬聲於沈宋大抵情觸為聲聲韻為詩

心聲所發莫之能強若摹其像貌遺其神俊性情  
之道無乃刺謬乎予讀劉山人公濟與厥嗣孟循  
諸詩知其箕裘風雅述作菁華烟雲並寄其遐心  
山泉共發其孤賞感俯仰之陳迹與慷慨於咏言  
情緣心生則逸思旁流聲從境觸則立言映發殆  
若山中瀑水清響冷冷又如林表松風寒聲禔禔  
其時則少司馬沈純甫流寓茲土山人相與締好  
交歡嘯歌互答原本極命並稱嘉詠而海陵鼉江  
之勝浮天浴日之觀莫不驅之毫穎羅之篇什斯  
亦達人之高蹤逸士之奇韻也而或以爲山人興  
致則饒簡快則寡何居乎要以稱詩貴精不精奚  
取不見孟襄陽五言一唱遂表洞庭後來作者雖  
多難稱嗣響山人篇什簡約其類是乎山人父祖  
並以勲業表著當世山人類世之高隱孟循事父  
以孝聞不獨能詩其爲父子風流亦  
且爲政於雲壑之間不愧祖風矣

### 區大相後使集序

也自有予始也故事使臣銜命得

便道過家畢使卽行其得乘傳遊也遊而紆迴  
覽也自有予始也故事使車所至地主爲飭庖傳嚴  
僕御行李往來供其缺乏而已其以境內名勝聞  
也且導之遊也自有予始也故事封使乘傳而出及  
瓜而還無踰期者其以病請也請而得報可徐行  
也自有予始也非夫君相恩遇克有此乎辛丑歲予  
再遣得周藩是時畿輔大饑道上所見林木皮幾  
盡問之皆饑民所采於是傳舍具餐予爲停飭不  
能食漳而南彌傷心目鄴之故都殷之遺墟與夫  
羨里之臺銅盤之銘皆在焉旣而玩淇竹則嘆衛  
武之睿聖也入蘇門則思嘯徒之遺世也畢事周  
邱出訪梁園則慨然于孝王賓遊文武之盛也與  
汴宋之興亡也而巡撫曾公則謂予曰從此南行  
過鄭州路可達嵩山若稍紆而西上龍門窺砥柱  
循洛東行亦可達嵩山同行者喜鄭州路便已聞  
洛中路不甚紆尋悔之而時於二室登望焉左眺  
右矚是陰陽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而周公之  
所經營也是舜禹伯翳之所避位也是申甫之所

生而巢許之所遯世也南趨宛鄧則具茨崆峒襄城首山是軒皇之所問道而成鼎也南陽白水是漢光之所興而孔明之所躬耕而吟梁甫也方城峩峩是屈完之所張楚也又南涉滄浪登元嶽浮襄漢以盡於荆郢是孺子之所歌也漢女之所游而被化也召穆公之所疆理而樊侯之所封也是晉室諸賢之所登臨與嘆而思託不朽也西望巴巫東引雲夢沃壤千里是又英雄之所必爭也又南尋岳陽臨洞庭汎瀟湘上祝融望九疑窺虞舜所葬處低徊久之下涅川以歸是為歲之陽月其明年春聞皇太子册立冠婚乃作三禮詩二月赴京行至滇江病不能前具疏繳節請寬限得旨沿途調理稍間略涉嶺外諸勝癸卯冬辭家甲辰夏六月返於京往來所歷輒紀以片言而附以還家所作其得詩歌雜體近四百篇嗟乎已之荒於遊而溺於職也或者其追數吾過乎於是客有譏予不陳時政而放情遊詠者乃謾應之曰古者史官陳詩采風以觀國俗里歌巷謠猥雜並載因其美

刺以定典讓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舊說詩亡者雅亡也若風在民間未嘗亡也予則以為詩亡即風亡王者不采風諸侯不貢俗則賞罰不行故亡春秋繼詩而賞罰者也故曰仲尼述史三而詩並列焉夫關雎本王風之所以興也黍離本王風之所哀也是風人之義也今陳詩之官久缺即所陳說又無補於時政乃其事終不可廢勸百而諷一猶然為之耳嘗以一帙寄示友人汪公幹公幹曰從古作者羈遊登詠人不數篇未有若此感者復與用環家兄銓次焉好事復竊而刻之予又不能止并述所以作之意如此

### 端郡守陳鄰崧奏績序

昔漢制六條察吏蓋於二千石為兢兢當其時天子

勵精求治愀然下詔乃曰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一外臣耳縣官至欲與之共民而艷慕其效致於政平訟理使民無愁嘆漢氏蓋重守哉今夫郡所統轄大者數百里小者亦數十里

封壤相望也地有剛柔燥濕肥確民俗有澆淳賦役有重輕訟有繁簡治之者有能否政有緩急張弛寬猛夫使一郡之內而國異政家異俗亦安傳政平訟理而稱之於是郡守之勢窮而縣官所與共民之意亦窮是故其道莫若訓吏訓吏莫若以身先之漢以來二千石得自署叅佐選用良吏今制雖不得自署然能正已率屬躬先教化使能者有所勸而不能有所勉斯所貴共民者耳肇慶於嶺西為劇郡所領州縣十餘城皆負出四險疆域遼闊民俗龐雜而十餘城者又各為政也治泯泯勢勢民是以不匡故守吾土者不難于平其政而難于使十餘城之政盡得其平不難于理其訟而難于使十餘城之訟之盡得其理不然我有人民而長臨之吾能庇之以封植焉豈不亦稱理效其如此十餘城者待命何也郡守陳公之為肇慶也不自為政也又不令十餘城各為政也乃與十餘城共為政也其與十餘城共為政也為堂之上而已公之視十餘城也無以異于堂上也其為之堂

上也無以異于為之十餘城也其以我膺一郡之寄欣戚利病我其尸之夫既環千里之封而置我守聯十餘城之長而嚴事我豈其謬為尊且重者此公加惠意也蓋政期于盡得其平而訟期于盡得其理矣是故明察以莅之給辨以宣之煦嘔以撫之矜哀以遂之平法致憲撥度衡令使百爾小大畫一而守以法相維以事相勸以功相序以能相先安其教宜其俗公所以幸敝土以賜之又康者也始公拜命來皇皇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豈以其才為不足辨無亦謂是十餘城者要束未申條教且未布因仍積習惟故之便無乃于政實有缺歟故治在去泰去甚徵輸止足賦額毋溢羨里役止旬攝毋重困以供億胥吏止承行毋令舞文府臺無得至縣縣臺無得至鄉幕尉止捕緝無竊權虐下關市止軍需及譏察毋橫濫稽留病商旅至如廣儲蓄浚城隍敬老字幼興學造士凡公所為無非為十餘城之民計百姓之安凡百在位用不仰承休德捐既往圖來效以期不負公之教百姓

亦罔不被德蒙休謳吟思慕以安于公之政蓋公之教徧于羣牧而公之政自堂皇達于四國矣于是公報三年最適臺使者以卓異開十餘城之長相與謀曰二三子逮事夫子有日矣庶幾稟御教令以幸無過今茲之役二三子及觀厥成可以無揚公之休乃因高要李宰高明楊宰來徵言夫為天朝訓吏導民使政平訟理公之休德也奉公之令而致之民二三長吏之良也不佞既稔公政又嘉二二三長吏能凜承公教相與以有成也其何辭于載筆

海瑞撰總督凌雲翼平羅旁徭寇序

國家統一六合雖在外聲教者無不欲其人我覆育生存之中粵東西設重臣便宜以控諸寇列聖相仍用此道也即如羅旁一隅之患耳跳梁門庭昔者亦不一創之以致復有今議開府計二百年地方凜凜不殊初日毋乃覆育之道講之有未至重臣奉行故事多闕略歟夫兵武國之大事有七德焉急在戰兵安民保大

定功不計區區獻捷之事也太倉凌洋山公得命開府代石汀公之後奮然曰羅旁之請今日亦後時矣門庭示弱而我又從而緩之也可乎遂申前議日咨訪夕籌畫諸凡調集兵餉練選才武相機肅令暨分哨道宗所往雖行軍故事則然昔之人有行之者而公益加詳慎矣詩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公其有之曩公兵備密雲予辱傾蓋一時倚馬談九邊事而公疊疊懸河曲折顯微罔不條貫天下事北難南易公不難其事於邊雲朔雪之際矣今日之役十萬眾若運之掌斧鉞所加勢如破竹矣夫豈偶然之故哉吉甫之薄伐方叔之來威人人舉此比方為頌而公且認認若思若畫有歉然無滿於是之意非公無滿於是也公之初意別有所為而不在是也藉一時之雷霆收百世之雲雨奏捷之令將行而縣所之請遽上公之為心為計其於是矣方且自計便宜有命徹土度方阨險隘安置降人歷歷善後皆有成畫非苟言之實允蹈之王陽明既克八寨欲改賓之南丹衛鎮其中

事竣而請當事者認爲緩情因成寢閣今日有此舉有此後悔耶陽明平八寨而八寨存公平羅旁而縣所設陽明之於公何如哉夫粵東西事有缺一指畫棄前功者上首功則已之謂也有因一指畫收千萬世績者得其地疆理其地之謂也故予於是役不以震驚徐方周程伯爲公許特以徹我疆土召虎爲公德若使當公之任者惟公之爲至今日寧復有猺獞之梗寧復有年復年兵行之毒已乎公之功著在一時公之德垂及後日惟公不以久近便不便二其心是以能爲國家計長遠圖其大周書曰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公之謂矣瓊府太守唐可封同知楊繼文府判黃與儔節推劉學易荷公威澤鼓舞不能自已願予一言予亦澤及中人也念惟得有大焉大有自來因綴之以爲賀且用爲後公者告其兵行顛末當有紀其盛者矣不詳及云

### 史繼階撰肇慶陸太守奏績轉分守嶺西憲副序

余曩者奉使過端眺星巖石室之勝崎嶇礧礧幽而爲龍宮霞洞偉而爲石卿墨侯心甚異之蓋山靈之所呵護造物之所珍祕以至于是計必有環碩之彥與萬熊之奇相爲輝映乃足重也昔陸公紀以鬱石流芳而包希仁以端硯垂譽並芬人齒頰二公之遺跡又何殊乎廉石陸公以公紀之胃舍香之俊出而握麟符于端也滿三載績上功于王爵者茲且由保釐躋槐棘矣于時郡城袁君別駕王君司李阮君高要張令命豚犬延旭馳役授簡于余以紀其烈豚犬沐公愛甚摯余因以諗公賢甚悉重以諸君之請曷敢以丘壑辭乎夫古端自何敞崔嘏唐夫希仁而後嗣音多歇俗尚日囂叱朱轡而爲諸邑綱紀者靡不躊躇四顧公一麾滇水則花錦之跡未湮載石之風非遙弗謂逃土荒微薄于中州也繫介石之操不渝而越石瑩于晉安文石之吞入夢而片石擅于韓陵以故髦矜于式治以內無非祥金胥惕于度羣之中去其害焉有所灑若雨露而非豪右有所凜若霜雪而非

單熒權程燭於觀火則市魁不能爲之蠹儲待時  
於如坻則魃祲不能爲之災片言剖盈庭之紛臥  
治就亂繩之理豈崇之陰有立肺苻之聚有探丸  
乎想其潛劑於筋絡節轉之調而徹藩籬推肝膽  
爲豚魚孚時而成風運之則舞合桑林時而善刀  
藏之則若含光之入無垠素絲之致諧於冰絃丹  
鶴之間高於神爵其漢之敞耶唐之殿耶宋之唐  
夫耶試觀碣石霧收而蒼梧雲斂卽月臨之仙人  
鏡洞於燃犀流洲之昆吾鐔發於新礪望之者莫  
不袍笏以拜詎惟裏錦之榮施陸氏世不乏鬱林  
矣獨包氏之硯矜稱於端州哉希仁自端遷殿中  
丞進樞密以公之磊犖明潤雖先正名傑不少遜  
何所施而不可異日者天子而東南其顧思得良  
守若龔渤海者以制粵行將以文武之憲畀中丞  
之纛可跋  
踵而埃矣

### 李士淳譔潮州謝巡道平寇錄序

天道之變遠之  
而五六百年近

之而六七十者有陰陽之害氣遘于其間故氣  
稜之象形爲妖孽水旱變而爲盜賊兵戈蓋亦氣  
運使然豈盡人事之咎哉而戾氣激則神氣愈張  
宇宙之精英光怪亦遂乘此時而變現必有偉人  
生焉出其深心大力往而與天運人事爭衰旺生  
剋之權究之正氣長戾氣消人定勝天非常之績  
著焉遠不具論卽如國朝諸先正若馬端肅項襄  
毅王文成三先生皆值疆場多事之日建爻彘底  
定之勳至今彪炳天壤爲史冊光蓋風以激而鳴  
雷以激而震豪傑起而靖大難豎大功雖其胷中  
饒有甲兵亦時至事逼若風雲飄忽雷電閃爍相  
推盪不得已而後起時激之也初流寇之變發難  
于平遠嫁禍于程鄉播毒于豫章之會昌安遠流  
禍于八閩之上杭武平數世瘡痍三省騷動當事  
者議剿議撫迄無成局賴憲臺謝公移鎮興師爲  
民請命三月捷奏萬全其間決策運籌操縱有度  
發縱指示開闔如神作用之妙要未易以筆舌傳  
至于單騎搗穴矢石躬嘗執訊宥從禾莠手別掃

諸巢于俄頃擒五兇于笑談目前之計算無遺事  
後之經營有法其苦心妙用則已備載二冊中矣  
乃予所最服膺于公者方流寇臨境勢熾燎原人  
人相顧色恐公以輕裘抵程鎮定不擾卽焦勞不  
寐而暇豫自若迨兵將用命而賊黨漸孤今日獻  
俘明日報捷人人爭賀戰勝公益勞謙自處口弗  
言功區畫未然事不厭細時對予言泫然下淚若  
不勝其愴怛者人知公爲經綸猛手而不知其具  
菩薩慈腸也古稱謝安石之雅韻范希文之先憂  
若公則可謂兼之矣公移鎮來程予適以假旋抵  
里同舟遇風安危與共周旋左右晷刻不離三月  
間所爲悉心拮据不輟風夜他人得之于風聞者  
予獨得之面命口商予自信知公最深惟公亦若  
以予爲知己者故爲撮其大要略述數語弁于簡  
端若夫文武之勳勤將卒之功級善後之調陳區  
畫士民之謳吟思慕他日自有太史氏執簡以從  
予又何多贅焉

### 重建松江書院序

全潮之山水發源於程鄉猶

程鄉之山水鍾秀于松口猶秣陵之有金焦豫章  
之有匡廬也雖然山水之勝槩也得王子安滕王  
閣記而名遂著洞庭荆楚之勝槩也得范希文岳  
陽樓記而其盛愈彰赤壁黃州之勝槩也得蘇長  
公前後赤壁賦而山高月小之句至今膾炙人口  
水光山色遂與其文並垂千古蓋天地之有名山  
大川猶人家之有奇珍異玩祖宗寶而藏之不輕  
以予醉飽膏粱之子弟必謹擇其端慤無他真誠  
可任者簡而昇之而後可以垂之久遠饗宗廟而  
保子孫吾潮負山抱海形勝甲于天下稱爲東南  
輿區但以僻阻南荒自唐以前聲教罕通文物未  
著山川靈異之氣半湮于荆榛瘴霧山嵐海市之  
中自韓昌黎出守吾潮命天水進士趙德爲之師  
而士始知學人爭向化文明日闢風氣漸開山川  
之色亦遂爛然一新又越數百年而元城劉公謫  
官梅州建書院于梅城之東南隅日聚多士講學

其中士習民風翕然丕變吾梅之山川人物遂與  
全潮並峙然開闢全潮之山川者昌黎韓公開闢  
梅之山川而紹昌黎公之芳者元城劉公也邇年  
以來滄桑改變陵谷遷移梅城書院歲久廢圯荒  
垣頽壁鳥鼠攸棲履其地者愴然有今昔廢興之  
感先朝崇禎己卯業已重建書院于松口丙戌復  
遭寇亂焚燬化為灰燼夫元城先生流寓于梅猶  
能開闢風氣于千百年之前余生長茲土不能接  
續餘輝于千百載之後心誠恥之幸今仰仗熙朝  
維新之化公卿調燮之方賢公祖父勞來安集  
之功喪亂漸平昇平有象瘡痍者起呻吟者息庶  
而議富富而議教求懿德肆時夏茲其時矣宣天  
子之德化懸象魏于明堂除舊更新與民更始者  
此在朝公卿大夫之事也宣公卿之德化傳木鐸  
于道路振聾起聵明道覺人者此居鄉士大夫之  
事也余浮沉仕籍者二十餘年鹿鹿魚魚毫無建  
明棲遲衡門者幾幾十餘年尋山覓水浪度歲月  
進之既無補于朝廷退之復有愧于鄉黨豈不虛

造化生我之意貽蓋于昌黎元城兩先生乎遂於  
今年壬辰之冬鬻薄產數百畝得價五百金買地  
于梅州之松口就舊基而擴大之廣袤數百丈誅  
茅鋤土伐木研石鳩匠興工重新鼎建與父老子  
弟約旁構書房一百二十間中建正堂三間後起  
書樓一座朔望則集耆老士民習射講法申明鄉  
約獎善懲惡宣化里閭做昔人者英會兼寓鄉校  
之意春秋則聚俊秀生童課文講藝說詩敦禮仁  
讓相先少長有序做昔人家塾里庠三物賓興之  
制旁置社倉二所積穀其中年登賤價取斂歲歉  
半糴散賑做昔人常平社倉之法衆論僉同次第  
建置已有成緒然而工大費繁心長力短余巖棲  
穴處之身入山采芝釣水食鮮十畝賦閒八口告  
饑積書滿牀囊橐蕭然愚公雖有移山之心精衛  
苦無填海之具非仗當事宰官之靈斷不能造浮  
屠而登頂非藉先生長者之力斷不能聚衆腋而  
成裘伏祈顯官貴人居士先達大發繼往開來之  
心期立天地生民之命倡義捐金撮士成山紹休

美于元賢垂教澤于後進共襄盛美永垂天壤使  
千百年後聞風而起曰唐昌黎先生倡之于前宋  
元城先生繼之于後諸先生復興之于今將來書  
院之蹟地老天荒與韓公劉公媲美百世而諸先  
生山高水長與程水程山流芳  
千秋矣不朽盛事其在茲乎

### 魏浣初一麾草序

世廟中七子之變為詩格者其  
壇坵皆在白雲司而其後如子

鱗元美明卿子與稱良二千石者過半蓋當時元  
氣渾龐法網寬大士大夫皆有衰衣緩帶雍雍郁  
郁之風故雖削爰書持手板猶能以其餘暇從事  
聲歌以廣太平之盛未嘗覺州郡之勞人也隆萬  
以還詩猶在石渠天祿舍香蘭省之間邇年來外  
患有寇內訌有瑞積玩之後綜核名實士大夫方  
救過不贍卽潛郎散吏且廢嘯咏而職思居一麾  
出守塵牘紛披左右手畫猶或疲於應接而何遑  
對筆牀牘案稍恣挑達且有風流罪過之嫌避言  
風雅者蓋亦多矣味道習鉛槧日卽性嗜吟弄

禡起家適委蛇於七子之舊署慨然若歷下瑯琊  
不見我為恨者海改清曹又適水部居然東閣之  
有何郎也觸事成韻豐韻成帙上紀恩遇下述祖  
德以及送行勞居登高望遠之作無不流麗綿宛  
間靜淵止此猶日鳴珂帝里承宮草之霏霏乘輅  
周道感隰萃之皇皇宜有以鼓吹休明流連光景  
端州之行越在荒服進則有君門日遠之慕退則  
有子舍雲白之思銅章束身竹馬遮路鞅掌方自  
今以始豈復緩轡行吟拄笏對西山之時哉而歷  
覽之餘心神怡曠山郵水程花情鳥性都供句裏  
宛在畫中忠孝大節尤一篇三致意焉甫踰嶺表  
而奚囊遂已富有若斯矣更俟三月大治四境攸  
寧黃堂多暇凡獨獠之謠語點鐵成金並可備采  
風貢俗之遺而况星巖錦石神工鬼斧之勝點綴  
有待其落唾珠幾之樂走筆風雨之疾正使十從  
事騰寫劄不勝給巨文之手又可勝裂崖破壁而  
鐫乎昌黎子瞻其題咏徧嶺以東海以南至今韓  
山坡亭草小借之為寵而李公垂與元白齊名所

著有追昔遊長句固端州司馬時作也彼皆遷客  
有同寓公非詩無以寄其蠻煙瘴雨淪落之懷味  
道之刺郡乃天子騰顧炎方欲得黃穎川龔渤海  
其人者而以特簡千秋而後誦其詩者不當謂遭  
時更過于昔賢耶味道神靜骨清望之磊珂瘦生  
蓋生而與煙霞之氣相迎合而其尊人安石公雖  
拜朝袞不以金紫易我荷芰卽其送行之什云曾  
聞吳隱之揮沉香片復有我忠宣拜餉茶一串有  
味乎清貞羶鄉那足戀業有水曹詩何必端溪研  
噫父子間以詩自娛以詩相勗如此天倫樂事真  
可被之管絃繼響白華華黍  
平原家學淵源厥有自矣

### 翁鴻業星巖草序

蓋論詩至今日亦幾於啼笑俱  
礙矣士人方沓拖青衫鉛槧外

間游神五字輒動色相戒思為齊瑟一行作吏功  
令束之斂容止若新婦少涉騷雅多或以風流受  
過焉然則作詩者毋乃有憂患之心乎以語內聒  
澄如寸絲不罍者當不爾爾今也九百如沸也事

蛸叢有人焉吐筆伸紙金玉之聲與案牘相錯此  
之智懷蓋仙仙乎難其人哉迺讀星巖草其人斯  
在巖於端為最勝守端者為廉石翁翁羸秀而文  
處喧善寂人與地呢影於一時而詩若文遂不泐  
於千古雲霞瑩其心曾巒岫發其氣骨泉流滌其  
衷本魚鳥償其性真見至彩章蘊盈珠送固已軒  
冕松風寶玉煙露真是虛靜恬愉不留一物者鴻  
披讀之餘攸然冷然塵襟灑然第見穎末河懸亦  
復包漢思同泉湧派胤忠宣而書廚淵博比跡度  
支其為治也淪源以理不為庸人之擾遵文貞也  
越布單衣南方之佳人守穎定當致五色羽以繡  
藻盛明而依依子舍白雲忠焉且孝鬱林之橘司  
寇之魚方之則三掩前徽兼世美洵不虛也鴻於  
翁世有譜誼已酉先儀部與同賢書乙丑春鴻復  
上挹父行卽知翁毋若鴻悉翁屬序於鴻而鴻之  
序翁者略不多及則魏瓠菴張平符兩公皆前身  
金粟所為序具在詳而瞻豔而不誣與星巖草交  
相永也采臬賡而綴龍袞則此數語者不既贅乎

韓日讚賀萬邑侯兩臺交旌序

循良之重于千古也與相業等何也

宰天下者二氣之愆伏資變理之功宰一邑者化  
瑟之調停無膠柱之累要以膏不屯而艱克濟則  
國計民生咸賴焉安見御屏之書不與金甌之覆  
共芬千古哉寧邑之病久矣俗之逝波莫砥矣萬  
侯下車來其心冰壺也其手霹靂也其仁則騶虞  
之不踐不殺其武則神羊之觸邪也其民安堵而  
俗改絃犬生甕而麥兩岐也非獨宰一邑使侯宰  
天下亦猶是也邇宵旰所辦而百里之外莫借箸  
係于邑之長吏儻效職幹辦而百里之外莫借箸  
焉於國計奚賴節蒿目國計而宦橐之營稍垂涎  
焉於民生亦覺循良之謂何侯軫念民生不啻抱  
病在躬二三強宗動多扞網豐薤拔而冷鑿吹矣  
遠年鬻業動為構端三尺肅而兩造希矣毒斃傾  
費株連無辜反坐嚴而性命各正矣諸所為民生  
計者未易更僕縷都御史許開府兩粵御史王繡  
斧兩部咸知侯非僅百里才也以古龔黃日之追

事竣報命所推轂郡國高等者若干人而優異侯  
特最許曰操履端嚴規振遠大王曰風度軒昂操  
修端潔品白瑩如犀照振刷凜若霜嚴均知侯之  
深者也夫皎皎者近刻而煦煦者近窳才譎者多  
穢而潔操者多拙侯豐軀玉立洞燭如電披拂如  
風振肅如霜而舞文之膽落噓則和颺而漸則甘  
澍溫則負暄而向隅之怨釋侯真循良高等哉夫  
一醜跳而四海沸侯百里司而三異成以制錦之  
功移為補袞今兼攝長樂循良兩地異日宰天下  
亦猶是也國計民生惟所揮霍可稱救時相矣豈  
特循良高等乎哉不佞不文而父  
老某等躬徵言故不辭操觚之役

何維柏譔順德梁氏譜序

順德桂林梁子永崑與

訪勝遊抵是邑道經桂林梁子敦請至祠執爵修  
會事少長錯如坐起翼如冠履瞻如余曰盛哉梁  
氏之文物也藉藉有餘榮矣叩其族之由來溯源  
伯益世居夏陽因出其家譜示余曰我梁自評事

丹崖公由晉江入雄州之南海後拆居桂林則方正文嶺公始也文嶺再傳而符璽卽諱伯揆者遂以科第顯爲宋名臣德業文行載在史志嗣是而支分派衍欲繼原譜而似續之敬藉先生一言以垂不朽余曰譜所以著同也同也者以血脉骨肉千人之外以氣求百世之下以親求其本源同也自非然者卽坐之一堂羣之終日且未可取必也梁子斯舉求其所著其同而已余何說之辭雖然世亦有同有不同者矣昔有謂余曰今人邂逅千里之客致餼餼分飲食同臥起豁豁披襟素杆肝腑爲傾蓋之遇至其族人昆弟之親則胡越豈少也又有以千金飾馬首族人衣懸鶉至不敢相指顧睥睨以示他人率然相稽雖利在銖鏹必爭何所同而異其同哉何子曰嘻其貌也譜不修之由也今梁氏譜非以貌也以氣也非以偏也以公也非以人也以親也其可謂克承先德矣傳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嗚呼梁子洵善繼述者矣永崑躍然避席曰惟先生言之吾輩益倦倦

恐不能盡著同耳余曰是千人之外百世之下氣求親求惟家譜之修爲先哉遂不敢辭息酒染墨

### 國朝馬元重修曹溪通志序

粵自禹功告成山川久奠而曹溪之名至智藥

始著佛入中國以後閱二十七世初祖東來更六傳而爲盧祖方應百七十年之讖再造寶林又千餘年慈大師力闡南宗爰修通志豈非荷道得人則地靈協應而盛衰興廢之故胥有天焉以主之哉攷紀載代起道場建制不一

熙朝御宇并包八荒

特簡平藩底定海國偉伐用

懋帶礪申盟少保公濟美光前壘篋唱和時駐霓旌皈依淨土古今未盡毅然鼎新制府少司馬金公風行政速百粵澄清大中丞劉公虛懷樂善吏戢民懷暨諸臺使眷懷方丈妙選總持途迎雪公專攝寺主予承乏斯土躬詣祖庭瞻禮之餘應接不暇留止宿始識雪公眉宇清癯蘊藉鶴立不羣

依依別去歸檢舊志將以折衷及展卷而斷簡殘編蕪穢特甚因屬雪公亟為校輯不兩月而成書見貽予受而卒業疑義頓析今其篇中首攬形勢崇始基也次列規模舉大綱也而源流人物次之弘正法慎傳心也而王世勅銘名流詞翰又次之廣調護尊表章也庶見名山重開而日不特領要足供臥遊矣蓋雪公為石齋黃先生里人又為木陳和尚高座木陳和尚應詔入對因事納忠多所啓沃觀其語錄可佐史材雪公時在記室天下事洞若觀火是書之成芟繁就簡節解支分類皆運以斧斤而神明其意真盧祖功臣也而愍公遺訓若養人材治恆產固根本諸大端一經拈出深省羣蒙尤願舉而力行俾從前締造之艱難從此維持之堅苦傳諸厥躬永永無間將人事既定亦能勝天何況坐具常浮香泉更湧此際因緣正同水乳耶予以凡材樂窺蘊義幸附不朽地主分榮獨是曹溪僅一隅之勝耳郡領六邑凡夫風俗貞邪戶口盈縮以及山水靈奇賢人隱見久歷博採

未得舊聞是在諸君子網羅故乘相與有成毋俾通志一書獨擅千古予固有厚望焉

### 舉人彭鈺撰平寇功蹟序

歲甲午寇陷廣以南自吳江之表達于海緊時

栗侯以副將從靖南王耿首建大功克清南服天子詔嘉之即晉侯總兵督三郡軍事東撫西剿日南交趾罔不東膺受版侯之功可謂雄偉非常矣既而侯以讚言解兵柄而雷寇鄭昌復作蓋雷之西濱大海與廉相絡繹大山叢菁綿亘數百里故雷盜王鑑窟穴其中最稱難制我師弓馬既非便入輒不能再宿是以賊狎為得計而莫之如何鄭昌既殺鑑有其眾益嘯聚石城吳川之奸宄不逞者為逆四出劫掠盡驅子女而犄之取贖火及近郊於是石城與遂溪被禍獨慘侯既被命督師日是宜以計取之度賊之所恃者山而我之所艱者餉法宜因糧為久住之計則我眾可以飽騰而檄諸舟師環其外戶庶可以痛斷根株因聲言師期而故稽不至賊退守柵寨久之益懈侯預得導者

言乃以一晝夜馳從海道中入其柵賊倉皇出不  
 意遂斬昌據其窟穴盡刈盜穀以餉軍賊之保聚  
 者無食乃皆出降凡安撫男婦千有奇而別識其  
 梟黠奸宄者悉斬諸市諸渠之湊集者盡殲焉是  
 役也誅不濫而奸不縱使歷年逋誅之寇蕩掃無  
 餘微獨二邑之民賴以蘇而諸屬皆悚息帖服耕  
 有其畝處有其廬骨肉復完婦子相保其誰非拜  
 侯之賜者乎冬十月為侯懸弧辰二邑紳士父老  
 爭謀所以祝侯者余聞之壽國以功壽身以德今  
 侯之功在國家德在生民壽有大於此者乎夫侯  
 以汗血百戰之功蹈鏖金之言幾不自微  
 聖天子浩蕩之恩不及此管敬仲有云願君無忘射  
 鉤臣無忘車中余今亦欲侯無忘向者之釁以益  
 懋其懼思而謙大其令譽則自壽壽國雲臺麟閣  
 之上必有為侯記之者余言不文何足  
 以揄揚侯之萬一哉侯名養志榆林人

碑記類

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

桂陽太守周府君者徐州下邳人也諱憬字君光體性敦

仁大資篤厚行興閭門名高州里舉孝廉拜尚書  
 侍郎遷汝南固始相遂拜桂陽守宣魯衛之政敷  
 二南之澤政以德綏化猶風騰撫集烝細振發有  
 方進則正直退則錯枉崇舉濟濟吉士充朝招賢  
 訓蒙開誘六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信感神祇靈  
 瑞符應嘉禾生於野奇草像造莆異根之樹超然  
 連理於此之時邦域維寧郡又與南海接比商旅  
 所臻自瀑亭至於曲江一由此水其水源也出於  
 王禽之山蓋隆崇峻極於天泉肇沸湧發射其  
 巔分流離散為十二川彌陵隔阻巒阜錯連隅陬  
 壅遏末由騁焉爾迺潰山鑛石經營滿眇激揚爭  
 怒浮沉潛伏蛇龍結屈澧陵鬱滉千渠萬澮落聚  
 浴澗下迄安聶六龍作難湍瀨溘溘法法潺湲難  
 詩稱百川沸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蓋莫若斯天  
 軌所經惡得已哉故其下流注也若奔車失轡在  
 牛無縻忽臚陸不相知其上也則羣輩相隨擅

挽提攜唱號慷慨沈深在前其或敗也非徒喪寶  
玩隕珍奇替珠貝流象犀也往古來今變其終矣  
於是府君乃思夏后之遺謀缺應龍之顯化行旅  
之悲窮哀舟人困厄感蜀守冰珍絕犁魁嘉天昧  
淵永用彝易乃命良史將帥壯夫挑移盤投之窮  
壑彝高填下鑿截回曲弼水之邪性順導其經脉  
斷碾磕之靈波弱陽侯之洶湧由是小溪乃平直  
大道克通利抱布貿絲交易而至升涉周旋功萬  
於前除昔 缺文 顛樹表於茲雖非龍門之鴻  
績亦人君之德宗故舟人嘆於舟潛行旅語於塗  
陸孔子曰禹不決江疏河吾其魚矣於是熹平三  
年歲在攝提仲冬之月曲紅長零陵東安區社字  
景賢遵承典憲宣揚德訓帥禮不越欽仰高山乃  
與邑子故吏龔臺郭蒼龔頌等命工鑿石建碑於  
瀧上勒銘公功傳之萬世垂示無窮其辭曰乾坤  
剖兮建兩儀剛柔分兮有險彝咨中嶽兮據崔嵬  
嘆衡林兮獨傾虧增後附兮甚隄陲絲莫涉兮不  
規仰王禽兮又崎危俯瀧淵兮怛以悲岸參天兮

無路蹊石縱橫兮流洄洄波隆隆兮聲若雷或抱  
貨兮以從利或追恩兮赴義汜自棹兮有不避沉  
躬軀兮有元池委性命兮於芒繩憊寒慄兮不違  
計泛隨流兮殆忘歸懿賢后兮發聖英閔不通兮  
治斯溪蹙巨石兮以堙填開切促兮導曲機推大  
瀧兮弱其勢遏泌汨兮蛟龍藏陸夫唱兮鱸人歌  
名冠世兮超踰倫今稱揚兮鏗流沙  
功斐斐兮鎮海裔君乎君壽不訾

### 六朝徐陵廣州刺史歐陽頎德政碑

弱水導其洪源  
軒臺表其增殖

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京盛矣司徒轉儒宗於九  
世廣陵邕邕族擅江右勃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  
嶽鎮龍蟠星懸鶉火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  
暉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  
為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蚤棄榮祿易簣之日幾  
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貲巨萬富擬荷頓  
裁變槐榆立賑宗戚南茨大麓北眺清湘得性於  
橘洲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橫

頻致嘉招確乎難拔既而帝啓黃樞神亡赤伏天  
地崩貫川豕沸騰羣悍毓豪更爲禍亂朝披羽檄  
夜照燿烽若鐵蔽於山原擬金駭於棲堞公疲兵  
屢出獨據胡牀劫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旣散駕  
俸將揮咸克凶梁以保衡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  
掩曜出入愈於嘗瞻殷憂切其撫心不治第宅深  
符去病志臬羣醜彌同越石自禹圭旣錫堯玉已  
傳物變謳謠風移笙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  
曹劉之間蘇子猶其狂哭况番禺連帥實謂宗支  
迷我天機自窺柔鼎以公威名本重逼統前軍乾  
數難爲剝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卽訓  
皇家深弘朝綱檻車才至輿輓以焚祝史被於彝  
吾壇塲延於井伯綱繆安樂造次訐謨爰珥豐貂  
允光金螭但八桂之士蠻徭不賓九疑之陽兵凶  
歲積以公昔在衡臯深留愛風仁恩可以懷猛獸  
威名可以懼啼兒乃受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  
我皇帝從唐侯以胤國屈啓筮而登家一恭寶祚  
開定江河三改璇衡苞蘿湘峽昔中宗屈申於處

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方通沙塞平平紹  
運裁平始熟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之初進公  
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  
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就其分地火耕水耨彌亘  
原野賊盜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  
垣旣築二戶無扇脂脯豪家鍾鼎爲樂陽怯灑汗  
振雨流風市有千金之租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  
羨等來朝絳闕備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  
琰庶樊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  
南之德於是跪開皇素爰登紫泥鑿此誠祈皆如  
所奏乃詔庸臣爲其銘曰赫赫宗陳桓桓鼎臣千  
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嵩高維嶽  
貺甫生申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悠悠銅界藐藐金  
鄰莫遠非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歌式  
踏舞仁哉至仁公其饗  
福於萬斯春徐陵撰

唐張說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

碑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賁乎海隅元澤  
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  
璟鎮茲裔壤式是南州督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  
旗鼓幅隕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  
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推  
誠審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喻奸臣之虎尾  
挫二張之銳則聲但震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  
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  
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  
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  
正色而羣下一瑟兮個兮赫兮喧兮固以不怒而  
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麩木  
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  
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塗墍畫遊則華風可  
觀家撒蒹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  
始祖國之舸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  
裔裔易其迥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

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為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  
者襄公代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  
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具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  
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袞  
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嘆之不足廣州司馬  
譚瓌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春  
秋之徒也豈將苟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大  
嘉譚子贊德之義遙感者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  
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于蕃于宣觀  
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  
今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  
木育兮魚鼈寧變蓬崖兮改籬牆魚鱗瓦兮鳥翼  
堂洞日華兮皎夜火光莫炖兮風莫颺事有近兮  
息無疆崑崙崑崙寶兮西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舟如  
島兮貨為臺而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扇夜開  
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  
何早爆牛牲兮茵繖卜神降福兮公壽考張說撰

張九齡開大庾嶺記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及外窮

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寧易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入苦峻極行逕資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業截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揚漸絕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材夫荷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矢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踰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代勞高深為之失險於是乎鑠耳貫胷之類殊琛絕費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抵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趨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樂

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况啓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之盛皆我國家仁澤寢遠絕根胥泊古所不載豈可默而無述也蓋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云

李邕石室記

高要郡北十五里有石室詭怪萬狀崆峒其中發揮靈蹤盤薄厚地替神

仙之窟宅為區粵之勝槩或有巨石皆似蹲獸之顧夢花仰空的礫瓊脂色如截肪矣傍引穴竅疑為洞門橫聳石牀方次仙座西湘峭壁下有涵泉張澄鏡色味輕瑤漿東西倚山之陽二十餘里西通武林東抵靈岬峽時開元十五年之春二月二十五日右遷陳州刺史

冊祭廣利王記

我皇乘時龍臨大寶三十載矣洪休鑠於元古元澤浸於有截恢復

五運更明三辰以為海者冲融浮天汗漫吐氣戴萬有朝百川屢效休徵之應未崇封建之典逮天寶十載三月庚子冊為廣利王明盛禮也分命義王府長史范陽張九章奉王簡金字之冊將璧環

幣帛之貺拖毳衣繡潔牲正解神理居歆作百福  
而上達帝道惟永視九瀛而咸又洋洋乎未始有  
也初張公作宰南海亟遷右職惠化未泯琴堂尚  
存人挹子奇之風時美相如之使議政之老惟見  
子孫佐書之史俱垂斑白民闕郊候鱗蕪歡迎詠  
舊德於江干觀慈君於鷓鴣或謂愷悌君子令問  
不忘者歟夫典冊光揚德貴周洽信美不著古人  
所慙敢舉其凡以記於石夫天寶十載暮春三月  
天王正土德之元辰海  
君受王冊之初吉也

### 韓愈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

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  
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  
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  
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玉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神為南海廣利王祝號  
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

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  
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  
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不  
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  
事又當祝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  
怖悸故嘗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  
明宮齋廬上兩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  
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與府不中儀式吏滋  
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  
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  
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  
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  
殫盡不為表禱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  
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  
名乃上所有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敬祭  
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  
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  
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

擢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  
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槩五鼓  
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  
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  
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蜿蜿蜒蜒來  
慕飲食闔廟旋鱸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曉藹  
饒鼓嘲轟高管噉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  
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  
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改廟宮而  
犬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  
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太和耆艾  
歌咏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衣食於官本可去  
者四方之使不以賚交以身爲帥燕享以時賞與  
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於屬州負逋之  
緡錢二十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  
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四而守長之俸  
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  
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

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  
失所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  
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  
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南海陰墟祝融之  
宅卽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令公明用  
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  
人致喜海嶺之限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  
樞公行勿違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 韓愈燕喜亭記

太原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

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得望異處焉斬茅而嘉樹  
刈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翳却立而視之出  
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  
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  
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旣成愈  
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  
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  
德瀑言容也其上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

谷言容澤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與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由榔踰嶺緩狃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飮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李渤司空侯安都廟記** 客有遊曲江者始入境則張公之祠以謂吾韶之美盡於此而已未知直韶之西北四十里有桂山之峻有侯公之偉予請言

其略山之肇迹自荆山南走千餘里至於衡山斗起為炎帝國又自衡山南走千餘里至於桂山鬱然為祝融神區山之盤薄方廣幾八百餘里峻德崇高幾五千仞青峯碧嶂雲霞所棲丹崖紫壑神僊之宅山下之廟則司空侯公故家也公名安都字師成本未具南史工隸書能鼓琴長於五言詩善騎射為邑里豪傑陳武帝時強梗數起惟與公定計稱為侯郎未嘗名平侯景擒王僧辨破徐嗣徽刺齊將降蕭孜所向必剋其智勇之大略如此始封富川縣子次授南徐州刺史又進爵為侯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又遷司空又進爵為清遠郡公又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其功烈之盛如此始武帝崩朝議未知所立公獨翼戴臨川王是為文帝何其壯哉公起布衣提義眾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位極人臣書勳竹帛所謂豪傑之士也侯師成以功烈為陳將軍張子壽以德業為唐宰相韶之曲江所謂將相之鄉也惜乎功大主疑盛名之下難乎其終而子壽

最為稱顯也余嘗東遊泰山西登華嶽南觀衡廬  
顧未有以韶之桂山而不列祀五嶽者蓋其遠在  
南裔自古帝王耳目之所不接故也今里中習俗  
流風慷慨猶存時或早滂四遠來祈未旋輒應公  
之族有登進士第者名晉升字德昭託予記之予  
既作記又作迎神送神之詩以遺其鄉人使歲時  
祈報得以長言而歌之歌曰天作高山今去天幾  
何翠岫巉巉今與天相摩紫桂千尋今上拂金波  
飛瀑萬丈今倒傾銀河宅靈氣今鬱差峩降生司  
空今此山之阿入拔臺城今親提義戈射百中今  
戰功居多爵位崇極今人誰我過威名震主今莫  
予敢歌齋中會客今舉趾逶迤擘牋點翰今掉頭  
吟哦昔時門巷今今已張羅當年富貴今恍若南  
柯哀江南今淚滂沱甲故里今影婆娑空餘古祠  
兮白雲東波緬想陳迹今清風荔蘿奠桂酒今伐  
鳴鑼折瑤草今席輕莎靈紛起今舞傴僂首紅帕  
兮足繡鞞神之來兮楊玉珂方菲菲兮雜芰荷神  
之去兮朱顏醜杏冥冥今駕蛟鼉西風瑟瑟兮吟  
黍禾暮雨瀟瀟分濕釣筭此方之氣兮一人以和  
此方之物兮天無薦瘥我作詩兮匪商之那俾爾  
遺俗兮慷慨而歌

### 南漢鍾允章碧落洞天雲華御室記

大漢享國之三  
十有三祀龍集

巳酉季冬莫開十四葉上以萬機有暇四海無波  
時屬祈寒節當冬符六師扈駕百司隨鑿巡英州  
舍於閩石翌日排僊仗整翠華羽衛星羅旗幢雲  
布嶽靈警蹕風伯清塵上衣龍章絳袍曳鳳文翠  
綬佩流黃鏤金之劍御靈飛凌崖之輿幸茲盤龍  
石室者也伏惟大聖文武元德大明至道大廣孝  
皇帝陛下聖惟天縱功格帝堯味道探元奉真元  
之化端拱垂袞返淳樸之風百度惟貞九圍承式  
因訪清虛之景爰追汗漫之遊斯山之勝槩也得  
非元化與機巨靈運至丹臺璿室真為上帝之居  
乳竇芝房宛是長生之境白犬吠而壺天晝永幽  
禽語而洞壑雲深神草含華元泉瀉湍於是拂石

淋而設御亭玉輦以凝旒遂感龜鶴呈祥河宗效  
 器俄頃有一道流衣短褐斂容而至自稱野人本  
 無姓名云先時葛先生於此石室煉丹砂藥成息  
 焰躡雲西舉令野人且仗火延神祕丹於靈府并  
 云後五百載當有真人降此子宜以其還丹呈獻  
 昨略算之起重光單衣之歲迄屠維作噩之年恰  
 四百九十祀果令金德王來幸驗其君之言明矣  
 野人因葡萄而來上喜聞所陳問仙者靈丹何在  
 野人曰咫尺耳遂捫蘿於峭壁中取出一小石函  
 函上有金書古篆題九蛻之丹四字內有神丹七  
 粒大如黍粟光彩射人仙者開函取丹躬自捧獻  
 野人遽旋踵隱入石縫間罔知厥止時有近臣奏  
 曰聖上德契元微感茲靈異尚以兆民繫念四海  
 為心雖獲還丹未宜輕服上然彼所奏遂屏去左  
 右乃召從吳懷恩一名捧丹隨御於石室深邃處  
 鑿石祕之眾莫知矣擇日亟命道眾設壇場陳齋  
 醮以申告謝靈貺由是龍顏開豁圓蓋舒晴緩撫  
 瑤琴弄流泉之激越親灑宸翰奮睿思之縱橫奏  
 九成之簫韶煙霞縹緲感百獸之率舞洞府誼闡  
 羣后子來皆朝於禹會眾僊萃至競祝於堯齡微  
 臣榮列紫垣獲隨鑿輅紀靈僊祕奧之事愧乏好  
 辭頌聖朝煥赫之功慙無麗藻拜承綸旨伏積競  
 悼時乾和  
 七載記

宋裴麗澤修南海廟碑

臣聞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故也能善其下故

百川委輸歸往焉亦猶山不自高眾塵由是歸矣  
 海不自大眾水所以宗焉是知不積眾塵無以崇  
 其萬仞不積眾水何以成於四溟溟則海也以四  
 彝分而言之謂之四海以大瀛總而言之謂之禪  
 海其實一也炎荒之極南海在望洪濤瀾漫萬里  
 無際風潮洶湧雲島相連浴日浮天乍合乍散珊  
 瑚生於波底蘭桂藜乎洲上其或天吳息浪靈胥  
 退濤彼俗乃駕象牽犀揀金拾翠入千重之水纍  
 纍貫珠披萬頃之沙往往見寶自古交趾七郡貢  
 獻上國皆自海沿於江達於淮逾於洛至於南海

故砥礪祭丹羽毛齒革底貢無虛歲矣唐天寶十  
載封爲廣利王被之冕服享以牢醴每歲春秋致  
奠略無闕焉自有唐將季也中朝多故戎馬生郊  
竊號假名憑深恃險五嶺外郡遂爲劉氏所據殆  
七十年故元纁璣組包匭菁茅闕供於王祭矣何  
暇禱嶽瀆耶嗚呼物不終否否極則泰故我今皇  
帝受上元之命庇下土之民協和萬方光被四表  
率土之內無遠弗屆金狄十二鄙奉帝威於四彝  
黃龍一隻約賓人來於萬里故望雲馳奏向日傾  
心納貢藁街者日有所至史不絕書蠢茲炎陬獨  
迷聲教阻絕我琛寶割剝我生民恣爲淫行濫行  
不道遂致人遠神怒衆叛親離民懷後后之心俗  
有後予之怨是則軒黃神聖猶亟戰於阪泉帝堯  
聰明尚有征於丹浦弔民問罪可得行之遂乃宜  
社出兵鑿門命將王師纔舉如時雨之降若大鵬  
之征徧海岱而會匪崇朝渡南溟而止期一息圓  
月未再馳驛繼至則曰韶廣之壘今已平矣渠魁  
之屬悉已擒矣下郡百餘所拓土千萬里沿海舊

嘉

地盡爲我有未翌日廣南道行營招討都部署潘  
美陳露布俘僞漢王與官屬獻於闕下夫高屋建  
瓴下坂走丸飛鴻之縱順風商飈之殞槁葉奚如  
是之易也若夫我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  
仁孝皇帝聖謨睿略之感應曷能平蕩矣豈直標  
其銅柱俾馬援分於漢疆未若走以長纒羈尉陀  
獻於魏闕旣而海外有截天下爲公由是降德音  
覃沛澤繫囚未釋者俾其釋矣流人不歸者咸使  
歸之汙俗濁而自清亂法邪而復正化曠土爲王  
土變桀民作堯民衆人熙熙沐皇風如飲醇醴睹  
聖政若享太牢上曰彼民旣蘇彼俗旣化廣利王  
之廟自阻隔已來寥寥莫睹今旣復其土地可使  
視其廟貌俾重崇葺焉乃命中使往藏其事告帝  
王之旨敏克復之意蘋藻在薦盞罕具陳酒一奠  
而海若齋淪祥風襲人嶽舞山轉若來朝而百神  
樂再奏而大壑溟幸炎精不竟浪息波停如恭聽  
於明命以律召呂疑峇應聲影象相傳盼嚮如在  
林麓以之森聳山川爲之精明嗚呼皇天無親惟

東夷通志卷二十七 藝文上 三 力

德是輔陰靈不昧有感必通非濬哲之君孰感  
靈長之德豈直揚清澈濁梁簡文止述於賦詞乖  
蠻隔彝謝惠連空陳於讚詠式揚巨德宜樹豐碑  
度奉綸言謹為銘曰臣臯東峙朱陵南望極覽滄  
嶼渺觀洪浪鳳麟鎮其西炎長洲其上迴伏萬里  
堆壘千嶂混混漾漾汪洋洋洋源流地紀派引天  
潢限六蠻於外服通七郡以來王仁惟利涉道乃  
靈長我后睿聖覆載洪荒惟神正直克享馨香靈  
胥之濤匪怒楊侯之波弗颺善下其  
德既濟其航千年萬禩永享蒸嘗

### 元絳加封廣利王記

皇祐壬辰夏獮儂猾二廣絳  
奉詔使嶠外問廣民皆稱道

南海神事明年賊平輒以狀聞於朝上心感焉召  
詞臣蔡襄作誥增王徽名且遣使奉將綈函就勒  
扁署致牲幣之祀今年春又勅中貴人乘傳加王  
冕九旒犀簪導青纒充耳青衣五章朱裳四章革  
帶鉤鑿綵素禪大帶錦綬劍佩履鞮并內出花  
九樹桂獨簪鑲署曰賜明順夫人又命道釋為之  
敦辨十一月十日庚戌記

###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  
為天下則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  
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  
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  
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  
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  
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  
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  
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  
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  
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

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之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父鑄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不能使其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廷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今日願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

卜地於州之城南七里其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煮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為作詩而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持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鄴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甲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鯨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曝牲鷄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蘇軾伏波廟記**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邛離路侯也後伏波新

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曾有秦蹕遠通置吏旋復爲彝邛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側二叛海南振動六十餘城其世祖初年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况南荒不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梗化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矣古今所傳莫能定於一自徐開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無若有杳一髮耳艤舟將濟股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者必卜焉某日可濟乎必告然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孰能如此自漢以來朱崖儋萬或置或否楊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班班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地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某以罪謫儋耳三年今獲還海北往返皆順風無不答神貺乃碑而銘曰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

萬仞中自南而北洗汝留撫循民彝必精通自南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正直忠生爲人英沒愈雄

神雖無言我意同

### 蘇軾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

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者賜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耳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僞漢之世封其山神爲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彝有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於天艤舟其下斷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之右彝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

雷煥發豐城獄取寶劍佩之終以忠遇禍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葬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矣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某以罪遣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載飲鹹食腥凌暴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向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有荔枝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霆之變銘口瓊崖千里塊海中民葬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宦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屢豐大小逍遙遂鰕龍鷄鵠安棲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碑銘赫然昭無窮

**蘇軾瓊州惠通泉記**

南曰滎濟水入於河溢為滎河本梁州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

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吳天觀井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為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餘里有三山庵下有泉味類惠山泉東坡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餉焉且求為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

**蘇軾歲寒堂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

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濤中真神僊所宅也上生芝草木皆奇偉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已酉歲李天章為登守吳子野往從之遊時解貳卿致政退居於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船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置南海者也

**石汝礪南山聖壽寺水車記**

寺始於梁大通之五年癸丑復興於唐龍

朔之二年壬戌皆慶居於此今元豐之七年甲子  
 始至禪席實奉聖旨其地多巒大盤石也而又阻  
 險焉石載土也不可以泉其下復玲瓏泉出每泄  
 不能停泓水用多闕適承議廖公引水為渠秋官  
 陳君出俸為助謫居鄭君同其志碧落子石汝礪  
 率眾抄財而幹成之木工梁德相其崖岸而造軟  
 車以人運水橫梁駕空挂石誅木承輪以樓覆輪  
 以屋長繩下垂脩筒抗波徐徐滿引連連而上如  
 龍卷空首舉而尾隨灌注堂廚水事以濟有客登  
 而言曰水法體也溼法性也車法輪也一切法界  
 情與無情皆同我體本一法性而融萬法怙我法  
 輪而得運轉使無性著一客在旁竦而言曰車實  
 為事水實為理理事雙彰俱在塵境悟我本空塵  
 境可空塵境既空悟心亦空二空既空所空亦空  
 空無所空是謂真空庶幾大眾用此水時知我法  
 體因彼大海而海亦空飲此水時知我溼性同於  
 海潮而潤亦空觀此水時波瀾不生見無諸行而  
 行亦空見此水時清淨無穢知我無染而染亦空

目此水時湛然不動知我本定而定亦空當無用  
 時是我無情水性澄明顯露心源森羅萬象應物  
 俱見皆我心照靈鑒昭昭知惠圓滿圓滿之心於  
 此無空無所空者圓滿無窮是謂流通車水利益  
 其有窮乎客默默而退碧落子因而錄之以為水  
 車記王持僧有實磨崖碧落子仍書丹宋元豐七  
 年甲子十月五日也

### 李綱威武廟陰碑記

故翰林學士承旨蘇公謫儋  
 耳既北歸作伏波將軍廟碑

言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表廟食海上為往來濟  
 者指南辭意環偉自作碑迄今逾三十年未克建  
 立蓋闕典也綱以罪謫知萬安行次海濱疾作不  
 果謁祠下遣子之攝祭病臥館中默禱於神異時  
 儻得生還往返無虞當書蘇公所作之碑刻石廟  
 中使人有所觀以答神貺時建炎三年十一月二  
 十有四日也既得吉夜半乘潮而渡翌日次瓊筦  
 恬無驚憂後三日祇奉德音蒙恩聽還疾良愈躬

禱行宮卜以十二月五日巳丑北度不吉再卜六日庚寅吉巳丑晝風霾大作庚寅乃息日中潮來風便波平舉帆行安如枕席海色天容軒豁呈露不一時已達岸乃知神之威靈盼響昭著如此蘇公之言信不誣也次雷陽書碑施金委郡守董侯總其事大書深刻垂之無窮且序所以蒙神之休者志碑陰式告觀者正廟新息馬侯也宣和中華詔封忠烈王皆在蘇公作碑之後故併記於此

**余靖韶州府新建公署記**  
古者諸侯宮室車服各視其命之數故臺門露寢將將耽耽自秦人罷侯漢沿魏襲郡有守州有牧頌詔專生殺慮其久而固人心必三歲而易之脩職貢於天子在千里外則遞促其期有再期而易者故州人視刺史如路人刺史視公堂如傳舍民病尚不肯療矧肯完葺廡宇耶韶在番禺之北去天子都城三千而遙故為遠官去留之心不固又可知矣皇上卽位之八年以今尚書外郎太原王君守其土下車之始綱目咸振束黠吏以繩墨

制強宗以斧斤威聲一馳境內知禁然後險者傾潦者平痼者愈魘者醒仆者起昧者明霜清物寒日和春融畏愛所交衣被黔首於是中詔得比內諸侯滿三載而易從所請也政成事簡地居衝要築室卑陋人何所瞻不欲視廡舍如前人之視民病也由是因基構程用度壯棟梁麗榱角山有美材不賦於民官有繕工不興其役煥諸侯之采章謹列郡之儀式挈壺所以授朔樹戟所以示威乃伉高門以備其制分爭辯訟夙興夜寐外至中堂各有攸處首徇公也兔穴防奸簡書山積虎符領兵器甲犀利對峙二庫加以層樓謹曝涼也接賢序賓容豆舉觶則有東西小廳地煖春和百卉先媚亭曰探芳疏池灑流一水迴合亭曰環翠射侯之亭曰百中可以觀德也燕居之亭曰清虛可以熙神也翬飛翼舒不僭不偪城隅一樓景最奇絕東溪北山秀在眉宇落成之日露襲竹柏味節顆珠圓美可愛亭曰甘露紀嘉瑞也至於胥吏趨走扶藁儲供上風雨之庇使葺之工既畢民吏趨走扶

伏固請礪石刻文以紀成績星飛一介見辱嘉命  
謹按圖經控扼五嶺韶為交衢父老相傳虞舜南  
巡奏樂於此郡因以名西漢置曲江縣為南海之  
望邑西晉立東衡州居湖南之屬城齊梁為始興  
郡置內史以莅之偽劉割據折其地建英雄二州  
故始興之名移於他郡皇朝開國軍事民政咸俾  
儒臣領之邕容經略名存實亡擬於舜韶彼則負  
矣脣齒相江咽喉交廣地之重也霜露比均疫癘  
南盡氣之和也霞變萬掛雲蒸千礎麗之廣也合  
是數美為郡國最不亦善乎君以天聖元年自殿  
中丞領銀菟符莽年之間再增秩至屯田員外郎  
則為郡之才之政為萬乘知可見矣明道元年十  
一月

重建

### 余靖西巖石室記

人之涉高慕遠樂在林壑者厥

蘊靈蓄秀鎮於古域者所賞不遇其人則無所發  
焉遊賞之會其難乎哉予以分司歸韶之明年江

夏黃子元始宰樂昌其明年以書見遺曰敝邑雖  
小地多勝槩泐溪石室宜為稱首元和中番禺從  
事李文孺常志其遊惜其景出涵暉之右而文不  
逮於到難故使茲山不甚顯聞於世若遷高市以  
辱臨之願去道弗蠟屐以從又明年乃往遊焉其  
始去縣郭西北平行五里而近西為大山其厚無  
極東亘高阜積石所成澄溪下流人迹中斷揭溪  
卽阜屬當大竅外若蔽屏中如華屋平有度筵之  
廣高逾結棟之隆穹中四注屏舒玉屑幽厓婉入  
如曲房小檻之形斜竇平通有連薨接廡之勢雲  
蒸霧積閉陰闢陽冬漏暖脉夏舍淒氣天地炎涼  
所不能制是故僊遊之所宅巖棲之佳致也旣而  
徧覽幽趣庶逢軌洗塵而視則有陸羽題名墨迹  
在焉張炬而入則有六祖偃息石牀存焉嗚呼苟  
非子元奏刀恢恢之暇以奇勝見招何由崎嶇百  
里一屆其域及窺陳迹則古之賢哲寢處為常乃  
知世稱今人不如古宜哉子元時又招攝尉唐翼  
進士譚允同遊旣書名於壁復鑱石志之旣遊之

明日記

真德秀放生池記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贊天地

類之殖羽騰蹄遶鱗流食息蠢動根莖均被其德  
澤亦大矣紹興癸亥夏詔郡縣訪唐舊跡置放生  
池申嚴法禁以敦忠厚之風潮於西山之麓煙湖  
餘壤僅存步畝蓮池以奉約束索魚於釜傾缶以  
注邀禽於籠拊掌而揚沿襲浸久罔有革之者恭  
惟太上皇帝體堯舜以推至仁稽商周以恢洪業  
量包溟渤恩沛雨露霽志弘廓豈以尋常之丘壑  
縱驗喁啾啣之惠為哉今皇上度奉嚴訓篤行不  
絕好生之德洽於邇遐羣黎萬物咸薰陶於泰和  
之域乾道乙酉秋守臣曾造來莅斯邦政事條舉  
葺年而至乃詢元耆有立江立界之意命海陽邑  
令張某相所以易之為城之東清江浩漫遠源而  
衆會晝夜之流混混不停於是即其要津累塞建  
閣以際弘深確石刻名於其側揭標上下共十里

以禁採捕涉旬而號孚誠允稱於承宣之職矣噫  
濟以乘輿曷若杠梁之為便灌以桔槔曷若霖霖  
之為渥鱗鱗之溝奚可以活鱣鯪鰓鰈之枝奚可  
以舒鴻鵠詳斯池之規方於曩制曠邈優裕任其  
自適廣平多衆巨細之兼容無一物之不得所是  
以前瞻則晨峯弄暉而征鴻和西顧則暮雲歸岫  
而棲翮集南觀則洪潮噓吸而鯨鱣潛北望則層  
巒幽翳而麋鹿伏徙倚而環視之頽首莘尾漾鬢  
歔鬣油油洋洋於波濤間而鳧鷖鷓鴣之屬徘徊  
乎煙渚翅昂于砂磧迄無網罟繪弋之虞仰而思  
之躊躇而繹之永與聖壽長久等於生生不窮之  
道焉書載成若之訓詩詠於物之章其見於今日  
乎老臣居枕江湄時  
樂斯樂故特書於石

王陶碧落洞記

地之靈者以山水稱人之英者以

文章顯故大塊間巖壑勝槩非值  
通才碩賢跡所到心所想摘辭載實克播發之則  
雖駢奇粹異至於仙家所謂洞天福地相參亦不

得有名於四方矣。滇陽郡南趨十五里羣岫巨屬長溪縈紆窮阿盡源呀然成洞中敞石室下逗寒流融糾萬狀衣冠輩未嘗一詣。唐元和六年周夔羽皇探得幽絕遂命侶以遊著到難一篇刊在巖石語清思逸狀寫景物至當後人嗣到稍稍甚易然奇文獨在無能復繼者。偽漢劉氏始題洞曰碧落室曰雲華自是益號名跡標望嶺隅南北來遊無日無之予厭聞其勝患未得賞今還故里閒居多暇因率諸髦士偕至絕境稅駕暫息寓目一覽崖危壁峭駭動神魄風冷溜澈爽侵肌骨氣潤烟霧香馥松桂若登青岑造赤城霓旌可接颺馭可攀又豈止捐世紛脫塵累而已乎。既而捫蘿躡險周訪遺逸洗杯酌醪相陪野飲歡而醉狂而歌濯足於清泉曲枕於盤石心境皆外物我皆忘浮圖非想之天老氏無何之鄉計茲冲寂彼焉此焉噫滇陽是洞山之粹者也。羽皇是文章之雄者也。信乎地靈人英賦形流聲與造物者契與後天齊吾遭幸而扶其棒拉其雅潛吟躍笑樂何如哉。夫人

生所樂為趣匪一志尚於內情適於外是謂得矣。若然則今日之集亦何必娛聲音玩容色而後稱乎。固不知逸少蘭亭之宴太白竹溪之會復何以專美於千百年間耶。雲局晚照促人歸轡猿鶴相顧戀戀不忍去者久之同遊九人各賦詩以寫興云。時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七日也。

### 楊萬里譔張余二公祠記

人物粵產古不多見見必奇傑也。故張文獻公

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本朝余襄公繼之兩公相望揭日月引星辰粵產亦盛矣哉。蓋自唐武德放于今五百有餘載粵產二人而止爾則亦希矣。然二代各一人而二人同一州又何富也。世謂以文取人不可也。以文廢人可乎。兩公立朝忠言大節多矣。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安祿山留范希文排張堯佐此尤治亂之所先者也。三言不用而二言用天寶之敗慶曆之隆豈適然哉。雖文獻相唐而襄公未及大用或以是為襄公憾吾獨不然。聖

賢君子之於斯世顧道之行與否爾相與否奚顧哉兩公者道行則宋隆道不行則唐敗然則兩公之於斯世孰遇孰不遇乎後之有爲之主有志之士能知兩公遇不遇之說諷諸往度諸來必有超然寤慨然嘆者矣郡博士廖君德明庀職數月謂兩公廟祀而不於庠序非所以風勵學者也謁於太守徐侯璉守丞李君文伯而作堂祠焉旣成屬萬里記之則招諸生而諭之曰二三子廬於斯養於斯業於斯進而拜先聖先師曰莫予云範退而瞻兩公曰莫予云磋跋而望曲江之山川曰莫予云殖可乎不可也不可而莫予云續何也二三子盍思之

### 歐陽脩撰余襄公神道碑

始興襄公旣葬於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苟走於

毫以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於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遯至於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公繼之以大曲江儕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於唐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徙韶

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諡始終之寵盛大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誥而行諡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闕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於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從祖諱榮皆以不仕父諱慶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都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於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博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諡曰襄明年七月乙酉返葬於曲江之龍歸鄉成家山之原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

尉以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祕書丞刊較二史充集賢較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移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遷為集賢較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拯頽弊以脩百度既以更用二三大賢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忠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耳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然猶

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居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辨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公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近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杜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於家又以為雅州刺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祕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

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趨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會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峒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人持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於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而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伍巡簡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卽械五人送欽州斬於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卽位遷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五公經制五營前後十九年凡治六

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

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蚤卒仲荀為屯田員

外郎叔英大理評事女六人長適職方員外郎郭師愈次適屯田員外郎孫邵次適宿州觀察度支

使周熊次適祕書省較書郎章惇裕次適越州上虞縣主簿張元潭一尚幼孫男七人嗣恭嗣昌皆

大理評事嗣隆太常寺奉禮嗣徽嗣光嗣立嗣京未仕女五人銘曰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

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美於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哉襄公惟邦之直始登於朝官有言責左右

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彝狄出入艱勤咸有一德

小人之讒公廢於里一方有警公起於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於

中路返匱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於墓門以

貽來世匪

止韶人

黃夏通志卷二十七藝文上

### 袁潭伏波將軍廟記

陰氣復回必發為震霆神功湮淪必騰為光怪崇功茂績

久翳則增明其漢伏波路公之謂乎初武帝有事於匈奴公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王擣金山斬首捕敵二千七百級以功封邳離侯南越尉任陀之死也越王胡有歸漢之志元鼎四年詔以諫大夫終軍宣辭於南越公以衛尉將軍討呂嘉之叛公自桂陽明年以衛尉為伏波將軍討呂嘉之叛公自桂陽下匯水與樓船將軍楊僕會兵俱至番禺越人乃城守僕方力攻縱火焚城西公遣使賜印以招徠之越人素聞伏波名於是悉城來降不煩一陳遂開九郡飲馬於儋耳焚舟於瓊山示弗復用兵所以宣暢王靈威加海宇德被黎庶者固宜紀之太常銘之鍾鼎有聞於無窮而血食於後世矣惜乎太史公不為立傳其事則既見於他文固以可惜東漢建武馬公文淵討女子側貳之亂亦命之曰伏波蓋追前所已成之勳託之名以驚動羣聽耶文淵長驅苦戰安靖五溪足以繼公無恨而謂復出於

上不可也公開九郡於其初文淵破二女於其後其功同其名譽同其有德於遠人又同則其血食於此方宜其無異也海濱之祠不載其創立之年後世亦莫知為誰中間嘗請於朝錫之王爵記事者始以為公俄有以為文淵者其後有識之士考訂遺跡建別廟以祀公再請於朝亦命以王爵公於是與文淵並駕無餘恨矣紹興四年提點刑獄公事青社董公弁按行諸部南抵於海涉鯨波宣上德意往返叩二祠悵然念公祠宇陬陋獨在一隅不足以侈神靈而昭示無窮思撤而新之以語知軍州事九江陶公堯夫公乃手為規畫委兵馬監押開封趙公价董其役以七月一日聚工落成于十有二月十有七日二廟一新重門雙嶂庭宇寥豁廟貌修潔增廣於舊數倍既成以圖來公命宋臺袁潭為之記潭曰自古有志於功名之士或阨於下位至沒世而無聞十常八九功名不如意而不克終幸而功適成於當時可傳於後世又或不幸以疑似掩其名不暴白於人耳目天下事其

不可必如此然而士患志不立不患功不成功患不及於民不患不傳於久公之聲稱幾滅矣一旦暴白千載之下如霆凌空如劍衝斗翳而增明終莫知能掩天下事可必者勉之其不可必者聽之以待考古之士有若董公倡之陶公和之忠勇之士莫不聞風而振起亦足以補太史公之闕云

陸升之平賊碑記

紹興三十年夏陵鐵吳文精以

於府命成將以桂邕融宜之師來歷三時連戰一裨將又死賊張甚朝廷劄三司招捕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兩與鄧公冒瘴暑踰千二百里視師號令始震士首敵五月辛卯縛兩酋檻送府下俘馘三百縱其萬人給之田雷高化二州罷警民大悅惟宋受命薄海內外罔不臣屬嶺以南去京師尤遠自交人儂智高伏辜今百有餘年民不知戰靖康金胡之禍徧天下獨百粵晏然故官吏不戒於亂姦人一呼醜類嚮應盜賊剽出凶燄日煽屠遂溪吳川二邑睥睨三郡益縱兵不測非公天資忠

厚奮不顧身為國討賊得無為天下之憂至遺近出禁卒如慶曆時乎考績較功豈不綽然哉敢銘於石用永憲於後銘曰天子中興臣妾萬方山川鬼神孰敢不祥南粵之墟古今之疆提兵叫喚維彼猖狂天生鄧公金節煌煌攘除凶殃汝艘于洋汝柵于岡王誅是將霆震于威德風以翔釋其從舍各歸而鄉男菽女桑億載萬年罔有害場我民有言誰踰公功往告天子惟公是庸惟祿是崇粵山萋萋海波溶溶我

袁變重修韶州府學記

唐人有言中州清淑之氣

而南氣皆昏濁而乖戾邪鍾而為人不若中州之可貴也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神之會五行之秀人之所以為人也人無有不善清淑之氣宜周流而無窮而截然為疆界可乎韶為州邈在嶺表士生其間亦有奇偉逸羣者焉故在唐則有若名宰相張公九齡本朝則有若名侍從余公靖今猶昔

耳豈謂無其人哉昆陵張君箎典教此邦知長才  
 秀民之不乏也思成就之學官陋甚朽蠹敬傾若  
 將壓焉蓋建立於慶曆備具於元祐葺治於紹興  
 闕焉不修者五十有三年矣欲撤而新之役大費  
 廣力不能支則擇其最急者以告於郡請由大成  
 殿始方侯信儒亟捐金倡率之越兩月殿巋然如  
 初經略廖公德明聞而亦餽之金明年將營葺其  
 餘率諸生重請於郡張侯思忠惠然助竟其役復  
 益以餼廩之贏於是自講堂及兩廡至於師生之  
 所舍重門垣墉舍廡庖湏關於養士者咸具為屋  
 八十間材良工堅規制赫奕非尊為是觀美蓋將  
 使學者群居於斯講切磨礪求日新之功焉夫道  
 在邇不必求諸遠事在易不必求諸難規矩有自  
 然之方圓準繩有自然之平直上帝降衷有自然  
 之精粹保而勿失大本立矣萬善皆由是出不根  
 於此而自外求之似是而實非矣直躬之直申枵  
 之剛仲子之廉鄉愿之忠信楊墨之仁義皆不逃  
 君子之譏惟不根諸心而已天下無心外之道安

有不根於心而可以言道者乎是故儒者當汲汲  
 於學學如不及本心著明庶無負於聖天子設學  
 校修人紀之意則賢師儒所望於諸  
 生者而屬予識其事故申以告之

### 朱熹濂溪書院記

秦漢以來士不知學言天者遺

人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心上達  
 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已者或不足於  
 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  
 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  
 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世者不至老死則  
 不止而終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  
 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  
 蓋有以闡夫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  
 仁義者得以知其所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  
 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  
 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可以舉而措之天下其  
 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

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而不得肆異端自是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開創興復汎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通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年教授廖君德明至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情弗供明年乃增廣而作新之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為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於道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有能握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為惓惓焉者而德

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予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也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於熹者固不復辭而輒為著先生倡明道學之功以示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於此使來者有所攷核焉

### 葉適開鑿楞伽峽記

湓水會衆流東南東兩崖滿怒激躍勢傾百里舟行必踰

峽矣然後喜無患夫山川之險亦所在而有此固其著名者耶嘉泰二年崖壅水高者十數丈下者百餘尺雨不時霽則谿谷倒注橫溢航楫不通價貨不行嘉定庚辰太守楊侯榕始至歲適大潦城邑吞浸浸為湖海四顧嘆曰州素薄監司未有意將孰弭茲禍轉運判官劉強學聞而矍然亟舉兩司六百萬實其費是冬遂命司法李華郡人張淵叟大議疏鑿華巧思強力侯專任不疑易者勸趨

難者募應小石絳運大石鑿落上以火攻下以堰  
取餘穩石黯平流中尚數處工不知所為華創巨  
靈鑿貫木百鈞擣之糜碎春且半石之為水害者  
盡平舟自番禺來集城下群川衆壑各得所歸老  
稚聚觀喜極或泣日連始復為郡矣按書隨山濬  
川所以合天人同願勤功茂伐最為繁悉而迥莫  
能詳也及梁山頽地晉人乃以為國君當自貶損  
不敢言修治其他仆陵摧阜駭聞異規史氏所錄  
蓋多有之而終不言某能攻除以還其舊者豈其  
逸而不傳耶抑敬而不敢亦若晉人之所謂耶雖  
然以今峽視之捨而不治則一州廢矣夫忽人患  
而不加卹慢天災而苟自恣二過孰愈今夫楊侯  
慘怛而仁劉侯果毅而明而又得屬如李君奔走  
畢力以出連人於塗炭之苦此豈非天人之所同  
願歟未幾侯遷提舉常平二公方萃處餘  
慶其能為所部捍患致利民必被其賜矣  
張棫欽州學記 安陽嶽侯霖為欽州之明年政通  
人和乃經理其州之學悉其故之

早陋廟廡整齊次第一新特來揭記久之未暇也  
又明年學之教授周去非秩滿道挂復以侯意來  
請且曰欽之為邦僻在海隅地近而俗尚利  
縫掖之士蓋鮮有焉惟侯不敢以其陋而加忽也  
故新其學以勸之且求一言以示後庶幾或有興  
起也棫於是而嘆曰夫所為建學者欲其士之衆  
多也今夫通都大邑操觚習辭發策決科肩摩袂  
屬必於是而後謂之多士乎哉殆未然也夫寡國  
鮮士亦何足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質為其成  
就與否則係乎學與不學而已學者所以成材而  
善俗也今欽州雖僻其士雖鮮然其間亦豈無忠  
信之質乎無以揭之曷其招之無以道之曷其通  
之為之嚴學宮於此詳其訓迪以明乎人倫之教  
聖賢之言行薰濡之漸由耳目以人其心志其生  
質之美者能不有以感發乎有以感發則將去利  
就義以求乎為學之功而又以訓其子弟率其朋  
友則多士之方豈不庶幾矣異時人材成就風  
俗淳美其必由今日之舉有以發之請刻記乎學

以垂於  
後來

### 方世功譔澹菴泉記

嘉泰丙子夏世功以瓊郡丞受部使者命攝守儋耳行臨

高道中如薰如炙亭午次博頓得水泉清冽異之有戴雄飛者曰此澹菴泉也胡公澹菴以危言忤權貴南遷珠崖時夏愆陽水涸先生步邨陰止茂林泉滂於地虜發清溜由是汲者聯綆接轡率盈缶以旋先君子實曾受春秋大義於先生得預計借綴名吏部籍命飛書澹菴泉三字於井之涓未為文以紀之思昔群陰在朝忠賢擯逐天下以言先生罪柳非先少卿其人乎幸公軫先世為記之世功自揣不肖顧何足以與斯文惟昔賢之迹有不容泯故因雄飛之說敘而勒之石嗚呼患不極則德不深身不危則道不直是泉也以旱而後利濟之名顯而先生顛沛炎陬固所以昭其忠誠于不朽與蘇文忠記韓昌黎廟曰公之精誠如水行

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辟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於是泉也亦云秋七月記

### 白玉蟾慶雲記

淳熙改元十月既望惠州守臣王寧奉天子命藏醮事於羅浮山山

卽十大洞天之一朱明耀真之俯也先是唐天成中洞出古劍跡其篆文已應太祖皇帝丁亥聖君之讖我宋受命時遣中使奉金龍玉簡之典歲修國醮著在令甲孝宗皇帝始登大寶爰致初敬是日也御香旣上藏事薦成步虛升闡環佩作序天容紺碧風日清美珍禽舞馴鹿悅僊花瑤草滿洞芳妍醮壇之西北隅有五彩光華出焉上亘霄昊是謂卿雲輪囷郁麗華景繽紛中有金龍徊翔蒼鬱天人交慶實應太平夫太平無象也然而慶雲天來亦於其人不於其天天意以之昭格山川於焉出雲雲物精稜猶登臺以課之建官以紀之秉筆以書之自祥符初泰山慶雲見今焉復應猗歟盛哉河清嶽潤洵有其時廣東漕臣繪圖上之踰年有旨令禮部每遇郊恩給降祠牒以度其年勞

者使脩香火永為典故寶慶丁亥道士鄒師正該  
覃恩霽州家檄之知冲虛觀事興懷休符命為記  
文而繫之銘曰太祖之潛龍也古劍出焉孝宗之  
飛龍也慶雲翔焉劍所以化龍於地雲所以從龍  
於天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觀

### 元范惇譔東坡祠記

先生事宋神宗紹聖間被譴謫  
儋州無地可居嘗偃息城南枕

榔林有銘石及元大德間郡校官購之得諸邏人  
之爨下遂置學宮先生居儋四年計平生所歷為  
久而迄宋之世儋無祠延祐四年春僉海北海南  
道肅政廉訪司軍大都軍行部至是乃求其息偃  
地構堂三間而像其中周以廡門室兩廡為房將  
以處郡人子弟擇師教焉命儒者六十家奉祠事  
又植枕榔林而表之歸銘石林下祠成屬記之惇  
也竊嘗撫銘而感焉曰惟先生海內之士其始至  
儋也惟以罪然去朝廷投荒裔極矣識與不識亦  
知其宜有以御燥濕避風雨也當時之人曾無念

茲者至使居無室廬同於野處今去之數百歲宜  
若遠然而山川之墟城郭之圯殆有慨然過之以  
思者曰先生之所止也思之不足又將棟宇肖貌  
如欲聞見其容聲率其學人以挹其流風遺韻若  
然者吾亦不自知其何心也豈古今之賢者殆有  
不相似歟不然何若是其曠也禮曰有其廢之莫  
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是故無所廢而舉也  
舉之者賢者也是非舉者之自賢也亦以示儋之  
人知所闕也闕者宜舉也祀先生其亦孰敢廢也  
耶夫往者不可追已敘而刻之以諭來者儋州今  
為南寧軍云

### 范惇海角亭記

欽廉僻在百粵趾中國萬里郡南  
皆大洋而廉又居其拆故曰海角

也有亭在於西南隅昔人以是名之歲遠代易廢  
已久矣延祐三年秋余使過郡訪址得於荒烟亂  
水之間欲復之未能也屬之郡吏曰諾明年來告  
成請記之夫土木之靡主人之用雖未獲誌至於

雲霞之映帶島渚之出沒夢寐所歷猶見其處亦殊方之勝槩也然為侯邦亭有地勝居是者雖擁高爵厚祿亦往往有悲憤無聊之感者何也蓋地里僻遠復加瘴癘自古以來非謫徙流離之士鮮至焉以吾無所為而得之宜其人之戚爾也抑嘗推昔朝廷之於士大夫苟非顯過極惡未嘗不欲曲受而優容之萬不得已則又非深放遠屏無以啓其摧痛自反之忠此固聖王忠厚意也寓斯土而登斯亭有能驅去流俗之態涵養孤忠之氣把酒賦詩臨高瞰遠反而求之何往而不得其所適又豈獨誇結構之華從臨眺之樂而已哉

### 明徐宏謨廖永忠平南記

維明啓運奄有萬方皇帝命平章廖永忠若曰閩越海濱負固弗廷汝其徂征又以參政朱亮祖副公南伐公既拜命率海舟千艘由浙趨閩公曰閩恃險阻肆桀驁久矣延平魁酋所穴諸郡之根本也先往傾之則枝葉靡矣乃以洪武元年正月舟師

抵福州徑趨延平奮勇破其城獲陳有定以獻烈郡悉下捷音上聞皇命若曰南土皆吾民也其詔平章廖永忠總征南之師至廣守士何真以廣循惠款附公勞而撫之餘城相繼來服公乃宣德音撫遺黎嚴兵紀明政化擇能吏攝郡邑取彝蠶之干紀者泉而令之以徇于市民大悅服以恩威已著不欲黷武乃駐兵于廣馳檄往諭九府曰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以參政朱公分兵撫定桂林象郡四抵兩江南土悉平既奏功候風使循海旋師因以其暇治城浚隍不忘武備也修學興化先所及也先是廣城繁庶甲諸郡歷兵火幾二十年公私十不存一至是公廨祠宇百廢俱興鬱然壯麗矣公聰明英發治民理兵咸適其宜出於天性是行省曹高希賢贊襄幕府處決若流厥功居多廣民感公之德乃相謂自元代失綱瀕海之城瓜分綦據雜以蠻彝天子命一舉而靖南服萬里土宇拯於焚溺之中措之几席之上其偉德豐功必將勒銘鼎鐘照耀竹帛以垂後世矣顧

吾民獨可無辭以致無窮之思耶時贛州衛指揮  
胡通受命守士能體公為治乃相率以請伐石紀  
功系以歌誦其辭曰天眷我皇厥德無疆四方來  
王降生哲臣侃侃忠貞佐運以興乘鉞奮旄載涉  
洪濤龍驤千艘蠻貊旣闕阻他不庭帝命徂征臣  
拜稽首熊羆先後抵於寇藪電掃鐔津取其鯢鯨  
獻俘于京番禺彝澳乘彼破竹輸款來服令肅風  
雷萬馬低徊城門大開赤子夔夔訴其渴饑公飲  
食之猥偷狂狂搏人以嘻公象磔之桂象兩江朱  
崖儋耳悉我疆里額額廣城河水縈縈百廢俱興  
覺宮孔圯公新作止士民作喜朱侯雍雍副正南  
公德配鼎鍾高史英英焚恭繩繩允矣嘉賓民愿  
我公歸於廟堂佐我天王民  
誥以謳紀公之休垂於千秋

丘濬撰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自秦時入中國歷兩漢三國南北朝至於唐八百  
八十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

曲江之涓時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公生七歲  
即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是時已  
為張燕公所知年三十五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蓋  
公長於武后時不欲仕女主即至中宗復辟之三  
年始出也元宗即位之初又策道伴伊呂科為左  
拾遺內供奉開元四年承詔開大庾嶺路唐書地  
理志謂開路在十七年非也當以公序文是年為  
是燕公於開元十三年薦公可備顧問明年燕公  
卒元宗思其言召公為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  
院事會賜渤海詔書命無足為者召公為之被召  
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尋遷中書侍郎是歲又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又進中書令與李林甫  
裴耀卿並相林甫無學術見公文雅為元宗所知  
內忌之竟為所傾而罷公在相位甫三年耳能以  
周子諒事出為荊州長史卒年六十有八公之氣  
節文章治功相業著在信史百世共知自公生後  
五嶺以南山川炯炯有光氣士生是邦北仕於中  
州不為海內士大夫所鄙彝者以有公也凡生嶺

海之間與夫宦遊於斯土者經公所生之鄉行公  
 所闢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予生  
 嶺海極南之徼在公既薨之後六百又八十年甫  
 知讀書卽得韶郡所刻千秋金鑑錄讀之已灼知  
 其爲僞旣而卽史攷之史臣僅著其名而不載其  
 言意其遺文不具也求之偏方下邑無所謂曲江  
 集者年二十七始道此上京師遊大學徧求之兩  
 京藏書家亦無有也三十四登進士第選讀書中  
 祕見曲江集列名館閣群書目中然木天之中卷  
 帙充棟檢尋良艱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  
 至成化己丑始得之乃併與余襄公武溪集手自  
 錄出是歲丁內艱南還道韶適鄉友涂君應旻倅  
 是郡因話及之留刻於郡齋公之遺文至是始傳  
 於人間竊觀集中有公所作開大庾路序而蘇詵  
 爲之銘意公此文當時必有碑刻歲久傾圮磨滅  
 今陳迹如故而遺刻不存豈非大缺典歟每遇士  
 夫之官廣南勢力可爲者輒爲浼其伐石鑄文以  
 復當時之舊諾之而食言者多矣今上卽位三年

嶺北袁君慶祥由秋官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雄韶等府兵備臨行別予予復申前言君  
 日諾哉又明年以書抵予謂近得碑石于英磨礧  
 以就將求善書者錄公序文及蘇公之銘刻諸其  
 陽屬予一言以識其陰嗚呼天地大勢起自西北  
 而趨於東南大庾嶺分衡嶽之一支東出橫亘江  
 廣之間自此之南以極於海島奇材珍貨出焉戰  
 國以前未始通中國也秦時始謫徙中原民戍五  
 嶺漢武帝始遣將分路下南粵樓船將軍楊僕出  
 豫章下滇水疑卽此途也然序又謂嶺東路廢人  
 苦峻極行徑蚩緣數里重林之表千丈層崖之下  
 意者大嶺迤東舊別有一途公旣登朝始建議相  
 山谷之宜革坂險之故以開茲路也歟茲路旣開  
 然後五嶺以南之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  
 教日遠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公之功於是爲大  
 後之人循其途而履其跡息肩于古松之陰寓目  
 於新亭之下讀公之遺文想公之風度豈徒若晉  
 人望峴山而思羊叔子哉萬世之後亦有過洛水

而歌大禹如昔人者已雖然公之功固大而著矣然使千載之下往來之人臨公遺跡而知開鑿之功真出於公無疑傳誦感戴於無窮蓋亦有賴於斯碑之重建焉僉事君之功亦不可以不紀也君字德徵贛之雩都人其家去此百里而遠蓋在嶺之北也君在大學時建言國計大有補於時用是名聞遠近今持憲節於嶺南聲譽籍籍以起其進蓋未可量也予雖家嶺之南然去此幾二千里年踰公薨之歲始見知於當宁而日薄西山無能為矣所以追前人之芳躅而振發其英華者不無望于嶺南北後來之俊彥而於僉憲公蓋惓惓焉予也幼有志尚友古人而於鄉衮尤所注意今年七十有二矣將歸首丘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不勝忻幸勉為書之畀以刻焉

丘濬南海縣儒學記

王者之化與聖人之教並駕而偕行皇朝郡縣所至之處

學校隨之無間於邇遐南海在中國極南之徼孔子沒後二百十有六年始入中國適在儒道厄絕

之世歷漢晉而隋唐至宋慶曆以後學校之制始備南海古郡也隋開皇世始以名縣縣學舊附於郡學西廡之下元初始徙於今所薄於民居甚隘且陋景泰初姑蘇韓公來貳廣憲始謀大之首徙旁近居民四家以地益學規畫甫定公擢任還朝功弗克究又若干年公自都臺出督兩廣邊務武事既修即慨然欲畢前志乃出官帑白金若干授藩臬二府俾左布政使張公瑄按察使甯公良等經營之而以提學胡公榮專任其事曾未踰時凡學校規制所當建置者昔所未有及有未備備而或廢壞者一旦咸截然方正隆然高大完然周緻煥然明麗甚稱都憲公作興之盛意藩臬諸公間遣南海文學陳元齋書浮梁來徵予記惟聖人之道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儒道不立則王化不行南海在秦世已入中國方是時詩書之教廢而仁義之澤竭世惟刑名功利是用華夏且有不有於儒道而放四遠之外哉漢興始崇文教重經術以至於今中間雖或有所廢弛然未有舍學校而能作人

才正風俗以求一代之治者也我高皇帝開基之三年即詔天下立府州縣學頒示規制教士必本孔氏六經解經必用濂洛諸儒之說踰百年於茲學制大備文教日興故雖窮荒絕域前代所不能臣服之地莫不皆有學校南海在前代固若遐外然在今日則內地也其風俗視華夏不殊而且日趨於古人文日新月盛又非但文學一事能先北方之士而已也士生於斯固毅然以華夏自居而中州之人亦孰敢藐然以遐外視之哉所以然者固由聖王教化積久漸漬所致亦總督大臣及藩臬諸公作興造就之功也後之遊學於斯者觀其規制之備荷其教育之深可不知其所自而益思所以自勵哉於是乎記

### 丘濬平蠻遺蹟記

成化改元之二年廣東西峒蠻竊發攻劫州縣戕賊生民民失

其業士墜其教廣之屬郡高雷及廉數千里幾不聞雞犬聲事聞當寧命將往討簡命在廷具文武

才者得都御史姑蘇韓公總理戎務公承命夙夜不遑克勤乃事一鼓而渠魁就戮再鼓而鼠穴始

空尤慮漏殄餘孽奔逃出箐分命副總兵范信叅將張通布政使張瑄提兵自廣之新會抵高雷乘

勝破敵易如拉朽天戈所指罔不望風披靡擒戮俘獲賊勢消鑠捷聞廷議時雖底平人懷反側非

良吏撫理弗能安也乃遴選有司治行著名者僉舉連山縣令孔侯鏞拜高州守侯始至時尚有餘

孽憑阻逃匿不即誅孔侯宣天子威令撫綏反側於是群會悟悔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華民未

幾西寇復侵郡邑孔侯激勵民彝指授方略偕僉事陶魯都指揮藤漢歐磐親率師旅直犯賊衝前

後擒斬逆寇千餘級俘奪賊屬被掠男婦不可勝計號令嚴明士卒遵命所向必克寇雖底平於是

興學校以鼓士氣繕城池以保未危化荒為穰易疹為和百工攸序吏民允懷厥功彰明詔褒顯擢

自薦紳縫掖以及編戶之氓咸欣欣喜色詣予而請曰蓋聞有功德者銘之大常勒之金石用彰不

朽吾郡非諸公戡亂孔侯撫治無以致今日矣厥  
功在民庸可不書於石以垂永久予曰諾乃歷敘  
諸公滅賊安民之蹟以告來者孔侯練達兵政學  
博古今文章之美治行之詳姑俟太史作名臣傳  
者書之  
茲不贅

### 丘濬鴈集瓊庠記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予時肄業學宮日亭午與同舍生符鍾

秀陳汝諧偶息遊焉有童子走報曰有鳥集於學  
宮洿池之內比鮞鮞而小似鳧鷖而大足指蹠屬  
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優而不驚蓋平昔所未嘗  
見者盍觀之予偕二友往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  
漸於陸其羽可川為儀者乎書所謂隨陽以攸居  
者乎禮之用為大夫費其士昏攝盛以奠者乎是  
鳥也生乎沙漠之墟隨陽南征集於江湖漢沔之  
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蓋彼飛不能遠  
到之處胡為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川斯委四州  
之間二三千里之域其間之水匯而為湖流而為

河濬而為沼洿視茲洿池廣袤何啻百倍且此學  
宮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知集而顧來於茲  
謂其無意可乎二友叩予以求其故予謂之曰禽  
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鴈又隨陽之鳥秋賓南  
而春北歸知時者也其乘氣而先動尤非他鳥之  
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而預有所占焉矧茲陽  
禽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北果有南人  
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南安知無南人  
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既有徵今亦有驗矣二友戲  
謂予曰安知非子也予笑而遜謝焉鴈聞人言若  
對以臆童子舉手候爾西征  
歸而筆之以為鴈集瓊庠記

### 丘濬高州府儒學記

高涼郡學興於公私力屈之時可書也天下之事動之有

機用之有要為之有其方則不難於有成十數年  
來海以北地為峒徭所侵掠民什喪其七八官府  
岌岌然居民上凡事一切粗具上之人亦不甚拘  
以文法按以故事至於學校一事尤以為不急之

務視之蔑如也廣東按察副使闕里孔公韶文獨  
 慨然太息以謂民物凋弊甚矣必欲復承平之舊  
 觀非振作士氣固結人心不可得已必欲作士氣  
 結人心亦惟鼓之以其機提之以其要行之必效  
 之力然後庶幾焉耳學校者申明教化之所行理  
 義之所出也所謂動之之機用之之要為之而的  
 有可效之方其不在茲乎始公以名進士出知邊  
 縣擢知高州府事以撫綏得宜控制有方為當道  
 者論薦起貳憲臺奉璽書專理高雷二郡兵務然  
 其心尤惓惓於高顧惟士氣疲爾人心渙散所以  
 鼓而舞之萃而聚之非學非廟厥道何由所以申  
 明教化使民知所趨向講明義理使民知所感發  
 無有先於教學之事者於是乎節縮費用量度事  
 宜取用於財屈之餘役力於民鮮之時其所施為  
 措置蓋視他郡尤難焉者凡學制所當大大成殿  
 明倫堂從祀之廡分教之齋其規制一復承平之  
 舊而又有加焉知高州府事豫章胡侯琳知茂名  
 縣事瓊山會君英以書來求予記其成昔魯僖公

修泮宮春秋不書說者謂常事爾春秋之世雖曰  
 征伐盟會歲無虛月然當是時禍不及民是以學  
 校之蓋未嘗廢雖不書可也若夫今日高涼之景  
 自夫有司不戒於其初遂馴至於田里蕭條民無  
 蓋藏凡所以養生喪死之具一切蕩盡尚何有於  
 教與學哉於此之時有能以餘力及於教學之修  
 可例以為常而不書哉孔公此舉可謂得其機要  
 而必有可效之方詩曰既作泮宮淮彝攸服蓋理  
 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  
 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順矣運其機舉其  
 要行其方而必效者孰有過於此哉

李駿還珠亭記

合浦古郡也今為縣隸廉州府舊

也亭在今府治東北還珠嶺下屢經兵火漫不可  
 識景泰五年郡守江右李君遜始構地於稍南而  
 作新之既建亭其中又立祠其後工力費用皆措  
 置有方民悉欣然後事無有怨咨經始於是歲之

冬落成於明年之夏適予按部斯郡遂以記請予  
 惟州郡守吏秩不貴於諸侯而勢等爾諸侯始封  
 其地大者不過五百里小者僅百里而已今郡地  
 至於千里州猶不下數百里俗之登耗政之巨細  
 金穀之出納教化之張弛皆懸於長吏之賢否以  
 故擇吏者慎之方漢室既東政尚督責當時之為  
 郡者率皆劬於貨寶專務誅求由是含胎孕珠之  
 蚌亦皆苦之而徙於他境為政之弊一至於此尚  
 何望其有所建明哉獨孟君之來也去其害而興  
 其利通其政而和其民禮樂教化之具畢修愆伏  
 凌苦之災不降由是人無瘡札物無疵癘雖池中  
 產珠之蚌嘗徙於他境者亦皆感之而復還夫以  
 無知之微物且然矧民吾同胞者在當時宜無不  
 被其惠愛矣民無不被其惠愛凡政之懸於郡長  
 者在當時亦無不建明矣若孟君者誠可為東漢  
 守吏之最而足以師表百世者也今去孟君幾千  
 百年而人之思孟君者同於一日則知善政之感  
 於人心殆千載一時而未嘗有所間也今李君能

因民心之所同而復新斯亭以示勸因表其義  
 以勵俗則其為政亦未必不取法於孟君焉

尹鳳岐瀧水縣新城碑記

肇慶之屬邑瀧水去郡  
 西南隅三百餘里東接  
 信宜西連岑溪山深而險地僻而陋雖縣市中居  
 民甚少窮鄉遠村徭獍錯雜以居而長山大谷之  
 中悉為其窠穴自古為民患夫徭本百粵醜類無  
 恒心無恒產滅絕禮義棄遺國法一旦竊發民輒  
 受害守土之官雖有智力莫能勝其倉卒之變瀧  
 水坐是素號難治正統戊辰徭賊趙音旺鼓集群  
 徭猖為禍亂鄉村騷動其勢日以滋蔓有司弗克  
 治乃具事以聞朝廷不忍加兵恐辜及良善爰勅  
 廣東藩闈之臣加意撫諭冀其悛改賊乃背德負  
 固恃險或出或潛連歲小順由是信宜岑溪諸山  
 叛徭亦皆相應而禍延及兩廣數邑而瀧水之民  
 肝腦塗地者過半官府學宮倉庫民舍盡為賊所  
 焚蕩亦慘矣哉迨景泰四年賊愈猖獗皇上念赤  
 子之遭荼毒命將出師以聲罪致討復選在廷良

股肱之素負德望者付之總督軍務而今古都御  
 史馬公實當兩廣馬公祇承明命秉鉞就道旣檄  
 兩廣總兵官各統精兵分道據要剋日並進公親  
 率銳卒不避險阻窮探深入直抵其窠穴當時捕  
 敵者敢前攻寨者爭先未幾首賊就擒部落兇渠  
 斬戮殆盡已而諸山皆平班師駐瀧水公撫摩其  
 瘡痍之民而慰勞甚至因而嘆曰瀧水之險僻如  
 是匪兵守賊何懼匪城池民何恃馳奏旣符所請  
 遂相其原隰而城焉又立千戶所以鎮之擇文武  
 之兼資者以董其役得廣東都指揮徐寧肇慶府  
 同知饒秉鑑三君相與協心戮力圖稱委任夫匠  
 出於軍民而不知勞木石採於山林而不知費始  
 於景泰五年七月告成於六年之二月計其周廣  
 六百六十丈有奇三尺濶一丈六尺為梁頭千三  
 百于城上以避矢石穿水溝凡五處於城下以殺  
 水勢其東南北三面則建以門名曰順德永安武  
 成門之上各樓三間砌築繕完巋然一堅壁也至  
 若縣治暨學宮昔在陂陀之上卑陋不稱今皆遷

於城內平廣之地與千戶所而並立焉而凡廟堂  
 廟宇規制弘壯視昔有加矣其為笑亦大且勤矣  
 蓋公之德信服於人也深以是雖有大役亦莫或  
 以為勤也昔南仲城於朔方仲山甫城於東方此  
 二臣之德信於其君覆於其民雖千萬載之下可  
 考其功勤惟我聖天子臣服萬邦承平日久蠢爾  
 猺賊窺乘間罅寇害一隅公以文武長才除殘去  
 暴補弊立廢以牧其民其勤于今與南仲山甫等  
 是宜瀧水之民被冒公德而不忘相與立石以勒  
 其大勳示永世也茲乘鑑不遠千里走伴致書于  
 予以求言記予昔官翰林獲與公相往還厚善今  
 歸老於鄉側聞公之勳勞有補于國家如此敢有  
 不躍然而為之言乎公名  
 昂字景皋河間滄州人也

王直仰高祠記

仰高祠者廣州府學禮賢之祠也  
 禮賢而謂仰高祠者何仰賢者之

高風峻節之非尋常可及也非尋常可及而蔽以  
 高之一言何其善於形容而善言德行也按太守

沈侯所述事略云初宋以蔣之奇守廣州拳拳於  
 礪名節慨郡之前賢未有祀以晉吳隱之唐宋璟  
 李朝隱盧奐李勉孔戣盧鈞蕭倣八人列而祀之  
 於城上又益以晉之滕修唐之王琳作十賢贊因  
 名曰十賢堂開寶以來茂勛清德有若潘美何敏  
 中余靖魏瓘陳世卿邵曄陳從易張頴八人又合  
 於祠焉名八賢堂在十賢堂之東歲久頽廢而晉  
 陶侃宋蘇軾楊長孺元張弘範俱以名宦著國朝  
 僉都御史楊信民撫定叛亂有惠及民卒而祠之  
 城隍廟東若唐張九齡宋崔與之溫若春李昂英  
 郭聞古成之皆鄉先生有祠名先賢祠在明倫堂  
 之西射圃之北久而浸弊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  
 立張文獻九齡崔清獻與之之祠名二獻祠元至  
 元中宣撫梁雄飛又以蘇軾楊長孺並祠於廉吏  
 吳隱之之祠今皆廢我朝飭臺憲勵廉節以風天  
 下而廣東守臣汪意於此亦父矣天順改元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葉公奉命巡撫臨東謁諸祠廟嘆  
 先賢祠之弊陋十賢八賢廉吏二獻諸祠廟廢也

議所以作新之巡按監察御史莊公欽宋公榮  
 公侃呂公洪及藩憲守臣按察使方公員副使楊  
 公宜張公文陳公泰鄭公彥譽陳公濂僉事樂公  
 景季公駿謝公獻歐公輝張公昊金公愷王公鼎  
 戈公立黃公隆張公祚鄧公順布政使宋公彰陳  
 公壘張公瑄參政胡公拱宸龔公毅吳公惠劉公  
 燁參議熊公鍊范公琮朱公英議以克合擇學之  
 巽隅為堂三間以祀之考諸賢之爵里名諡以十  
 賢寘室中八賢東室名宦鄉先生則寘於西室葉  
 公思所以聳具瞻取詩高山仰止之義更名祠曰  
 仰高祠歲以丁祭畢知府率僚屬諸生從事於其  
 間祠成之明年庚辰平湖沈侯琮來知府事喜祠  
 之成而崇德尚賢之美得以示勸於無窮既書其  
 合祠之意復取諸賢事略書之碑陰又致書以仰  
 高祠屬予記予年踰八十老病才匱不足以與此  
 然觀諸公所以好賢而作礪之者亦猶昔也既新  
 其祠美其名而謹其禮矣好賢之志亦豈有已哉  
 緇衣之改為豈但適館授粲將有大者焉勉之而

極其至在乎已而已於戲表往昔以儀來今此若  
子所望也故為之記以見祠之所以更作如此若  
諸賢事略則有沈侯碑陰之記  
可考詞成之日乃天順年月也

### 葉盛修廣州儒學記

正統初政廣東按察僉事彭  
疏以朝命來視學時廣學未

甚壞補葺之而已黃寇之後兵餘數十年而學益  
敝云天順癸未僉事胡榮再奉璽書督學政曰學  
且敝其何以為教從事莫先於此矣於是左叅政  
胡拱宸與協謀知府沈琮提舉毛瓚教授鄭萬奎  
皆能辰至酉歸積勤力其力役之人旁郡邑皆聞  
風踵治而百需之費悉自公出一不煩於民禮殿  
明倫堂兩廡四齋燕居杏壇櫺星戟門泮池庫廩  
庖湏更衣之室前之摧圯者易漫漶者飾別作周  
垣高厚堅好香山有亭舊名九思後以山名以舊  
名於學者有警也復之若仰高祠為故八賢十賢  
堂廉吏祠若雲章閣皆潤澤焉校官廨宇學徒號  
舍又以其規模褊陋且濶於明倫堂之下則拓鹽

倉廢地改為之而學之基地始正以完乃以崇德  
廣業居仁由義更署齋額以朱子語聖人司教化  
翼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字東號童  
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字西號以明德新民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率性修  
道博文約禮忠信篤敬局其十有二門而貫道一  
門則直燕居之前肩鏞嚴罔肅如煥然益三閱月  
而後成禮行舍菜以告復以記為請嗟夫今之士  
居學校廟焉而享學焉而經師焉有教也稟焉有  
養也固已異乎他之為士者矣教養異乎人而所  
學所立視乎人有弗造而復有愧焉可乎廣州嶺  
海列郡之望也而弗迨乎嶺海之人已求無愧於  
天下士其又可得乎其為廣學之士亦難矣尚亦  
祈勉乎哉與修學之議者巡按監察御史王朝遠  
布政使陳璽張瑄按察使夏瑱等他効勞官屬名  
銜與凡工費有述位置有員則其刻于記事碑石  
之陰天順八年  
年甲申秋記

# 孔鏞高州府重修城隍廟記

高州府重修城隍廟成郡守韓公請記於

予予惟我朝酌古準今為治內有畿甸外至天下郡邑莫不立廟以祀城隍之神凡吏始至必先謁神然後之任視事所以重事神治民之道也高州府僻在庾嶺之西濱海依山與西廣接壤天順間西寇犯境士喪其業農失其耕吏不供祀廟宇傾圮迨至成化丙戌予假守斯郡每嘆民力疲竭不能一新神宇仰體聖朝崇重祀典之意竊嘗禱曰神與郡之長吏相為表裏吏不修職神必陰譴以昭聰明正直之德夫民何辜罹此流孽之禍希神默相易危為安庶馨香之薦無墮吏有厚幸蓋自守土以至分憲凡流孽竊發必禱於神則流孽授首雨暘愆期必禱於神則雨暘時若以至軍民之疫癘士民感神之休一旦詣予曰茲直歲時豐和僚屬不作盜賊屏息皆神之賜今廟宇傾圮不撤而新之可乎予允之乃合庶謀各捐俸市材僦工

建廟宇增拜亭高敞宏麗煥然一新視舊規有加焉誠有以奠神位妥威靈聳瞻視而於事神治民之道庶幾克盡矣經始于成化乙未冬十月告成于次歲春三月也韓浙之餘姚人由進士太僕丞任今官學有師法故為政知所先務云

# 陳獻章吳川縣城記

書城防城向之旨得之春秋然後知長府之役可罷於魯

人而譏鄭子產惠而不知為政非孟氏之過也昔寇盜充斥於高涼百姓凜凜委性命于豺虎之林我按察司僉事陶公被上命經略是方大著討賊之聲高涼之民倚公為長城寇既平公于是城吳川縣厚一丈高二丈周五百八十丈亦勞矣自師旅興而民滋弊是役也公實圖之豈得已哉經始於成化戊戌之秋越明年冬城始克完民喜曰衛我者生我勞我者惜我公大惠我何可忘父老相與言於官遣生員李凌雲以狀走白沙乞文記之適予與二三友登碧玉樓望匡山慈元廟與大忠

祠照映上下顧謂凌雲曰是公與僉都御史東山劉先生之偉績也無費于民民爭趨之大有功于名教是之謂達為政之首務皆可書凡公之功在民不違春秋義例可書者時焉爾矣施於無事之日如是而弗已焉其效不亦遠乎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

江朝宗新建饒平縣治記

饒平縣新建所轄八都屬嶺東潮州府府之屬

邑曰海陽距海陽二百餘里有地曰三饒上饒中饒下饒是也頻海倚山其畔僇悍一或倡之彼此響應昔嘗不軌朝廷命將帥征剿餘習尚存故於軍國之需賦稅之徵梗化自恣愆期弗至成化丁酉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奉命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因昔叅議廣東嘗平嶺東程鄉叛賊稔知三饒地勢民情至是毅然曰民之所以梗化者由僻遠官府政教弗逮故也百里之外當立縣治矧數百里乎乃因前巡撫副都御史吳琛疏三饒設縣之狀遂覈實以聞之名曰饒平總督偕巡按

御史瞿俊袁禎確商建治之具檄左叅政劉洪督府縣相度三饒之地惟下饒廣袤數十里大山環之溪水繞之誠山明水秀之地定縣治於茲築土城以衛內而捍外焉劉致仕左叅政丁聯僉事趙引陳廷玉相繼代之檄同知邵有良督其事知縣楊昱董其成伐木於山鑿石於崖工獻其能民効其力廳堂立於中幕廳立於側兩廂以理案牘儀門以聳觀瞻有麗譙廡舍有庖湔廩庾建廟學於縣東藩臬分司及府館於縣西至於諸神之祠宇壇塲咸致完美總督猶慮土城非保障經久計復命製輓斃之以固以堅偉然壯麗肇工於戊戌之夏告成於庚子之冬布政使彭韶袁愷按察使閔珪副使李榕相率命余為記余聞饒平居民謂先夕嘗聞鐘鼓聲豈非地之靈有兆於先歟矧縣學既立不三年庚子鄉試實居首科歌鹿鳴者六人焉因人之盛而可以驗地之靈矣然則為人牧者可不盡其所當務耶節其豐約均其勞逸教之樹藝以厭其天祿之欲導之禮樂以化其僇悍之風

恤無所告之困窮理不能伸之訟獄誠於此行之弗畔焉則民趨乎善不啻水之赴壑馬之奔櫪者矣縣治之設不亦大有光耶於戲總督慮患之遠而嘉謨若此其周藩臬承託之重而圖成若此其密郡佐邑令克相其成是皆經略之宜為安民之務也肆特記之垂永遠云

鄧球重建鄧使君廟記

天地間之靈明不昧者有神蕙蒿悽愴而俯仰之若

凝詐其荒唐哉唐刺史鄧忠襄公於吾邑八百餘年而風聞藉藉也當大業義寧間天造之時嶺之南幾隨不逞以入於梁矣公以萬里之孤聲倡大義築城池修文振武百出奇以斷賊鋒一方熙然和樂若不知天下之有事也進薦揚上衛將軍一方藉為屏翰焉我國家丕興大張表異給諫白公瑩疏謚忠襄合文獻張公祀於曲江上邑之為祠者有幾今廟之立遠矣成化壬寅監生白璋蘇續欲克大之會議官龔衡數十人共成其事厥材孔良厥制孔碩滴露飛雲紫霞丹靄前後相映冠裳

輝耀廟貌聿新神靈萃止於是旱則禱澆則禱有災疫則禱民無一不望於公之神而公亦無時不在於民之望嗚呼茲廟也蓋貫日月而同明坐海嶽而同鎮也余承諸氏子請為之記且作迎送之章俾一方之民歲時有事於廟歌之以祀公歌曰天造值今奔茫塘群雄錯今顛顛出東門兮樹扶桑嗟使君兮起遐方策大旅兮折偽梁奠南土今日舒長萬兩以入今鳳翥龍翔排側席兮夜不央坐壽宮兮明義章太阿發兮飛揚琳瑯叫兮瓊齧雞豚肥兮稻梁香殺有蔬兮甕有漿擊鳴鼓兮雜管商風颯颯兮若相將靈之來兮連蜷裳民不去兮白雲鄉江之舞兮山之昌維石巖巖兮維水泱泱古往今來兮望公如常福我民兮拯我殃歡呼笑舞兮浩歌徜徉

張元禎儋州興造記

儋州于海島吏其土者率彝

名民物之化閱于大同夫地奚適以遐人奚都以野天之賦在在然矧國家海宇一統當風氣亦然

作天子吏挾匡濟略弗能易風俗令人一日隨其地可哉南昌羅侯守儋異乎是日夕勵精州事幹厥頽剔厥蠹殺厥征平厥辜復厥亡馴厥梗開厥迷軌厥回不日習不可華顧吾迪不日化不可驟願吾施如是不暮年間百度以迭四境以熙昨欣有賢后士欣有良師曰我不率我則自彝侯之民克復其教也惟閩州廟學公署有隙有廢如外其地因陋其制弗飾奚以彰聲名文物之盛而新厥視聽以資吾治乃其達於巡撫都御史吳公分巡按察司副使涂公次第舉之學校首善地文廟師生舍首新焉社學先闢六復廣以小村落間無無學處天子恩命臨必有所於迓非宏麗弗著厥恭乃次建之命曰迎恩館館右大江橋以石名亦同按察分司憲臣處以肅清一道百僚仰瞻焉在又次建之小大所凡若干陰陽示以避忌奚事神檄鑒以生死安危奚事老索孤老尤仁政先賢者與院又次建之巡司弗葺者二侯臨五郵遞十又九茲皆防奸禦侮柔往還達詔誥又次建之州治政

教出焉紀綱屬焉民望萃焉郡祀主焉天子命寄焉弗度奚以彰等威弗嚴奚以虔命號於是畢建以終焉始工於成化癸巳冬十二月訖工於再明年乙未冬十一月費力俱侯縮于浮罰于弗良無一錢關官與民於戲儋故何如今羅侯於國制當備一旦悉新之使困廩大數百里間巍巍翼翼同諸內地則其政可知視隅知堂觀蔭知木異時大同我王化致茲土文明煥焉當亦然侯積學有為素自期甚大觀此設施槩少見云

張元禎南雄府儒學記

南雄古諸侯名郡附邑維保昌其學俱郡東二里歷

宋元而今廢興迭異維江侯始謀創于成化丙申功卒于明年丁酉制中建廟二學翼焉而屏以奎星之閣廟聖賢像兩廡戟門櫺星門泮池學倫堂齋東西書舍庖庖維備費弗官與民弗問鬻所一學趾因其材復具贏錢佐以俸會金第千稽工第萬維省始侯之臨郡也郡凋敝甚廟謁環觀惕然

地陋欲有事焉難之踰年政和平人盜賊掃跡歸  
 附者十數而野無閒田四境內租日富庶侯乃請  
 之巡撫提學分按以有茲舉既富方穀王道興然  
 后按鉅材侯得之深潭久湮檄而出之暴漲天啓  
 文明神復相焉致自侯一心精誠端不可誣於戲  
 來而二學諸賢而侯與而學高明弘壯一新故觀  
 矣而諸賢來遊來歌其亦感而自新之奮乎夫天  
 之與我高明弘壯本亦有然者維其翳焉猛祛閔  
 焉痛闢汗焉力濯將本然者一煥然以新則而侯  
 之興二學功于是乎大不然而學也高明弘壯謾  
 表飾耳所都以途率惟外焉是規而侯之興而學  
 而如是哉而如是哉乃學官念侯功走弟子南昌  
 請紀之石時巡撫則桂陽朱公英提學則泉南趙  
 君瑤分巡則湖南趙君弘非僉事張莫成而推官  
 荆南劉讓實協心以左右侯者法皆得書二  
 學官教授教諭是為宣城貢瑞泰和單嵩云

陳獻章厓山全節廟碑

世道升降久有任其責者  
 君臣是也予少讀宋史惜

宋之君臣當其盛時無精一學問以誠其身無先  
 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時措莫知雖有程明  
 道兄弟不見用於時迹其所為治不過漢唐之間  
 仰視三代以前師傅一尊而王業盛缺畝既出而  
 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南渡之後惜其君非撥亂  
 反正之主雖有其臣任之弗專邪議得以間之大  
 志弱而易撓大義隱而弗彰量敵玩讎國計日非  
 往往坐失機會不能成恢復之功至於善惡不分  
 用舍倒置刑賞失當怨憤生禍和議成而兵益衰  
 歲幣多而民愈困如久病之人氣息奄奄以及度  
 宗之世則不復惜為之掩卷出涕不忍復觀之矣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斯言也其  
 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歟宋室播遷慈元殿草創  
 于邑之厓山宋亡之日陸丞相負少帝赴水死矣  
 元帥退張太傅復至厓山遇慈元后問帝所在慟  
 哭曰吾忍死萬里間關至此正為趙氏一塊肉耳  
 今無望矣投波而死是可哀也厓山近有大忠廟  
 以祀文丞相陸丞相張太傅弘治辛亥冬十月今

戶部侍郎前廣東右布政華容劉公大夏行部至邑與予泛舟厓門弔慈元故址始議立祠於大忠之上邑著姓趙思仁請具土木公聽之予贊其決曰祠成當為公記之未幾公去為都御史修理黃河委其事府通判顧君叔龍甲寅冬祠成是役也一朝而集制命不由於有司所以立大閑愧頽俗而輔名教人心之所不容已也

陳獻章風采樓記

宋仁宗朝除四諫官其一一人余襄公是也蔡君謨詩曰必有謀

猷禪帝右更加風采動朝端弘治十年春韶守錢君鏞始作風采樓與唐張文獻風度樓相望襄公之十八世孫英走白沙徵文以表之夫自開關達唐自晉達宋不知其幾千萬年吾瞻於前泰山北斗曲江公一人而已耳噫士生於嶺表歷茲年代之久菊坡二人而已耳噫士生於嶺表歷茲年代之久而何其寥寥也然則公之風采世人爭先覩之為快若鳳凰風芝草不恒有於天下可知矣如公之才

行公之志所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公固有之公有益於人國也大矣雖然一諫官豈能盡公哉顏淵問為邦孔子斟酌四代禮樂告之顏淵處士也何與斯理耶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遷不貳以進於聖人用則行舍則藏微顏子孔子作春秋之旨不聞於後世矣故後之求聖人者顏氏其的乎時乎顯則顯矣時乎晦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夫豈苟哉英乎勉諸毋曰襄公可為也聖人不可為也

陳獻章程鄉縣儒學記

潮之程鄉縣儒學傾圮久矣今按察司僉事雲都袁

公慶祥處分以新之明年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劉公纓分巡嶺東道僉事李公德美往來為之勸借財用以相其成凡學宮之設有文廟有明倫堂前後位置所見皆同亦程鄉之舊也袁公因地之形勢廣狹而更張之尊左則廟次右為堂皆南面而並峙此則學之大觀也廟主以像世相沿襲有異

教之嫌而未詳其所自意者古以尸祭之遺意與廟前樹杏為壇夾以兩廡戟門之東祠鄉賢西祠後土泮池在櫺星門之內池之左為宰牲所堂之東西偏為兩齋為諸生號舍道義門與儒學門相望東廡之上神庫西齋之上神廚廟與堂之間會饌堂居之北列廡宇凡此皆出於袁公之規畫授圖於縣令俾成之總之為屋凡若干楹自辛亥迄癸丑三易寒暑而後成其形勝雖極壯麗則亦天下之通制不書可也袁公不以風教落第二義追惟古先聖王立學教人之本意而作新之袁公所以望於程鄉則不可不告也今夫南面而朝亦南面而堂一以奉古之人一以居今之人正乎尊乎並立乎其間此維因地而寓形而教未始不存也夫子太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乎語以四科稱群弟子由漢以來儒者以言語稱者幾人以政事稱者幾人以文學稱者幾人其間足以方駕乎古人而絕於當世者亦鮮矣况德行乎顏子超然於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而元同乎

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則瞠乎其後微顏子其孰能知之親切如此夫苟從事於斯雖未即優入顏域亦庶乎閔冉之間而由求又有不屑為者矣予嘗聞程鄉風俗善多而惡少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夫三尺童也聞人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是何心哉予老矣彼將有感吾言而與起者乎辛君貴以袁公之命具其事之本末遣生員陳珀乞記於予故為之一言葉柏鍾譽楊偉咸以義官董諸役柏又偕珀來謁文費莫大於納粟指揮陳昂義官鍾華次之其餘助者又七十餘人名氏多不具載宜刻之碑陰云

### 曹鎬譔唐宰相劉瞻墓記

嗚呼此唐宰相劉公之墓公諱瞻字幾之道州

桂陽人少有大志以馬周張嘉正自期待大中元年以進士舉博學宏辭累遷太常博士劉篆執政

薦爲翰林學士咸通十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明年同昌公主薨懿宗殺醫官韓宗紹  
等二十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詔獄公召諫官  
言之皆容悅不敢進公上疏云云上得疏大怒罷  
公爲荆南節度使未行韋保衡路巖劉鄩相與譖  
公于上再貶康州刺史路巖猶不快閣十道圖以  
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驩州司戶僖宗卽位復起  
公同平章事時韋保衡路巖皆已賜死惟劉鄩猶  
在朝廷公置酒歸第暴死人以爲劉鄩鵠之乾符  
元年秋八月也朝廷歸其柩於連州葬於朝野大  
外半里許嗚呼君子小人如水晝夜然其情不能  
以相入其勢不容以並存故小人用事君子力能  
去則去之不能去則歸臥丘園以避其禍不然小  
人伺其有隙必擠之以入於陷窅而又下石焉者  
比比如是公之清節重當時功名垂後世有非人  
所能及者獨於劉鄩而不能遠焉卒取殺身之禍  
惜哉公薨五百餘年惟有明弘治丙辰曹鎬來知  
連州事越戊午始得拜公之墓見其隱隱然伏於

茅篁中北有流水過其上惕汗流背起而議修於  
是命工刈其茅篁導其流水封其瑩城而復闢神  
道於南由是連之人皆來觀之至泣下者工旣訖  
功吏民相率詣庭下請曰是役也不可以無記鎬  
曰然乃書其事俾刻之

### 吳裕新開潮陽縣城河紀功之碑

潮州屬邑有潮陽者三面距河

城東有濠歲久湮塞舟楫不通民之轉輸輿販輕  
則由陸重則經海負戴之勞固所不堪風波之險  
尤所不測成化丁未周君萬里由刑部員外郎出  
守是邦越弘治庚戌令行民信旣闢三利溪以便  
乎一郡復將有事於此以今未得人而止未幾令  
尹姜君元茂至謁見之初周謂是可與吾共理者  
因諭之曰爲政以遠猷爲上見小欲速聖人不取  
潮陽有城濠長千百丈可濬未有能闢之者子往  
闢之用通舟楫吾當有以助子要使立成千萬人  
之利衍而爲千百世之功庶吾守令之責塞耳姜

日諾既篆乃考圖志相地宜召父老告之曰吾欲  
 關東城濠何如衆曰難姜曰做官也要先從難處  
 做遂日夜經度民如何役工如何均斃岸用石從  
 何出鑿石用匠如何募孰可總督其工孰可分理  
 其事計定以為周君復君曰善農隙為之明年辛  
 亥冬興於是商人輸金富家捐粟豪強侵占者還  
 地但見子來之民霧滃雲集抆土如爭聚土如城  
 鑿石丁丁運石繩繩周守姜令時或一經勤者勸  
 怠者懲有不如法者更至癸丑而工成深一丈廣  
 五丈長千百丈兩岸似界一水若帶北通程揭南  
 達豐惠釋負戴於長途謝風波於巨海其利博矣  
 余以是年省母於家適功告成者民姚廷宜蕭宜  
 寶詣余請曰吾邑無溪歷數百年而始成於今吾  
 守令之功也願一言以為之記余曰凡士可以致  
 遠者皆有遠猷而其所以致遠者在器識余曩在  
 銓部佐太宰若洛陽耿公好問豐城李公咨德三  
 原王公宗貫每有所擇必取其器識足以致遠者  
 然後能立大功垂遠猷而涇涇浮淺之夫不與焉

周君萬里姜君元茂皆器識不凡故當時力薦於  
 太宰求以置吾邦其今日有此建立宜矣因記二  
 君之功而推本其所自者如此俾千載  
 而下利此溪者亦可以想見其人云

章熙大忠祠記

大忠祠者何祀宋丞相信國文公

宋末間關海上經潮陽謁東山張許廟感慨作沁  
 園春詞以見志忠義激發至今凜凜有生氣故祠  
 亦在雙忠廟之左也嗟乎唐有天下三百年安史  
 之亂其忠烈卓為江淮保障者張許二公而已宋  
 有天下三百餘年革命之際始終一節為十五廟  
 祖宗出色者文公一人而已祠祀焉可已耶然則  
 肇祀伊何日弘治丙辰縣令姜君森謀於邑宦蕭  
 龍建焉者也宋至德祐賈似道權姦負國大勢如  
 魚爛河決無復可為者矣文公既數斥乃奉詔勤  
 王使北軍抗論被留亡入真州從海道抵温州旋  
 召至福州流離困踣百死一生又出督江西兵收  
 復諸縣潰空阮妻妾子女皆見執曾不少顧泊奔

藝文上

真

高

循州屯潮陽敗於五坡嶺見張元帥則不拜令為書招降則不從欲官以宰相則不就燕館供帳甚盛則不寢處囚繫三年臨刑則南嚮拜而死嗟乎自古國家喪亡忠臣義士身殉節義者何代無之求如公之赤心報主屢蹶屢奮轟轟烈烈斃而後已者誰歟觀其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蓋真見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豈以成敗利鈍易其操彼享高爵縻重祿視國事若秦越甚至裂冠毀冕反而事讎不啻犬彘者獨何心哉自南渡優游弗競奸臣項背欺罔土地日蹙文公憤激搃忠百計興復使四鎮都督之議行則腥膻未必長驅而無忌使真州之計不為李庭芝所扼則沿江一帶敵必觀望蓄縮臨安猶可支吾也不信仁賢大事竟去賈賊何足責而陳宜中留夢炎輩往往從中沮抑使公有咫尺長安不得觀之嘆其罪可勝誅哉讀史至此令人撫膺痛哭悲憫人謀之不臧恨不起公於九原也方公屯潮陽時有盜

陳懿劉興數叛附為害公誅興攻走懿則潮陽實蒙公惠德一宜祀公謁雙忠廟悲歌潮陽則東山乃公慷慨矢志之所二宜祀公由潮陽西奔五坡嶺被執復返潮陽見張弘範秉義不屈則潮陽又公窮阨仗節之地三宜祀余故曰祠祀烏可已也夫公取義成仁身家所弗顧豈恤人祀不祀而後人必祀之者則秉彝好德之良心千載猶一日也雙忠祠郡推鄭侯已修建落成公之祠兵火莽蕩令尹陳君王道謂無以妥靈闡教爰作率重建堂寢廊廡局門繚垣丹堊旣竣輪奐一新三忠輝映江山芬郁來游人士觀蹟思賢風聲威勸豈曰小補余每誦公詩文夙願執鞭茲獲秉筆紀修祠歲月詎非幸歟

錢鏞重修西河浮橋記

弘治甲寅春余備員守韶甫下車涉武溪問民瘼見

溪水混漾自三瀧而來奔騰不可遏兩岸相去百有餘丈渡者以一葦與鯨鯢爭命或值霖雨浸淫

狂瀾暴至男女競涉多致不測余因而嘆曰是可  
無以處之耶歸而考諸韶志舊有浮橋宋慶元間  
提刑陳剛定重創用舫二十有五名其橋曰慶元  
厥後廢興不一更名曰嘉泰留公數百年來前守  
詹君天澤又為復創不逾年圯於狂瀾蕩無遺迹  
又嘆曰是非有民社者之責耶欲謀興復計諸費  
動以千緡竊慮是雖佚道若勞民傷財尤非初志  
於時經且畫之幾一歲大略足用同寅節推賈君  
煥章輩又慨然捐俸相與戮力以輔余不逮遂鳩  
工庀材構舟五十視昔蓋倍之矣每舟旁比以鐵  
鎖繫橋體也舟未重以鐵具禦水駛也舟上加以  
板舫通行者也舟之首尾又總以鐵藤纜各二如  
貫珠然又所以防衝激也東西各構一亭下甃石  
以為級高丈有五尺而廣如之肇工於是年四月  
己未告成於七月丁亥復慮其或剝如昔也以糧  
一千八石編夫三十名守之橋成之日民不知勞  
負者乘者往者來者行者歌者脫鯨波而履坦途  
得免病涉之嗟或者乃曰我侯志役於方寸而利

六夏

周於萬物功勞於匝月而澤及於後世然余何足  
以當此顧以才德靡薄出守茲土環居千里一夫  
不獲時余之辜不敢自逸以負明天子委託之重  
云耳逾年未記太學生鄧玉一日進曰事用覈實  
言用紀事上古結繩意蓋如此願賜一言以垂不  
朽適同寅趙君蘭完以刑郎二守茲郡作而曰孟  
軻氏曰君子平其政斯梁之成亦平政之一事也  
橋宜以平政名若其巔未已稔於方寸間固非他  
人所能述者願毋拒鄧生請余聞其言乃喜其發  
余所未發是以忘其固陋不辭而僭為之記弘治  
十年歲次丁巳  
新正上元日立

### 李聰伏波將軍廟記

郡城南下十里許西河濱有

路公博德神廟也公武帝時人元鼎四年六月漢  
遣使諭南越入朝五年十一月南越相呂嘉殺漢  
使及其王興更立建德遂反六年秋遣公將兵出  
桂陽擊南越約諸將咸會番禺公暨樓船將軍楊

僕先破石門攻敗越人縱火燒城公為營遣使招  
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呂  
嘉夜亡入海公遣人追得之諸將兵未下是歲冬  
南越已平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等郡韶人念公  
有功嶠南為神而廟事之塑公像於中以東漢新  
息侯配之其廟古在武水濱至元以享祀之艱乃  
徙於茲郡守王公嘗復建之迄今歲久棟宇頽敝  
通府伍公乃捐已俸鼎新重建經始於弘治改元  
冬十月落成於二年夏五月前後有殿燕休有室  
門亭摩空彩色絢目凡六十八楹周以甃砌秩秩  
馮馮靡一或遺工畢求余記余惟廟食之立正以  
報功德於無窮故傳有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此不為小德小善者言公盡瘁於斯  
厥功茂矣是宜血食一方統垂萬世也耶且禮飲  
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  
斯人之力也今納吾人為中國之人挽吾俗為中  
國之俗而不淪胥於禽獸者伊誰之力與一飲食  
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感矣是為記

### 李東陽三利溪記

潮州府舊有三利溪蓋自海陽

其間迤邐曲折若干里三縣利之溪以是名正統  
間大水為泥沙所堙天順間朝廷修大明一統志  
而名不載是其利之廢久矣弘治初永州周君萬  
里來知府事病民之往來三縣者肩任背負利不  
償力怨聲載塗環海而行則顛風怒濤多墜不測  
乃詢諸父老得是溪議修復之命屬吏籍丁夫具  
畚鍤尺計日督以要其成自郭西至於陳橋雲梯  
岡楓洋諸里水既告復慮其縮而涸也浚南濠渠  
韓江之水以益之又築關置鍵以節啓閉使歷冬  
夏雖旱溢常平而無虞於是耕者沾灌商者行者  
免踣溺數十年之利復於一旦而名亦隨之皆仍  
稱為三利溪云潮去廣州不甚遠予聞洗馬梁君  
叔厚稱是溪之利甚博非苟焉塞吏責者吾長沙  
與永亦地相邇素知周君為君喜而潮人大理評  
事謝君有容輩謂是役宜有所紀請予記乃為之  
言曰易以利為四德之一凡卦之象川者必言利

涉書陳六府始於水而三事亦稱利用利惡所廢  
哉顧淺於謀國者急功效傷本基則利未獲而已  
見其害如以水言固有壑鄰以召釁者於是孟子  
與司馬遷諸子皆以利為深戒夫聖人言之而賢  
人以下皆不屑道非以名同而實異故耶守令之  
職固以利民也民不能自安必藉提警驅使之力  
而後遂故凡以佚道使民者雖勞不怨也今玩事  
廢日一聽其自為利以至於弊而不能揅亦惡以  
守令為哉方君之議是溪蓋亦有曉之者矣深猷  
熟計暫費而大蠲今之民獨非昔之民乎其不日  
勞我所以佚我者非其情也  
君之利其與此水俱長矣夫

張詡撰宋包孝肅新祠記

政每以清正為之本觀其自賦詩云清心為治本  
直道是身謀可知矣按史公立朝剛毅貴戚宦官  
為之斂手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至比其  
笑為黃河清又相目為閻羅包老雖古之遺直弗

過也雖貴自奉如布衣時遺戒後胤出任有犯職  
者生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耐祖葬雖古之真清弗  
過也故其守端也往往以直清著端產土硯前守  
緣貢悉取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纔足貢數  
皆本乎直中來也及官滿而歸一硯不持皆本乎  
清中來也坐是地方千里民樂耕桑水蠶山嵒趨  
庭嚮化端之父老至今傳誦之不哀祭法曰法施  
於民則祀之若公者非其人耶端舊有祠以祀公  
在郡署儀門之左宋熙寧中郡守蔣續新建其後  
修廢不一皇明混一之九十年為成化乙酉知郡  
事黃瑜始疏入祀典歲春秋饗以少牢之禮又四  
十年為弘治甲子總督都憲潘公以祠限郡署內  
凡東西往來瞻謁者弗之便也乃委郡守黃侯於  
郡署外之西百步許相地而改祠焉僉憲許公實  
贊襄之告成之日黃侯徵詡文以記詡竊嘗嘆夫  
今昔生民之不幸也莫甚於官吏之貪亦莫甚於  
政刑之弗平蓋貪則浚民膏血而凋瘵其本矣政  
刑勿平則賦斂繁而下疲於供應法網密而民無

所措手足矣生意沮而廉恥喪禮讓衰而盜賊起  
 職此之由也又竊怪夫世之貪夫佞士事苞苴總  
 貨寶脂韋洪忍趨炎附勢以爭憐取寵為得計縱  
 富敵鄙塢貴窮公卿不旋踵禍敗相繼卒之身名  
 俱喪間有幸而免者亦貽殃於子孫其視公之清  
 風直道浩然天地之間尸祝俎豆名流百世之遠  
 得失相去奚啻霄壤哉然則救其敝當若何是故  
 惟直可以塞邪枉之路惟清可以澄貪虐之源昔  
 舜命伯彝為秩宗曰直哉惟清夫交神明且不能  
 外是而他求焉則以之而正心治人孰謂其不可  
 哉此我都憲公注意乎是祠之遷也豈但寓懷賢  
 之意而已耶將俾食祿與夫宦遊而道出於茲土  
 者造祠登拜之頃覩面貌之煥然瞻遺像之如在  
 肅然興其仰止之心勃然篤其思齊之志殆見播  
 清風而秉直道濟濟乎其人也則於世道端有賴  
 焉都憲名蕃字廷芳崇德人僉憲名暄字景輝開  
 化人黃侯名顒字伯望莆田人觀其好尚可以知  
 其政矣祠經始於是年正月六日落成則四月朔

日也弘治十八年  
 歲在巳丑四月

楊起元河源制府湖記

制府湖者河源縣灑湖也  
 曷為以制府名彰制府陳

公之賜也河源之休戚繫其城而城之興廢繫此  
 湖桂山為河源巨鎮蔥蒨秀特昔人據桂榦為城  
 而枝布為三郭環之肇自南齊迄于宋上下十年  
 生齒蕃育四時歌遊人文萃焉元來城陷于寇子  
 遺之民逃散四遠城因以廢國初乃即中下二郭  
 間濱江為城舍幹就枝勢弱形下水稍溢即嚙之  
 辛未壬午兩罹水患漂溺者尤眾於是令長父老  
 相率修復古城居之民始即安是城也非河源之  
 休戚所繫歟當城盛時銀漢之水出自桂山遶城  
 之西而環其北匯其東為灑湖城因之以為險其  
 守可固是以歷千數百年而無患其後下埠瀝洩  
 而深水瀝繼之鷺公瀝繼之牛角垵欸棉塘又繼  
 之故寇之能陷城者城之失其險也一陷而遂不  
 復以致於別城者不難於復城而難於復湖也城

以湖失而廢又以湖難復而竟廢則是湖也又非城之興廢所繫歟夫城之興廢為河源之休戚所繫城重湖之有無又為城之興廢所繫湖尤重河源父老謝成學李乾等因其士夫李燾舉人李樹禎以請而制府陳公慨然念之下其事道府議捐軍儲助費者蓋二百金焉於是即下埠築基其址厚十有五丈其崇三丈其長二十餘丈名之曰萬年基其他若深水鵞公牛角木棉及城南之南澗等處凡可以為蓄水計者莫不築焉蓋民感制府之仁而動子來之義故取用於二百金充然其無不足也而湖乃注洋浩蕩成巨浸於厥城之東而銀漢之源所以委輸於西北長壕者益以弘衍靜深城賴之以為固而汲其清以資飲食挹其秀以興文運為利巨矣蓋仁河源之民而資之以為此湖也民即湖名公以垂示子孫千萬年無忘所自不亦宜哉公鎮粵二載廉靜寡欲省興作務撙節未嘗妄費人莫不知公之儉迹公此舉豈非所謂日新能廣者耶公之仁雖一物之微不忍傷之然

至彝情深固重關利害人所逡巡相視莫敢發難者公輒持其窾繫而定之於呼吸之間此又以見公之德故能勇也上今召公入佐晉都大司徒天下有大事公可屬公諱藻湖廣應城人戊辰進士不佞方有事郡乘河源士大夫父老請記遂不能辭而為之記

許子偉尚友書院記

釋褐讀中秘書討國史典教

成均徘徊兩京吏禮卿亞以迄今官三十年所於茲矣亦既盡友天下之善士矣歸而建書院於是邑學宮之左題曰尚友蓋曰予從此尚論古人論其世知其入如子輿氏指也江山有助風志為酬請以記屬吾子偉不獲辭則竊自惟曰先生今日始友古人耶兩朝侍從以經術人材事明主上肩禹高下不失遷固先資之謂何也今日獨友古人耶所斯夕韋帶之士而畦畷之儔也行不越井里聲不徹都會安得謂一鄉也者只今人也者而擯遠之偉敬有質於先生先生襟期朗曠不立城府

每每脫略於形骸聲勢之外而一種天趣盎如融  
 如偉月旦先達嘗僭擬剛峯冬也而先生陽春春  
 者仁也先生自適其適而又適古人之適者也夫  
 世莫古於性性莫古於仁以其不忍人也為愛以  
 其不私已也為公以其天地萬物一體而痛癢相  
 關也為覺為活總之乎已立立人已達達人而已  
 矣好仁者無以尚之是日尚友也與哉雖然偉又  
 有質於先生先生曾著論曰用則行舍則藏惟孔  
 與顏有是也有是者有所以行所以藏之之具也  
 夫孔子安仁顏子不違仁藏則仁一身一家行則  
 仁天下仁人不過乎物此物此志也先生進而友  
 顏又進而友孔所以行所以藏之具猶之乎已立  
 立人已達達人而已矣中人以上可與語上也是  
 尚友也與哉乃先生則致書偉曰予異日者引士  
 子敬業樂羣於其中而以其後堂虛一龕祀先大  
 夫鄉賢府君焉若而可耳嘻茲正偉所為質於先  
 生者也引士子者所以仁士也祀親者所以仁親  
 也顧君子終身仁禮漸以信今傳後世任則舜不

任則鄉之人鄉人也而友於鄉之善士不可得  
 其日國天下矧其日上古偉反而質諸吾心寧不  
 泔泔汗浹踵耶易忍即舜易私即公易冥頑即覺  
 易枯槁即活易儀衍即善所以行易沮溺即善所  
 以藏友孔顏友堯舜偉且廣與天下士圖之而近  
 與瓊定士圖之若日一日復禮天下歸之為仁由  
 已非由人也則惟先生自質已爾是舉也經始於  
 癸巳之冬落成於今歲之春前後堂兩廊儀門以  
 楹計者若干用白金以兩計者若干用夫以名計  
 者若干厥地面南對文筆峯襟大江控金雞嶺蓋  
 形家羨白眉云首事者邑尹姚君志崇粵右人成  
 之者署邑陵水尹邵君希臯瀾西人而董役者里  
 老李宗章即先生邑人先生科第勳名在  
 寓縣甚著計且焜彤史而範來襮不之及

**許子偉譔巡按蔡公散澳黨碑記**  
 侍御蔡公之按  
 吾瓊也理百年  
 之曠轍剔窮陬之積蠹播萬靈之新社貪黷解綬  
 氓庶維新真奇蹟哉而最著洪伐鏘貞珉而不泐

則莫散澳黨若也瓊之有澳蓋十餘年所矣始當事者念潢池赤子不欲揣騁戈戟以下天和而若黨在撫撫之後名為良民而攘民間利如故頻揚帆西向載珠合浦杆憲綱不休洋裏遘舳艦稍脆輒反戈吞噬而四方亡命臧獲遜入其中相倚為奸有司一志包荒示德不欲問且以彼為強藩且以彼為勅禦以故若黨也動聯百艘拏口盡挈而逝則有疑有司之心有司躊躇顧盼謹恐為備則有疑若黨之心瓊之民蜚語搖惑以瘳毒且夕潰也則內以疑有司之心而外以疑若黨之心瓊之勢亦岌岌矣所幸侍御蔡公至洞奸燭詭講義樹恩一朝而散處之且論之曰朝廷廓天覆待若不死若奚以明報也則首者泣而聽俄而曰廬室丘塚之念人人且有何若竄別境觸亡命為生也則從者泣而聽不淡旬所云舖前盜藪焦蕩為濕郊雜諸闖闖中尚意曰若而李若而陳黠不可近而宰相帖帖也於是乎瓊無澳澳無黨亡復猜忌而煽惑者矣吁嗟乎曷以能是哉公之學力追聖軌

勝天理甚晰故以天理感人而人以天理應之其相與帖帖而亡復猜疑煽惑之態則天理之效也偉奉役旋里間從薦紳父老頌公不朽勝事僉謀碑焉偉乃載筆言曰吾人活霄壤間恃此天理而盜乃滅之然實未嘗滅也彼若人符以天理應公如重雲之快睹白日何以復盜有司樂天理之在若人而漸摩有地何忍復跡其盜瓊之人方與捐故轍締良盟何忍薄之於天理之外而旁詆其盜自此深箐嘯聚之輩願投弧矢厘畚鍤以沃壤益常課而瓊無內憂自此洪波逞不道之徒亦且斬楫淪檣潛就樂土靳固天年而瓊無外警則皆公矣公之有功德於瓊詎不閎且逖哉公名夢說字君弼別號梅巖起家名進士為閩漳著姓諸盛政在粵蓋弗克縷敘云

**張士純海北道題名記**  
 海北官制相沿不可悉考四海書稱弼成五服而薄海內外五長咸建劔粵為揚州外疆文教之揆武衛之奮所從來尚矣秦

焰既灰趙佗稱制漢興陸賈請說臣之制郡守及  
縣令長交趾部刺史實監之由漢迄唐類以同姓  
任內以異庶姓吏於邊而亦有刺史都督於廣嶺  
南云迨宋珠官遴及祕知而純是以廉舉銅柱必  
祗守禦則溫嵩以材任而元之海北有肅政廉訪  
使見於范德機碑衙卽其職也明朝稽古建官益  
慎以淑驗今巡道印章創自洪武三十五年則海  
北分巡之始維時開鎮雷陽轄府以四日雷日廉  
日高日肇及詢嶺南巡道印章創自宣德四年則  
又分高肇爲嶺西分巡之始其整飭備兵成化四  
年設副使二員分轄之成化二十二年裁革弘治  
九年復設副使一員兼轄之弘治十六年巡按御  
史華公璉疏奏四府壤按徭徭機難遙制宜分設  
兵備以責其成廷議官等權易相抵牾不若併責  
於巡道稱便制曰俞迺始頒專勅以分巡兼兵備  
而海北移鎮廉州尋改鎮靈山是歲正德二年也  
合浦之楊梅青鸞等池產珠往設內臣一員監之  
窮搜橫斂民其魚矣督府都御史林公富惻然念

焉疏奏珠採有時歲費不資不若併責於兵道  
便制曰俞乃始頒勅以兵備兼珠池乃詔還內臣  
省諸徭力以蘇民困是歲嘉靖十年也嘻厥惟艱  
哉夫監於盜藪而掌兵非文事兼武備弗克監於  
利藪而衛珠非塵視珠玉而嚼然不緇者烏能蠲  
蛻於濁穢哉歷考前修誠與才合克樹奇勳如毛  
公吉林公錦商公大節名宦志之炳哉烈矣其陟  
華躋臚漸置通顯者自翁公宴王公崇翁公溥會  
公煇以外無聞焉豈天涯海角之濱信孤臣孽子  
之地惜於毀譽之途恩於心迹之辨致然哉夫邊  
徼之地獷悍難制長民者類多煦煦破觚爲圓是  
故胥吏之舞文積蠹之旁午債息之侵牟強窩之  
通濟雖戶懸以鞭箠終不能諭且屯兵坐食而無  
紀水寨空名而鮮效貪如狼狽如羊動危之而求  
餽少不厭所欲鼓譟隨之馭兵難哉且蜚人狎於  
水奸商周於利珠官惑於餌是故挾其奇贏轉相  
傾煽而籠珠以睨高價凡耳目所染爭奔走之網  
漏吞舟陽操陰縱以競微厚利而無尤貪冒之夫

六真

將寘力焉衛珠難哉是賦已急而斂不休民已窮  
而盜日起吾未見海北之能為也余謏才承乏而  
寅負山祗安素履之貞祛孤臣孽子之慮毀譽不  
介其裏心跡不暴於人迨於瓜期為熱董大較洗  
濯以踐身廉訪以肅俗選師以詰奸任怨以明法  
庶幾哉顧題名近編天下海北獨缺焉夫先後諸  
公同聚一堂其居處飲食感慨閱適靡不同之而  
未能屬聯以昭往鏡來是余之責也夫是余之責  
也夫乃以鍾大夫振雅所序次姓氏里爵命鐫諸  
石兼附忠告之誼俾後之君子以覽觀焉或不以  
予言為僭者

### 王昂相石亭記

宋氏之終也北兵南渡三官震動  
聞詔感泣誓以必死起兵八援既而出使臯亭被  
留不屈脫鎮江遵海道歸求二王開府南劍間關  
贛吉興國永豐間招集義士以圖興復北將李恒  
追於空坑先生與戰敗績常是時先生之兵方過

李恒之兵垂及馬伏地不能起隘道之旁巨石墜  
地以故北兵不獲窮追先生得以南行人因名其  
石曰相石亦曰神石嗚呼石頑然一物豈有意脫  
先生厄耶蓋先生為國之心萬死不移始終一致  
彌厥彌奮彌收彌張金萬鍊而愈勁水萬折而必  
東至誠所格馬為之伏石為之墮是豈偶然之故  
哉先生之至誠動物非但此一事也聞諸潮陽父  
老言方先生敗空坑而南也趨惠州道海豐抵潮  
陽至張巡許遠廟賦沁園春以甲之今集中所謂  
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者是也賦畢刑白  
馬以祭之奠之酒祝若曰二公忠義炳烟今日予  
蓋與公同心者公而許予忠義願飲吾杯酒已而  
謂之曰馬墓誠之所感有如此

### 商輅新築西河堤記

韶郡太守王賓用之予同邑  
友也由名進士擢監察御史  
有聲陞守是郡下車三越月公暇巡行城外問民  
疾苦城之西偏通武溪每年盛夏潰潦泛漲衝激

堤岸見而嘆曰危哉是城遲之歲月城垣必致頽  
毀城垣既毀何以禦暴衛民論今日為政之務莫  
急於此俟其既頽而築之孰若於其未頽而防之  
乎歸而謀諸僚屬父老僉曰是誠不可緩也守曰  
築剝岸所以固城垣也固城垣所以保軍民也予  
來知府事甫三月首率軍民事工築非愛之適以  
病之矣訪知部民欺隱田糧者不可勝計茲從核  
其實宥其愆俾各捐貲來助以共成斯役庶幾不  
勞民力不傷民財可乎衆皆曰然此計之善請亟  
行之令此部民欺隱者惕然改悔爭先輸白金二  
千餘兩適會憲趙若弘駐節韶陽守偕同知曹謙  
通判徐饒推官余嵩經歷李時堅同具築堤固城  
之狀以告憲僉曰審若是則曰糧增城固民不  
勞而事集夫豈不可已而會憲達是謀於巡撫都  
憲朱公公喜曰取有餘之財固將頽之壞足以保  
障一方誠善政也即日報可檄至千戶趙雄謂大  
守曰予忝守城之官是舉固吾職也兼董其役市

六章

不借工一毫不擾於民經始於戊戌冬十月落成  
於明年冬十二月橫直三百餘丈既堅且固時又  
見河西通津百步許有待舟津頭冒瀝雨雪者有  
歸人爭渡男女混淆吾守曰此又司風化者所宜  
區畫也乃照舊埠二十丈許別置水埠壘堦甃石  
俾客舟泊於上流步楫泊於下流是男女不致混  
淆復建長亭十二間於津頭為柱四十八楹雖或  
舟師輟棹士女待渡無復前日冒瀝雨雪之患矣  
功成事集觀者肩摩踵接咸舉手加額曰是舉有  
益於民多矣僚屬父老曰此盛事也不可無記以  
時堅與予同郡屬其具事狀來徵文予惟大易有  
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書曰惟事事乃  
其有備有備無患孔子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此古聖之明訓誠後之人所當視以為法者也世  
之為政者不知所務有如此城必俟其傾圮之餘  
乃起而修築之費大而功顯似矣其如古訓何今  
觀韶城剝岸之築有僉憲能體都憲僉憲之心以成  
心以倡其事又有賢守能體都憲僉憲之心以成

黃東通志 卷二十七 藝文上 六章

其事而諸佐貳又能協志同謀以贊成厥美誠可謂知所務矣誠可謂能體聖人之訓者矣自今以始韶城之所以固奸暴之所以禦軍民之所以安厥功懋哉予故撫其事而為之記俾刻之以垂示永久

### 商輅觀風亭記

觀風云者觀民風也太守以觀風名亭意有在也古人諸侯出舍於

郊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無有無事而空行者也洪惟我朝列聖相承法古為治建官惟賢凡以為乎民耳惟郡牧則為親民之官宣上德達下情可以家喻而戶曉可以耳提而面命民憂亦憂民樂亦樂而手足耳目相視一體非他職可比古稱龔黃卓魯盡牧民之任豈有他哉亦惟觀民風以勤民政焉耳觀民之勤於耕也或不足焉則補之觀民之勤於斂也或不給焉則助之觀民有未篤於倫理也躬行孝弟以先之觀民有未興於禮讓也道德齊禮以化之克盡六事毋怠毋

荒宜乎千載之令譽益彰也郡守由名進士為良御史陞守茲郡恒以龔黃卓魯事業自期自勵未嘗少懈甫及朞月百廢具興政通人和若集賢堂陰陽學醫學之類皆昔無而鼎新者也申明亭旌善亭應奎坊之類皆昔毀而重修者也謂之百廢具興可見嚴於考課勤於勸農也則學校興而田野闢公於登庸明於刑獄也則賦役均而訟詞簡威懾奸宄恩恤逋逃也則盜賊息而戶口增謂之政通人和可知太守自視歉然乃於是歲仲春三日偕同府曹謙通府徐曉惟府余嵩幕府李時堅縣尹余敘同遊於北郊觀民之風俗自責以省民咨詢乎善道父老提壺挈盒相率追陪舉欣欣然而相告曰百姓安堵四境無虞太守勤政之力二三同寅協贊之功也何其幸與於是舉酒酬飲乘興而登高旣醉而咏歸翌日僚屬請於太守曰昨遊於郊觀民風也非遊逸也觀風不可無亭建亭不可無記太守可其請覓材鳩工作亭於筆峯之麓馳緘屬予記事於觀風之亭亭之左右有佳山

奇水觀於太守自敘借樂亭記形容殆盡復奚言太守謂誰姓王名賓字用之同邑人也

黃衷廣州府大忠祠記 宋末厓門之變信國文公

張公世傑後先仗節以死後世祠於厓門志死所也屬後更於岡州侍御孝豐吳君麟按部謁祠下作而嘆曰在法祀賢所以明報昭訓也我聖朝表祀三君子豈一鄉一邑謂哉岡州越附海壖不足以妥炳靈萃瞻向而憲來者筮以會府城南之址從謀於藩臬諸大夫爰及昇郡貳沈子尚經節推莊子壬春任煩焉祠成榜曰大忠屬衷以記夫忠者中也為臣寶忠者也然有異際焉賢獻猷範物而順化是謂之弘濟忠在社稷矣正色黜私出憂君入憂民是謂之一志忠在職位矣主憂則辱主辱則死是謂之殉國忠在天地矣嗚呼為人臣而忠在天地焉夫豈得已乎哉夫豈得已乎哉余讀宋史至厓門之役掩涕焉宋謂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當夫國步薦艱亂至元而極禍至厓門而

慘食士之報且眾至三君子而大以蓋予嘗欲其風而悲其志矣夫自行都航海如泉如廣水皆孤軍倉皇駢躡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帥死者執者以以降者颺迅蓬斷無可圖之將收亡集散裂裳以機茹乾而飲溲無可用之兵亡君立君遺髮弱息無可全之勢月變星移元機厄兆復無可有為之時三君子者豈非燭微者哉且猶間關南溘四歷年所瞿瞿然皇皇然致望夫義勝功濟庶幾一旅一戍之舊卒之魂濤滄海血碧柴市而後已孔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歟嗚呼可自諒者心也可自制者命也其不敢諒以制者天也是故否泰相乘世祚幾易而綱常元氣獨磅礴於宇宙無窮之內者三君子之天定矣堂構孔華鐘虞擘擘城南之祠既固且安庸知天下尸祝不有如武侯武穆者耶庸知三君子之神不為星辰河嶽以效靈於世耶信國有言歿不俎豆於其問者非夫也又庸知不有蹈厲而興者耶夫然後知侍御君為通計遠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侍御以之

王守仁平泃頭碑

四省之寇惟泃尤黠擬官備號

珍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未破三泃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徧野父老咸權農器不陳於今三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

李時勉高要縣儒學記

高要縣學在城治之東宋廢國朝洪武中因舊址修復之然其地陝隘東逼

衛治西逼縣牆前臨大街後逼城墉雖有隙地而為戊卒所據師生講讀無廳棲宿無舍書籍無所藏飯饌無所設殿堂廊廡悉已敝壞祀事無所揭虔正統戊午提督學校僉憲彭君毓敬巡歷至是欲擴而闢之顧瞻左右莫可為力獨其後軍營實舊學地雖失之已久而理有可言衛帥聞之即揭軍營以其地來歸君於是即其地廣為高閣若干

營上以貯國朝所降詔勅及所賜書其下中為諸生講讀之所西為饌堂東以會饌閣之前為明倫堂堂之兩旁為閣皆三間下以為兩齋上以貯經籍子史諸書堂之南為大成殿兩廡戟門櫺星門以次而成其西有池曰浴沂池水深而長傍池之東為屋若干楹以跨於池上覆以板闌檻軒窻疎通明遠牀帳几席悉具以為諸生退息之所池之西為射圃南為教官廡宇凡三所其二南向其一東向至於神廚庫廩庖湍之處莫不備具地雖陝隘而規制壯觀有加於昔經始於正統戊午之春三月明年己未春三月訖工高要判簿鮑宣文司訓李瓊共成其事

湛若水四會縣儒學記

惟正德辛巳季秋四會縣

君儉蔣君球以李生潔告甘泉子於西樵曰惟茲學治舊在于金岡惟宋咸淳遷茲城陽厥制惟備惟久乃壞正德戊寅進士永新蕭君樟來尹茲邑惟憲僉金華陳公正之來講武事胥視文廟疇久

百廢胥與捐金修之別駕平湖潘君鵬暫攝助之  
 惟殿廡堂堦修厥毀惟齋號門井修厥缺惟泮橋  
 修厥圯惟豆籩簋簋修厥制乃輪乃輿乃瞻乃奠  
 乃遊乃處乃以興學惟子乃學之宗盟惟子是式  
 是訓甘泉子曰學一而已矣知陳公因武修文之  
 義斯可與語學矣知諸君修學之義斯可與語道  
 矣夫道一而已矣學修之以復乎道而已矣是故  
 聖人修道以成天之能君子修身以復已之命故  
 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二則支支也  
 離支離之弊也久矣故夫文武二而天下無全材  
 矣豈惟文武為然才德二而天下無全人矣豈惟  
 才德為然體用二而天下無知道矣豈惟體用為  
 然知行動靜二而天下無善學矣豈惟知行動靜  
 為然德業舉業二而天下支離甚矣非其本然也  
 孟子之時其揚墨矣程子之時其釋老矣故自支  
 離之說興而儒學壞儒學壞而天理幾乎息矣嗚  
 呼諸子知學之壞而不知儒者之學之壞也原本  
 要始故知合一之說知合一之說則可化舉業而

之道矣或問何謂合一曰執事則敬作事則學吾  
 聞其語矣未見其人矣故學在修其二而復之一  
 而已矣

歐陽鐸湖光亭記

按圖志龍川縣故為循州治直北為學北之隅為嶠湖湖受龍

潭嶠山諸小水以當嶠峯下曰嶠湖州之有湖猶  
 人之有腎腸也扼險阻阜財用止靈氣而蓄之以  
 時宣泄其以觀焉者末也然其涵負深厚映帶曠  
 邈美矣哉富乎一邑之勝也齒於大方矣湖嘗傾  
 而西宋端平丙申州守宋詡氏隄之而竇其間歲  
 以餘灌田數十頃復溝水東行築學宮如帶既乃  
 折而東南與川會蓋當城者三之二當是時  
 出為世用者往往有之元季兵亂縮城以圖存學  
 遷入城湖亦隨廢而民益多故矣國朝改州為縣  
 歷百六十餘祀民績士功仰愧盛時而城中廟學  
 且頽告修者數然無以為功或扼之嘉靖壬午西

亭施君聘之以憲臣巡嶺東芟彝寇賊境內又安  
 明年癸未諸生陳經世等以舊學請西亭曰惟予  
 有責予為子相乃披蒙茸躡嵒峯四望者久之曰  
 鬱鬱乎氣哉必也于水止乎下眦所謂嵒湖者則  
 已入民家作業矣喟然曰是猶中乾病在腎腸治  
 法宜先復湖學次之於時一二萌氓恹若世業有  
 司亦牽于占稅西亭取一統志申諭之為除稅皆  
 帖然服遂檄知縣韋邦憲募工隄其南若干丈因  
 田為湖不浚而深作亭於嵒峯上乙酉春予以視  
 學至龍川西亭招予登之時雨澍既霽羣山如洗  
 草木芬香與風俱至湖水不及堤者數寸倒浸山  
 影亭宛然在水中而危堞飛甍遠近參差可見余  
 顧西亭曰是為湖光湖非自為光也內明外暗受  
 日而光易坎為水為月類也故湖於月也亦宜如  
 昔者兩吾奚觀焉今茲來殆造物者以景告予無  
 寧茲可以觀學以資守可以興利存乎其人知所  
 以學之則學興知所以守之則城固知所以利之  
 則民阜一湖之光也乎哉西亭曰善夫請以湖光

名亭會有試事未及復是歲秋學遷故處尋報西  
 亭閩藩叅議未行聞撫按薦晉副使仍鎮撫嶺東  
 僅三月罷去西亭於事一切破崖岸為之不沾沾  
 微目前名稱要以百年茲湖之光殆將視邑予故  
 追書之庶後有攷焉

葉夢熊歸善天泉書院記

夫道在天地亘古今一  
 聖愚昭昭若揭日月而

行何後世紛紛多岐也混沌一氣相忘無言至孔  
 子正學大明當其時羣弟子互相辨質曾無異說  
 以詫奇行怪孟氏遠紹不傳之緒自謂守先王以  
 待後學異端角立辭而闢之雖目為好辨不辭寥  
 寥千載至宋諸儒多所發明顧濂洛關閩先說亦  
 不能盡一學者各守其師說以求指歸如紫陽楊  
 亭鶩湖白鹿彬彬盛矣明興統一道真則河東餘  
 于新會餘姚毅然以斯道為已任後學羣起而宗  
 之雖自分門別戶要以升堂入奧而止今寓內人  
 士猶然各守其說而不背蓋道固不假名言乃輓

近非獨異端亂道即吾儒各執其是不有明辨使  
 後學將奚主也鼎石周公少講聖賢之學多所解  
 悟正慮夫後世之多岐也惟闡明道一之旨在督  
 學齊魯日引諸生為談說理道壘壘誨之不倦齊  
 魯翕然化之頃以叅藩入粵餘兩年所復引諸生  
 談說如齊魯按部至惠公暇即徧遊羅浮西湖諸  
 形勝聚十校弟子為之辨晰而四方聞者亦莫不  
 負笈至生徒聚者日益眾戶外願受教屢常滿諸  
 生患絃誦無所咸願假館庶幾得一造就以告於  
 郡邑大夫乃允諸生之請為相地西湖之北湖光  
 拍天一碧萬頃望之若天然故曰天泉劬講院居  
 之為堂五楹旁列號舍庖湏備具復置田百畝贍  
 四方來學者諸生欣然樂羣公於是設條規擇博  
 士之賢者為之督率月凡會者四方期登堂進諸  
 生辨質疑難諸所陳說講義彙而成編名曰道一  
 不佞獲受而卒業先啓發答問纏纏非一歸之大  
 要惟求反之於一而已古今聖愚同歸一致公之  
 學固已識其大哉郡邑大夫以不佞宜一言以記

其盛余謂宋諸賢講學直將與霄壤相終始粵自  
 元公以提點至文成以軍旅至其流風餘韻粵人  
 士至今服習尸祝之公固元公之裔文成之鄉人  
 也粵人士服習公不異兩公則百世尸祝之何疑  
 西湖去江門相距非遙茲院且將與碧玉樓後先  
 輝映也使後有聞者知斯道之明自天泉始天泉  
 之名於世自周公始哉公名應治  
 號鼎石浙江鄞縣人庚辰進士

盛端明龍川三大事記

惠之屬邑曰龍川地接汀

連絡溪徑百十貫穿每有盜賊則如循環探淵莫  
 究端底又加以林薄翳密隄崖峻坂難於馳突以  
 至出沒若鳥聚散鮮能薙獮且邑多僑寓往來境  
 內大抵盜賊雜於平民中莫之能辨奸黠潛為結  
 納官稍舉動彼即偵知百詐支吾民益困而盜益  
 熾積有年矣近者張號立幟之會聚黨千人橫行  
 旁邑惠潮驛騷時在嘉靖改元之明年癸未孟夏  
 也適歸安施公以僉憲奉璽書實領嶺東兵備之

寄既至皇皇然以弭盜安民為急務乃蠲泛殺祛宿弊節財養力一以恩信與民更始未幾民皆向化知利害稍稍安輯公乃默移檄令兩郡治糧餉繕甲兵市馬徵士招募敢勇使出入羣盜中得其渠魁所親信者與其出沒向道給之以計而盜不覺也既舉事乃分遣將領截諸隘口躬督精兵直擣其巢穴遂擒其酋曰梁八尺鍾大總者羣盜次第斬馘五百餘人殘孽皆釋之逃竄者榜示待以不死皆投戈自縛來歸公一切量給以衣食耕具得復其業闔邑士民咸酌酒相賀以為更生之恩非公曷致先是邑之屬有鄉曰和平者盜區也新建伯王公以都憲撫汀贛時請縣其地事未竟遇逆藩之變逮公至凡百經營悉稱舊圖費省功集民賴以濟金革之聲蔑如至今踰二載矣公以戎事既畢匪昌大文教則民罔知禮義且邑之學宮舊以移建卑隘因循未及增修公乃歷相邑之隙地無如城北州學舊基之盛者乃諭師生命有司商度其工費議定乃建民不告勞學近整湖歲久

湖以積淤所塞遂有私治以為田者公督令復之湖水環城遶帶泮宮闔爽明秀廟堂增麗人咸謂百年隆典一旦復興龍川之文運當振於今日者諸生遠近皆抱經就師人期自奮其風聲氣習大非向日之比矣邑令韋君邦憲乃謀於師生紹介致幣來請予記予以平亂建邑興學皆有關於國政春秋所特書者第予之文不足以彰厥美取信於來世惟以舉歲月敘成功備事蹟云耳若夫公之德望材猷久在海內功業文章異日當徵於國史奚俟余言

**祝允明顯忠亭記**

正德甲戌進士王天與貫惠之興寧丙子令贛之寧都己卯從

征宸濠歿於江西之南昌歸葬北郊之湖背嘉靖甲申作亭於墓之前凡三間亭額顯忠己亥方令述書之也作祠於亭之東凡三間墓有以妥香火廬于祠之東隅凡三間以居守者有池二畝田六畝于亭之南可漁可耕以食守者繚以周垣城以瓴甃飾以粉黛環樹以木木亦既拱矣公之弟天

敘經畫之作亭作祠作廬之費仰成于天子之賜也嘉靖改元詔存卹賞二十金聞其風者郡守蘇輔益之五金邑令應鵬翀又益之二十金購也天敘曰吾兄死王事天下義之褒忠之典薦至祇實吾成於天子之賜非自下盡出所人表厥墓門故曰成於天子之賜非自下也庠生王部公嗣子請記予惟公行蹟惠贛二州志旣詳而核信史也予何言哉亭曰顯忠取諸仲虺之誥維忠云何自靖自獻於先王無或慚負矣禮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者其服總慙禮疏數報效因之寧都長山荒谷君門萬里公不以疏逃自汨覆奸殖良行廉政平是殆天顏咫尺江湖憂思者乎此可爲遠臣之訓四郊多壘守者猶不能舉一矢矧曰境外之惟公守官章貢勤兵大庾搗其巢曰樟木坑曰白石王石曰黃泥坑曰大富灣曰員分曰井背小坑六見于虔臺志如此桓桓于征謂勇聯遠近以成身謂仁此可謂勤事之訓宸濠作難奉頭竄多矣公獨勤王亂兵行劫火民廬妄殺無辜新建

伯王守仁命公禁戢之出入火中無願避左右諫止之公曰避火全生祇爲身謀大夫之命委諸草莽全城之衆納諸烈焰是違命無義棄其民不祥請以一身活此千萬人竟以災卒夫人之所欲莫甚於生苟利社稷身且不惜若貪人牟利悞夫全驅保妻子爲身便之圖可以愧矣此可爲致命遂志之訓古人遇賢者之知甚於爵祿之榮寵故爲知己者死新建一代偉人公入贛卽爲所識拔且疏名薦劾嘗恐弗類負賢人知遂以身相許瀕九死而無貳或者始則矯情折節以釣芳名而未路汗辱自棄聲教之外又其甚者客人之館而賣其主因人之信也而逞其作可以愧矣此可爲不負知己之訓是故自靖自獻無所慚負惟其所在耿有懷非必死於王事死於知己爲忠而德澤在寧都勳業在大庾不爲忠耶惟南昌之歿大節尤烈也丘隴數楹摩厲千古亭不虛作矣

**王世貞平岑岡寇記**  
連江吳公旣卽家起拜御史大夫兼少司馬盡護嶺東西

諸將公至軍悉集諸將策策先其重者於是嶺右之府江大桐江徭與平樂昭平永安荔浦之徭媾而為亂已金鷲松柏深埔之徭復繼亂公前後發兵蕩平之斬首垂二千俘賊屬三百有奇聽撫者千餘業已奏聞膺上賞諸徭服公之威神而感其德只威滌面拱手以請旦夕之命而獨嶺左之惠州曰岑岡其先故淵寇池仲容之支藪也當王文成公守仁之誘擒仲容也悉殲其黨二十四巢而獨岑岡之一巢最險遠不可下王公業使就撫取羈縻而已巢之酋曰李鑑鑑死其子文彪繼之以詐力驅使諸巢亡敢不服而有所任以為謀主者曰江月照尤獷黠嘗出劫掠敗王師執倅司理萬戶以去南贛之持節者討而僅勝之文彪跳九連山失妻子尋還故巢鳩其亡散復振官為歸其妻子乃稍定文彪死月照妻其故妻子其子威焰逾於文彪時嘗縛鞭郡倅之則壤者已剽劫商絹已又多僂其黨之自遠者事稍稍露吳公怒曰儼爾徭敢干天子之威命以荼毒我生靈謂惠守州時

雨汝司察治月照聞而懼途稱兵以其紀綱之僕據隘喉咽之其旁寨之有力者羽翼之儼巧者耳目之守廉得其狀以聞公公乃屬藩叅顯守時雨將軍夢鯉等練卒蒐乘分布要害曰胥後令仍屬藩叅及守縣購傍寨曰棄月照自歸者赦而罪能以月照來者軍正議賞賞同首功諸寨響應縛月照道伏毒死致其尸餘寇李珍等因成資據險自固時時誘殺撫黨公檄諸軍夾攻賊度勢不支由間道出江西之龍南定南等處師尾而急擊大破之俘斬二百四十有奇餘墜崖塹死者不可勝數捕脅從千五百人皆釋弗誅沒賊田幾五千畝以予屯卒捷聞吳公及諸君賞資有差惠州守與其父老相語桶岡四寨天險為諸彝最以王文成之宏略擁百勝之兵乘破竹之勢而不能得志於彈丸黑子之地六十餘年來其人不復知有三尺法甚者如夜郎王謂漢孰與我大也吳公不費尺刃斗糧坐縛其兇會如一孤豚而後楊真脅諸黨衆俟其出而尾擊之百世之巢穴一旦而盡空無不

以多殺為績俾千五百人之脅從悉保其首領何  
吳公之智且仁也嶺以東為寇者不且曰我猶何  
如月照險何如岑岡今彼之謂何螳螂之臂我則  
焉敢斧不佞守高拱而安吏民之上諸父老飽飯  
鼓腹亡意外警誰之力也貽書屬世貞使紀其事  
世貞故熟吳公竊謂公始治嶺西已併治五嶺前  
後斬馘以萬計盪巢穴以數百計化賊為良者又  
以數萬計此於公功績不當二我安能悉登石惟  
是志守與父老之所欲效於公者而已吳公名文  
華數更歷藩臬治常為天下最藩叅吳氏守黃氏  
將軍洪氏其贊碩畫親軍事當公亞惠倅賴岳夔  
和平令陳源湛裨將而下數人皆預有勞者也法  
得附書辭曰元二之曆聖瞻於南掃其鯨鯢以填  
釜鬻壯者修殊拏亦俘遂剪荆棘以立軍府四  
帥迭與咸告武成茅土既開旂常是旌天迴春陽  
劑彼霜雪有斐吳公不謨不烈第舞羽于毋憚莫  
邪返爾死冤授之生涯五嶺懽騰斬削馮陵息其  
餘憊以時寢興箐平瘴披一照萬里疇不加額自

愧厥始岑岡之巔實惟宇下恃彼牙爪搏鬪行旅  
昔在先朝虎士萬羣謀臣將之為臆為雲仰觀茲  
岡造天萬仞岸嶸嶸豁縮不敢進六十餘年實繁  
醜徒梗我王略逋我天誅羣謀大興是剪是刈公  
日無庸攝厥附離悍會不庭鴟張猶奔以問得之  
如縛孤豚六師迅發如電之掣雖負螳斧而魄則  
奪蹙之龍南血波肉山千五百人礎益之間公釋  
弗誅贖為編氓籍其膏廡授以刀耕昔也盜糧今  
則國儲工惠商流勸嬉道塗御圍弗障鋒鏑長鏞  
人各自愛愉佚老壽誰謂疥癬其疾胷腋和扁祛  
之不礙而液守遡迺庸爰歸吳公公復不有歸我  
聖皇五嶺諸管穹海靡際衿裾未耜以永世世  
**張瑋遊合江樓記** 余之觀於合江樓也蓋丙寅五

君率寮屬屏輿却蓋暴火日中徧走百神又趾入  
肆勸糴下令昂穀直直乃得不昂民為忘曠余初  
至與分耗數憂未敢按圖索勝也會幡者亂者儘  
者篠者旅而行於市者聯臂呼曰雨足而吾試適

峻徐守乃借其佐丞則余君化淳倅則徐君允聘  
 呂君大英李則金君汝和揖余言曰惠之左偏憑  
 雉而樓者曰合江東坡先生芟焉圮且數矣新之  
 者守也守將有惠命夢一偉丈夫曰子其嗣予仁  
 何馳而南至之日署事者以茲樓請首飭厥工則  
 夢實告之余躍然起去署可數武城出於面級而  
 上俯江而歸然者樓也攝衣而躋支願而若有思  
 已乃嘆曰蘇公不來嶺南其無茲樓乎樓不知肇  
 自何年公以驚鱗折翼之餘視身若辭枝之葉未  
 識所泊儻然一寄茲樓而人遂以為樓之勝有以  
 來公也視兩江洄流倍覺傾洞何時塊然山色若  
 點黛傳青作翔作舞紛入此樓中夫然後見樓者  
 咏未至樓者思一椽一桷之摧若乾坤一大缺陷  
 度木劇石汲汲乎不容已也余每謂大地原無山  
 川俱從人胷中幻出胷大者幻大胷小者幻小胷  
 之曠死萬則又幻大為小幻小為大公所至幻出  
 西湖不止武林也而曳踵六橋之畔者至以公之  
 氏氏堤黃武之間有兩赤壁互爭以為公攜酒與

魚處霄月偶白水石相擊漁笛鳴鳴鶴磔磔譜  
 前後兩賦不休當事者無若公何謂非瘴烟毒霧  
 魑宮蛋窟不足以死公孰知武林之幽麗赤壁之  
 浩淼公已裹之而來貯之粵江之濱矣崖嵩吐吞  
 湍濤奔濺數尺之樓容受萬變切堂巨海拳石泰  
 華公目睨之不少異于于乎以飾則飽以飲則醉  
 以夢則甜以曳杖放脚則爛然天真向之題為瘴  
 烟毒霧魑宮蛋窟者得公一酒其辱而茲樓遂堪  
 千古然則見樓者咏未至樓者思一椽一桷之摧  
 真乾坤之大缺陷而不容已於度木劇石也坡公  
 幻合江樓乎亦人人胷中幻出坡公也余竊異公  
 匪獨不惠若也抑魂若魄猶眷眷此江郊夫當事  
 者以惠死公庚以公生惠病者藥孝者痊憐涉者  
 之脛也則不有其犀公去數百年惠日以察知徐  
 君之能勤惠也見之夢而屬之嗣徐君晝殮則傳  
 夜脛不斂者三年而餘矣丞若倅若李辛而佐之  
 蚩蚩者曰吾不知腹何以長果暮戶可關而帖席  
 斲也夫如是誠嗣公而不泚新一樓乎哉今使僭

者亂者饑者篠者旅而行於市者不謳而呻遠  
焉曠之憂也則江濤皆悲風山藹亦愆焰耳余  
躡衣而躋支願而思有不環顧愴然去之恐不  
速也昔坡公喜雨則以名其亭援昔曙今更名  
是樓也余同郡義興人記之者誰昆陵張瑛也

### 王弘誨重修海南兵備道記

瓊古珠崖屬也濱海而郡中盤黎黎黎諸洞

外控環海諸島蓋其地孤懸海上內外受敵而其  
兵視他郡尤切矣明初下越東憲司兵備分爲五  
道而海南道專部瓊州一府諸道綰符各一而海  
南道有二蓋天子以濱海多事故其員視他郡特  
重云兵備府舊在衛之東歲久而圯鞠爲穢區每  
部使者按節暫駐于州之分司地勢湫隘亡以肅  
憲度而重風紀觀者病焉嘉靖癸亥知府事郭公  
良璞始議修復更爲察院僑材伐石已有端緒會  
兵興用方詘而郭亦去任事遂寢歲乙丑分巡兵  
備碧崖姚公既莅海南會太守方齋史公至上下

相宜咸以飭蠱興弊爲已任爰考圖誌按舊址詢  
茲地久廢狀乃進瓊山邑尹曾君仕隆語之爲授  
成專理經營區畫先是議役者多仰給上供之需  
以故上官弗允太守乃與兵憲公謀諸贖金之餘  
夫是以財出而民不知費故事應役之夫率苟具  
盈數多爲黠者所侵公乃下令曰是舉也將倣古  
人營造採荒之策其料夫役贏縮之數人予之粟  
或備直若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三日休其力夫  
是以人樂爲用力出而民不知勞經始於丙寅年  
某月閏今歲某月告成周垣重門上堂旁宇後寢  
下院遊息之所吏治之舍扇茨之具弘規織理罔  
不精備以區計之凡二十有八用金以兩計之凡  
二百八十有奇用米以石計之凡三十云於是兵  
民士庶聚而觀之穆然闐然井然翼翼然蓋隱乎  
肅憲度而重風紀非徒侈興作美觀視焉已也甫  
成值余方病謝家居而兵憲公屬記其事余論曰  
是舉也有六善焉事無廢前一也人無遺後二也  
財不捐上三也力不病下四也以肅憲度五也以

濟時艱六也昔鄭大災子產採災補敗得宜當理  
 史實書之衛有寇難文公治其城市宮室合於時  
 制詩人歌之瓊郡連歲兵荒之餘即與鄭之大災  
 衛之寇難無異而兵憲公與太守公備禦構築不  
 失其方其用心亦猶夫古矣余聞之天生五材誰  
 能去其兵而孔子之論政乃曰必不得已則兵可  
 先去抑又何說也豈非以兵匪專恃之者固自有  
 術耶乃今觀兵憲公整肅人心振揚風紀殆若不  
 專為兵之恃者邇又行保甲議水寨具戰艦募勇  
 兵凡諸海陸之防之守業已悉至茲其為兵之備  
 亦可謂無遺策矣夫備之為言預也書曰惟事事  
 乃有備有備無患而昔之談兵者亦曰乘其無備  
 皆備之說也不見夫宮宇乎備則魏如翼如久而  
 常新不備則圯故宮宇敝而修復之者治室者之  
 事也余既以史詩所紀頌二公因為  
 之演兵備之說以質諸後來者焉

**王弘誨水會所平黎善後碑記**  
 珠崖海外一寰區  
 也裨海旁羅郡縣

而五指黎婺諸山荆枳其中醞釀黎岐世為瓊患  
 自漢兩伏波將軍啓土以來歷代叛服靡常無能  
 拓封疆之咫尺者朝廷三勤王師每大舉衆無慮  
 十萬雲集境上斬蓬蒿而彝之始未嘗不發蒙振  
 稿而後稍稍葉牙等斧柯也豈非以善後術疎而  
 經遠之略當日未暇亟講乎頃歲黠酋黎馬屎倡  
 亂糾合諸亡命黎廣王蓋老孫恩弟等闌入內地  
 肆行寇抄州邑震動數年莫可誰何歲已亥督府  
 戴公燿始下車憫其狀亟採羣議疏請鵬剿得旨  
 報可乃攷山川檢將帥選徒御時糗餼節戈左刻  
 期興師始命東山遊擊將軍鄧鍾率所部精兵偕  
 雷陽副總兵黎國耀瓊崖參將莊渭揚各率所部  
 廣雷瓊土客兵共八千有奇分道協剿監軍則雷  
 州府同知萬煜紀功則瓊州府同知經仁木而分  
 守海南道參政林如楚兼督之議者謂盛夏酷炎  
 進師不利宜少須以待秋初鄧將軍持不可夫智  
 貴猝力貴突賊特險煽亂乘其無備一鼓可剋今  
 秋禾將熟逡巡不進賊得獲而守一人據險千人

莫過師老矣何克之為督府善其議趣令進兵維  
時礮門為賊關隘最為天險鄧將軍獨當之黎將  
軍兵向定泉莊將軍兵向水焦約閏四月初八日  
會戰賊料定泉水焦層巒絕巘勁弩喻伏我軍不  
敢深入礮門當孔道率其驍牛坡星等守之先是  
四日鄧將軍移兵馳鼓嶺為水焦合擊狀候初七  
夜撤而趣襲礮門諸士有難色將軍登定功峯觀  
天象適見水星蓋於金星晶光燭天大喜云此破  
黎之兆也諸士皆奮躍賈勇先登銜枚而前賊兵  
殊死戰兩岸矢下如雨軍士用皮牌擁衛各以三  
眼銃火箭亂射殺其驍牛坡星諸賊驚哭曰官兵  
自天而下耶追奔嶺背大破之賊首王樂天引小  
嶮賊徒七人號七虎圖為東應立斬之軍聲大振  
次日莊將軍兵由水焦進又次日黎將軍兵由沙  
灣進先後夾擊直搗居碌峒焚其聚落鄧將軍誠  
兵固壘因糧於敵窮搜五指乾脚賊首黎馬屎等  
數十人計窮就縛賊眾潰散怖死者躡僵者澤跳  
者伏菁林而立枯者不可勝計奔弓矢納村落者

咸待以不死甫四閱月黎悉定計俘斬一千八百  
有奇拓地三百餘里督府下令班師瓊父老子弟  
鼓舞懽若更生爭操牛酒枳道為將軍賀旋核功  
次以聞上嘉乃不績特晉督府兵部尚書守道叅  
政林如楚加秩憲使將軍鄧鍾擢副總兵鎮瓊崖  
諸文武長佐而下各紀錄給賞有差途議築水會  
成置守禦千戶所為萬年不拔之基已海南道副  
使程有守至區畫經營屹然金湯之固已憲使林  
如楚副總兵鄧鍾撫黎通判吳俸相繼踵至規畫  
善後不遺餘力若留戍守興屯田甸軍伍稽畝籍  
創公廨伐山開道東通萬西通儋漸次疏通又設  
巡司以備譏察立墟市以通貿易建鄉約以興教  
化豎社學以訓黎庶時屆王正諸峒蠻扶老攜幼  
於新城觀燈玩彩熙熙然快觀昇平氣象而後督  
府聞之喜可知也頃鄧將軍時巡水會諸黎父老  
攜壺漿勞苦道旁拜手加額謂微將軍吾儕何以  
有今日將軍避色稱謝礮門之役鍾邀王上寵靈  
遵督府碩畫一鼓而俘罪人諸凡善後事宜種種

稟授成命何敢自多父老日喜督府暨將軍大造於瓊吾儕宜謀世祀率眾創生祠於新城之西以志不忘而屬碑於宗伯氏不佞辱在宇下聞見最核念事端初發未嘗不與眾同憂及茲側聽驩聲又不能不與眾同樂雖文詞萎弱竊以為桑梓之幸無以加此顧茲役之預有勞者不能盡載謂宜著在碑陰並垂不朽若督府戴公燿副總兵鄧君鍾則始終其事勞苦而功高眾論攸歸又不容不表而出之也

### 鄧宗齡平南碑記

粵在嶺徼萬里天未厭亂嘉靖間李茂陳德樂二會束髮投荒

鴛鴦雄黠招黨憑陵海上焚我城社屠我士女當事者以粵初適倭變師疲於行間則困於轉餉不忍拮据父老以奉執戟姑從招撫以苟旦夕之安自隆慶壬申迄於萬曆己丑幾二十年竟爾包藏禍心陽以從撫愚官司而陰蓄其不軌鋪前巢宇棊列繡錯廣招闕廣亡命以為牙爪陰結城中豪傑為耳目腹心楊航樞闖入禁池則浮艦蔽空鏗吹拂浪刃接火攻便於蹶踃樓將士歲被剗不可勝計海壩愚氓垂涎利藪釋耒耜而投命阡陌鞠為茂草官租蕭然告緇矣四方之劍客奇民逋亡罪隸踟躕擊搏五合六聚大都白晝之間剽擄莫可詰富者齎重貲創船具牛酒給奸坐而倍收其利貧者願效死命以償子母金錢出沒粘天浩浪中走死地如鴛狂飈猝起白骨壘萍飄婆娑迎魂野燐夜泣况其機智布密官司稍有意嚮則推刃而起此如未潰之菹未發則已發則難收萬曆戊子春直指蔡公夢說令徙居郡城冀其悔禍瓦解乃怙終不悛聚黨侵池如始大司馬劉公初奉命總兩粵軍事即徵材官詰責二會其餘黨蔡克誠陳良德等遂擁眾出海指戈內何脅官司必釋二會公猶未忍加兵也與直指黃公正色商度遣使招諭庶幾待以不死乃兩旬間響應輻輳登岸長驅突襲清瀾焚燬廬舍煙炎亘天毒焰且熾公曰若毋乃以故智嘗我吾不敢久逆天誅矣乃移鎮

都以便調命總兵都督僉事李君棟渡海閱師  
與副使孫君秉陽督水軍材官急擊勿失復命  
政徐君應奎僉事許君國瓚督雷廉諸軍佐之  
又命黃君惟學副使黃君時雨督高涼諸軍  
君精遣坐營崇維積往命布政使程君拱辰  
給餉惟時按察使徐君用檢覈功惟允副使  
趙君善政選精卒遣都閩邵君曾和往副使  
王君民順飭兵埃毋令捍綱又令瓊州府知  
府周君希賢雷州府知府林君民止募勇敢  
繕軍輪聽用遊擊沈茂把總守備陳震陳策  
李棟甘霖分諸道夾擊之又命瓊州府同知  
李維岳通判劉世懋署高州事推官傅國材  
署陵水事訓導林立瓊山縣知縣莫恃英  
征輸募士保障惟嚴已而諸道兵並集乃下  
令誠諸將曰敢有狐疑持兩端惑軍者誅  
敢有首鼠進退阻軍者誅惟是幕府鐵鉞  
不敢專亦不敢貸又下令戒諸道曰敢有  
載酒米餉賊者法毋赦敢有盜軍情輸賊  
者法毋赦軍聲大振賊勢甚窘乃令閃點  
數人潛抵郡城擊書約二會乘機劫獄斬

而去事露立誅擊書者乃戒期舉事分道  
並入一田廣海督趣南頭諸軍以進一由  
濶洲遊擊諸軍自南夾攻一由吳川督北  
津白鵠諸軍從中擊出諸軍用命所向克  
遂有功五旬之間執馘獻俘旦夕奏捷轅  
門下諸酋長以次就縛餘黨悉平公白  
狀上大悅晉俸齎金幣勞文武將士有  
差是舉也共擒戮六百顆有奇俘獲賊屬  
一百有奇其沉溺重淵骸骨浮海者不勝  
計海壩之間農不釋鋤女不罷織父兄純  
帶稚子咽哺而享有今日者誰賜也夫焦  
爛之功孰與曲突徙薪之策烏附之劑孰  
與望色視垣之效非公神略弘遠迅速成  
功則浮漂響應為賊樹黨者日益眾又不  
然則走日本趨暹羅句引異類各種粵禍  
無已雖有十萬之材官全省之物力恐難  
措手矣當公移鎮都城時五色祥雲冉冉  
薄前旌又上界列真先代忠烈授方略  
成功悉如左驗豈偶然哉不佞齡敢稽首  
獻頌頌曰五嶺以南是為大荒醜茲庶孽  
敢悖天常螟我蒼赤毒我邊疆帝日彼醜  
匪異人類暫許汝撫庶其

化誨戎性信信獸心匪易招爾亡命納爾魍魎浮  
艦輕艦鼓柁禁池我有黍稷則為盜資我有斗酒  
取為盜食兵無釋戈歲無寧宇陽為招降實則奸  
府憲臣持議暫從于徙彼夫耽耽鳴張未已布黨  
連舸妖氛再煽鯨浪飛調羽書遞箭聞者褫魄談  
者槁面司馬授鉞憫焉興憐思我羣庶罹此困苦  
自彼起釁非予志武乃命元戎擊楫南渡龍驤虎  
旅驚騰迅驚乃命藩臬趣督樓船鳴鉦伐鼓震蕩  
山川乃命機宜諸道並攻金戈耀日羽旄颯風結  
陣橫野懸燾蔽空桓桓將士如虎如熊公日戒哉  
兵不在戰先攄厥謀徐觀其變進無易敵退無避  
寇罪在渠魁脅從可宥於赫神靈訶護玉師陳謀  
授略如戒如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祥光燦爛有  
開必先天惡神憤士怒馬驕執俘授首克不崇朝  
勢如破竹算如發機氛消日朗波恬浪彝民安以  
慶士飽而嬉飲至策勳嘉錫攸宜司馬鞠躬再拜  
稽首帝德光昭臣力何有賓服百蠻天子萬壽昭  
格元穹靈祝是祐太史作頌以彰其績勒之貞珉

以示無極

### 巫鐸廉郡修城記

國朝輿圖一統守在四方故廉

武初增築西臨于江者謂之舊城至宣德間擴東  
之枕于郊者謂之新城周匝合千丈奇而二濠環  
焉麗譙四峙申樓千間畜眾容民崇文宣武其制  
之大者乎嘉靖癸卯前守詹公文光以申樓繁峻  
歲為颶風摧毀採木陶瓦重困軍民乃集議定謀  
更為雉堞是為陽城軍民之困始蘇顧其工務速  
成草率竹舊上而面輒不厚下而頑石未更雨溢  
土解迭見傾頽雖續有修營亦惟潤色而已歲庚  
戌太守何公師帥于廉雖重承宣益嚴保障凡墉  
垣之傾圮者堅築之于雉牆之顛覆者砌飾之厚  
瀉水之面輒易根底之頑石不期速成而期於固  
守廉五載修築之功居多焉甲寅秋西寇連侵潯  
州南寧諸城公聞之惕然乃謀於二府陳公翰邑  
侯胡濟世衛侯范濟日弭盜安民有官者之責也

寇聲茲警思患豫防責將誰諉僉曰俞于是分飭軍民戍城巡守公於子夜躬歷閱之因請於兵備經公檄修樓櫓備器械飾內外巡舖又慮城北之郊曠僻而易致寇乃據其衝要創營設兵守之城之東南二郭門疎遠亦易犯關爰命屬官分工監築改為月城其監於南者照磨周球典史黃嵩也監於東者千戶相鐸陳一鳳王庭槐也異地一心勸工興事故城維樓堞淡月告成居民恬息廉鄉士夫暨衛僚咸偉公之績欲壽以碑屬鐸記之鐸惟設險守固繭絲保障城池昉於古而沿於今所係重矣守土者之責也今公修城備警之功大著於廉如此其可泯耶然詹公改城之善因是而彰且以告將來之守士者公名御字子憲別號藍川福建福清人登嘉靖戊戌進士德信實而優於文章才敏達而利於經濟識者謂足以當廟堂之寄云

鄒守益克復堂記

吾友鹿厓胡子之廉也慨然自奮曰廉潮海而郡逃京師萬里

然攷三代準四海明德無異也整欬灑濯而新之以揚聖道翊皇化其必由教乎乃稽學宮故址并元妙觀以構書院名之曰崇正繼復思曰學之正脉宜莫若顏子名其堂曰克復日與四庫之秀竭力勿罷以風於齊民而請記於益以闡聖學授受之蘊益謂甚矣胡子之學道以愛人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故自腹心手足至於齒髮爪甲無弗在所養者是謂之仁體或泥成說乃以已為私以歸仁為效於心恒疑之子所雅言曰為已日正已日求諸已皆對人而稱也問仁一章凡三言之而二以為私已一以為真已則何若果以歸仁為效則畏於匡微服於宋絕糧於陳蔡匪直不與而顧戕之其果吾道非耶蓋聖門嘗發於君子之問矣克者修治之義也禮者天然自有之敬也克已復禮其修已以敬乎天下歸仁其安人安百姓乎故視聽言動已之目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修已之目也除却視聽言動更無身矣聖人繫易以復之初九歸諸顏氏子而其象曰不遠之復

以修身也則修身之為克己其較章明已乎身外  
 無人故曰仁者人也仁外無心故曰仁人心也知  
 此者其知授受之蘊矣廉郡雖遐視聽言動將異  
 於鄒魯乎廓然虛中以求仁是曰休復挺然中行  
 而弗滑羣議是曰獨復腴然篤恭而不息是曰敦  
 復斐然進取而弗能守是曰頻復冥然習俗甘謂  
 不能以自賊是曰迷復諸士子之請事於斯堂也  
 其為休為獨為敦為頻為迷在敬擇之矣夫學宮  
 之徙變為黃冠羽服數百年矣一旦而煥然章縫  
 陶然絃歌以並於上國在反掌間耳學術之湮變  
 而訓詁詞章亦又矣一旦而崇正教敦實行仁其  
 身以仁天下將孰拔之而孰堯之顏何人也予何  
 人也幸無忝於斯堂

鄒守益原道堂記

聖人之道盡其性而已矣性也  
 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充其一  
 體之量而無弗愛焉謂之仁裁成輔相而各適其  
 宜焉謂之義故君臣父子昭其倫也冠婚朝聘昭

其儀也車服放殛昭其政也鸞象獻畝昭其養也  
 詩書禮樂昭其文也斗斛權衡昭其用也夫是以  
 仁育義肅四達而不悖天得以清地得以寧禽獸  
 得以畜草木得以繁大哉聖人盡性之學乎由此  
 以治民堯舜湯武之為君也由此以事君伊傅周  
 召之為臣也由此以範後孔顏曾孟之為師也聖  
 學不明而老與佛之徒乘其廢壞而人之自以為  
 道德自以為性命而藐視仁義若有所不屑者故  
 其為教外倫理蔑禮法遺棄事物以得罪於聖門  
 後之儒者蒐獵綴緝以求宣暢先王之典則又多  
 其辭說繁其儀文而未能反身而誠以詎誠行或  
 乃陷於子子煦煦以為二氏所晒甚者至於辭言  
 而庸違之賊仁與義而莫之省憂也嗚呼聖道何  
 由而興乎蘇吳虞山陳君原習自太常卿貳謫署  
 海陽之教事惻惻然思進諸士於道而士猶舊習  
 未釋也默自思曰潮之所尊信莫如韓子韓子之  
 學固闢佛老以閑聖道者也牖明而祛蔽其在茲  
 乎乃請於前郡守山陰王君袍深以為然始與郡

丞蕭君世科郡倅陳君碩計貲庸而授厥事既先  
 後代去功未用就今郡守莆田丘君其仁繼至亟  
 謀諸郡丞劉君秉鑑力圖厥終胥相葺祠宇復修  
 田以樹風聲鼎建原道堂闢齋舍以居諸士相與  
 洗濯而新之未幾陳君量移廣信以僉浙臬具書  
 徵記惓焉以嘉惠潮之多士嗟乎陳君之愛於潮  
 者勤矣爾多士其勤於自愛乎陟降斯堂顧名而  
 思義勿惑於異端之空寂勿溺於俗學之泛濫毅  
 然充惻隱羞惡之良以達諸家國天下曰富貴曰  
 貧賤曰患難不使須臾離焉夫是之謂志道夫是  
 之謂據德夫是之謂盡性以至於命庶以  
 無負爾陳君直以無忘爾韓子碑在縣學

廣東通志卷二十七終

新寧學 勸林 承觀 督  
 連州學 正屈 珺 輯



